家庭与世界

泰戈尔著



家庭与世界

〔印度〕泰戈尔著
邵洵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HOME AND THE WORLD

THE MACMILAN CO.NEW YORK, 1919

封面设计：柳　泉

家庭与世界

Jiātíng Yu Shiji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47,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6$\frac{9}{16}$　插页2

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900

书号10019·4110　　定价1.35元

出版说明

泰戈尔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印度伟大诗人，他的作品一向为我国读者所喜爱。本书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一九一六年，作者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反映了当时印度的现实生活。

二十世纪初，英国殖民政府鉴于印度民族运动蓬勃发展，而孟加拉又是当时政治运动的中心，便通过印度总督寇松于一九〇五年提出分裂孟加拉的孟加拉分割案。孟加拉人民对此普遍感到愤怒，开始进行反分割斗争，接着运动由反分割发展为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即书中所写的斯瓦德希运动。

不幸的是，领导这次运动的极端派领袖们，却利用落后的宗教迷信来发动广大的印度教群众，他们没有估计到，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印度教群众的宗教意识越来越强，而落后的封建教派主义的势力，定将顽固地反对有利于印度人民的任何改革。何况利用宗教来发动印度教群众，还势必引起穆斯林的不满，加深两大教信徒间的裂痕，引起他们之间的磨擦甚至械斗，对全面发动印度人民群众反而十分有害。

泰戈尔在《家庭与世界》中用两男一女的三角关系作为故事情节，艺术地再现了这次民族运动的领袖们，如何在运动中煽动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导致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描写三角恋爱的故事，而是一部反映了作者本人对家庭、对夫妇关系，尤其是对斯瓦德希运动的看法的严肃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尼基尔是个善良正直、品格高尚、酷爱真理的人，他坚持真理的那片诚心，令人钦敬。爱妻的恳求，舆论的谴责，群众的恐吓，都不能使他动摇，他无疑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看过泰戈尔的《回忆录》的读者，还能察觉他身上有泰戈尔家人的影子。

书中另一主要人物山谛普，是斯瓦德希运动的领袖之一，作者把他写成一个卑鄙、贪婪、残酷而又胆怯的人，显然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印度民族运动的极端派领袖们的某些作为，的确使他们成为黑暗势力的同盟者，但他们的主观意图是想把印度从英国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其中不少人都是赤诚的爱国志士。作者对山谛普的不公正描写，是出于他本人对狂热的宗教迷信的痛恨，以及对暴力行动的厌恶，结果却招来了读者的严厉批评。

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它的特色：三个主要人物分别以记日记的形式表明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看法，这使他们得以生动细腻地刻画自己的心理活动。此外，书中的一些美妙的比喻，常含有耐人寻味的哲理，能给读者以审美享受。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第　一　章

毗玛拉的故事

1

母亲，今天我想起了你前额上那颗朱红的印记①，你常穿的那件大红阔边的纱丽，还有你那一对充满着深思和安详的美丽的眼睛。它们在我人生征程的开始，来到我心里，好象是晨曦的光芒，给我一路备足了黄金的食粮。

散布光明的天是蓝的，我母亲的脸是黑黑的，可是她自有一种神圣的光辉，使一切涂脂抹粉的美人儿自惭形秽。

人人都说我象我的母亲。我小时候听到这种话老是不乐意。害得我见了镜子就生气。我当时认为上天太不公允，我从头到脚都受到了他的亏待——这种黑黑的皮肤决不是我该有的，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我所能要求上天给我的补偿，只是在我长大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妇女的典范，如同我们在史诗里读到的那种人物一样。

到得有人来向我求亲，家里就去唤来了一位星相家，他仔仔细细看了我的手掌说，"这姑娘的手生得好，有福分，她将来准是一个理想的妻子。"

所有的妇人听到了都说："没什么奇怪，因为她完全象她的

① 这是印度已婚女子的标志。

母亲。”

我嫁到了一位王爷家里。我很小就对童话里的“王子”的形象十分熟悉。可是我丈夫的相貌，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童话世界里的那种相貌。他的脸是黑黑的，简直跟我一样。我因为生得不好看，本来有一种畏缩的感觉，现在比较轻松了一些，同时又有一点儿懊丧的情味萦绕在我心头。

可是当肉体的形态逃过了我们感官的挑剔，走进了我们心灵的圣地，它便不必再为自己担忧了。我从我小时候的经验中间知道：悉心侍奉丈夫，以内心的情况而言，本身便是美。当我的母亲把各种各样的水果，用她可爱的手当当心心剥去了皮，摆好在那个白石盘子里的时候，当我父亲坐下来进膳，她轻轻地打着扇子，替他驱赶蚊蝇的时候，她那些侍候的动作，自会融化在一种不受外貌限制的美里面。我甚至在襁褓时期也能感觉到它的力量。它超出了一切争辩、疑惑、算计的范围，它是纯粹的音乐。

我记得很清楚，我结婚以后，每天一大早，总是提心吊胆地、轻手轻脚地爬起身来，向我丈夫行触脚礼，不敢把他惊醒；在这种时候，我深切地感觉到我前额上的朱红印记，象晨星一般地闪耀着。

有一天，他恰好醒了过来，他于是一边微笑，一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毗玛拉？你在搞些什么？”

我永远忘不掉，我被他看穿以后，心里所感到的那种羞愧。他也许会以为我偷偷地在讨好他。那可错尽错绝了！这跟讨好完全不相干。这是女人的心，要爱一个人，就得先崇拜他。

我公公的家里还保存着巴德沙时代① 的古风。有些风俗习

① 巴德沙意思是“大王”，巴德沙时代系指十四五世纪印度诸王国分治时期。

惯是莫卧儿王朝和帕坦王国留传下来的；有些礼节是摩奴① 和巴拉沙② 所制定的。我的丈夫却是绝对现代化。他是家里第一个受大学教育的人，又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他的哥哥年纪很轻就死了，喝酒喝死的，并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我的丈夫不喝酒，也不喜欢挥霍。这种性格在他们家里还是初次出现，有几个人简直看不上眼。纯洁的生活，他们心想，只是对于那些命运不济的人才合适。月亮大，可以有斑点；星星小，受不得玷污。

我丈夫的父母，死了好多年了，现在全家由他的老祖母作主。我的丈夫是她眼中的至宝、掌上的明珠。因此他逾越一点儿旧规矩，从没有遇到过多大的麻烦。当他把吉尔贝小姐请到家里来陪伴我、教导我的时候，尽管里里外外一班喜欢拌嘴嚼舌的人说了许多肉里带刺的话，他却始终拿定了主意，毫不动摇。

当时我丈夫正好完成了学士考试，继续攻求硕士学位；为了要上学校，不得不住在加尔各答。他差不多每天写信给我，只有几行，用的字也简单，可是他那粗大、工整的字迹都会仰起脖子望着我的脸，啊，真是温顺体贴！我把他的信全部藏在一只檀香木的箱子里，每天用我在园子里采摘的花朵覆盖在上面。

这时候，童话里的王子早就黯淡无色，如同晨光中的月亮。我已有了这位我的现实世界中的王子，在我心坎里登上了宝座。我是他的皇后。我的座位在他的身边。可是我真正愉快的是：我甘心情愿伏在他跟前。

从那时起，我受到了教育，又通过现代的语言，认识了现代的世界；因此我写在上面的那些话，眼看它们自己和现代的文字不相配合，一个个好象都羞得脸也红了。我虽然懂得了现代的

①② 摩奴和巴拉沙，都是印度古代的立法者，前者著有《摩奴法典》。

生活标准，可是我心里十分自然地明白：我生成一个女人，完全不是我自己作的主，所以女人的爱，她那侍奉丈夫的天性，也根本不同于一个女学生恭恭敬敬用正楷缮写在练习簿里那种从情诗中抄录来的陈词滥调。

可是我的丈夫不肯给我一点儿机会来崇拜他。这便是他的伟大。只有那些弱者才认为他们有权利硬要妻子一心一意侍奉：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羞辱。

他对我的爱简直使我容纳不下了，他把无量的金钱和殷勤象洪水一般花在我身上。可是我更需要的是给与，不是收受；因为爱是一个流浪者，他能使他的花朵在道旁的泥土里蓬勃焕发，却不容易叫它们在会客室中的水晶瓶里尽情开放。

我的丈夫没有法子完全破坏家里古老的传统。因此我们很难乘着高兴随时见面。他什么时候能到我这儿来，我可以算得十分准确，所以我们每次见面以前，我总要打扮得齐齐整整，叫他欢喜。这正象是诗句押韵，先得遵守一定的格律。

干完了白天的工作，下午又照例洗了澡，我总把头发梳理一番，把我的朱红印记加一加深，穿上了我的纱丽，仔细打好皱裥；从家庭的琐碎事务里抽出了身体和心思，把这一个特殊时间，添上特殊的礼节，去呈献给这一个特殊的人物。每天这样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促，可是无限。

我的丈夫惯常对我说，夫妇间的爱情是平等的，因为他们相互的要求是平等的。我从来不跟他争辩这一点，可是我自己想，悉心侍奉丈夫决不会妨碍真正的平等；它不过把基础垫得高些。要知道，抬高了的平等可以永远保持愉快；它决不会滑跌到鄙俗的水平上去。

我的亲人呀，你从不希求我对你崇拜，这确实可贵。可是你

如果肯接受我的崇拜，那倒是一个真正的恩典。你给我装饰：给我教育；我问你要什么东西，你总给我；我不问你要的东西，你也给我：你这般地表现了你的爱。你对我凝视的时候，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你的深情。我也明白你为了爱我，克制住了你心头的叹息。你爱我的肉体，把它当作是天堂里的仙花。你爱我整个儿的一切，把它当作是一种神灵的赐与。

这种过分的殷勤，使我骄傲得以为自己本来就拥有着这一切财富，才把你吸引到我的门前。可是这种虚荣只能阻滞一个女人的爱，害得它不能全心全意地去顺从。因为当我坐在皇后的宝座上要求人家的敬礼，这种要求必然继续不断地增高，永远也不会满足。如果一个女人单单感觉到她有力量制服一个男人，那会有真正的幸福吗？在虔诚的侍奉中捐弃她的骄傲，这是女人唯一的超生的道路。

我今天又想到，在我们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嫉妒的火焰怎样在我们周围跳跃。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岂不是仅仅凭着偶然的机会，虽则一些不配，却享受到了极大的福分？可是上天决不让一时的侥幸永久存在，除非你一天天，从早到晚，把这个光荣的债务陆续清偿，使它可以稳固。上天可能赐给我们许多礼物，但是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德行来承受和保持它们。且看有多少天赐的恩典都打卑贱的手指缝里漏了出去，好不可惜！

我丈夫的祖母和母亲都有美名。那位寡嫂也是少见的美人。她们都先后经受到了孤独的命运，因此那位祖母为她仅存的孙儿择偶的时候，立誓不再专求美貌。只因我天生福相，才进得这家的大门——否则我再也不配到这儿来做媳妇。

在这个奢华的宅子里，一般做夫人的绝少享受到她们名分应得的快乐。她们每天的眼泪都沉没在丈夫的酒沫里和舞女们

的脚镯声中，可是过惯了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也就只好强打起精神做人，因为她们好歹总算是名门世家的主妇。我的丈夫不喝酒，也不把他宝贵的光阴去消磨在女人的人肉市场里，这是不是我的本领呢？我懂得什么秘诀去抚慰男人们撒野和浪荡的头脑呢？这只是我的侥幸，没有别的原故。命运对待我那位嫂子却完全冷酷无情。初入黄昏，盛会已散，只落得她美艳的光辉在寥无人迹的厅堂中空自闪耀——虽然灿烂，却没有助兴的音乐！

这位嫂子对我丈夫那些现代的观念表示鄙夷。一条家庭的巨艇，满载着世世代代的光荣，扬帆长驶，上面却单单扯起了一面"小媳妇"的旗号，这够多么可笑！我时常感到嘲笑的鞭子在鞭挞着我。"这是一个窃取丈夫爱情的小偷！""这是一个掩盖在不要脸的新式衣饰里面的冒牌货！"我丈夫喜欢叫我穿著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流行服装，竟然引起了妒恨。"她真不怕羞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商店的橱窗，——可又生着那样的一副脸相！"

我的丈夫也注意到这些情况，但是他的脾气好得没有止境。他时常要求我原谅她。

我记得我有一次对他说："女人的心肠总是那么狭小、那么曲折！"

"就象中国旧式女子的小脚一样，"他回答，"还不是社会的压力把她们折磨得狭小和曲折的吗？她们不过是被命运戏弄的玩物。她们自己有什么责任呢？"

嫂子要什么东西，我的丈夫没有一样不给她。他从来不想一想她的要求对不对、合理不合理。最使我愤慨的是她一点不知道感激。我已经答应过我丈夫，我说我决不跟她斗嘴，可是我心里的火却因而更大了。我时常感到，好心总有一个限度，过了分，似乎就使男人显得懦怯。要不要我说句真心话？我时常希

望我的丈夫能有些男儿气概，心肠不必这样好。

我的嫂子，这位大太太①，年纪还轻，并不想超凡入圣。她平时谈吐说笑，难免有些放浪。她周围一班年青的婢女，也便十分荒唐。可是没有人敢去违拗她——这不是我们家里的规矩吗？看来我有了一个白璧无瑕的丈夫，这种幸运对她简直是眼中钉。我的丈夫却只是怜悯她的苦命，不去理会她那些性格上的缺点。

2

我的丈夫竭力想把我从深闺里带出去。

有一天，我对他说："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什么需要呢？"

"外面的世界也许需要你，"他回答。

"外面的世界，没有我也已经过了这么久，那么，再过久些也不要紧。它不见得会为了想我而憔悴死去。"

"它要死就死吧，我才不管呢！这不是我烦恼的原因。我是在为我自己着想。"

"啊，原来如此。告诉我，怎么为了你自己？"

我的丈夫笑了一笑，不开口。

我懂得他的脾气，立刻逼上去说："不行，不行，你别想就这样含糊过去。我一定要和你讲一个明白。"

"谁能用言语来把一件事讲明白呢？"

"不要尽用谜语来说话。告诉我……"

"我要的是，在外面的世界里，我可以更完全地得到你，你可以更完全地得到我。我们彼此还有这笔债没有清偿。"

---

① 印度贵显之家称长房的夫人为"Bara Rani"，次房的夫人为"Chota Rani"。译文作"大太太"与"二太太"。

“这样说来，在这儿家中，我们的爱里面还缺少些什么东西吗？”

“在这儿，你心心念念全在我身上。你不知道你有些什么，也不知道你要些什么。”

“你这样讲法，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但愿你深入到外面的世界里去接触现实。从早到晚只是忙着家务，一生完全消磨在传统的家常习惯和琐碎的家常劳作里，——这对你根本不合适！如果我们能在现实的世界里见面，互相了解，那时候我们的爱才是真的。”

“倘若这儿有着什么障碍，使我们不能互相彻底了解，那我就没话说了。可是以我自己来讲，我并不觉得缺少什么。”

“好吧，就算障碍单单在我这一边，你又为什么不该帮助我把它除掉呢？”

这种争论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一天他说：“一个喜欢吃红烧鱼块的贪嘴的人，自会按照着他的需要，心安理得地把一条鱼一块块切开。可是一个爱鱼的人，却欣赏水里面的鱼；倘若看不见，他就在岸边等待；即使他一眼也没看到，转回家去，他心中也有的是安慰，因为他知道鱼儿在水中十分平安。完全获得，当然最好；如果不可能，那么，完全丧失也好，那也是一种获得。”

我一直不喜欢听我丈夫发出这种论调，可是这并不是我拒绝离开深闺的原因。他的祖母依然健在。我丈夫已经在家里放进了一百二十分以上的“二十世纪”，她虽然不乐意，可是完全忍受了下来，一句怨言也没有。倘若她的媳妇走出了王府，到外边去抛头露面，她也一定肯忍受。她甚至准备好有此一着。可是我并不认为那件事十分重要，非害她去挨受痛苦不可。我在书本里读到，我们都被称作“笼中之鸟”。我不能代人家说话，我自

己却感到我在我这个笼子里拥有这许多东西，宇宙间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容纳得下——这至少是我当时的感想。

祖母，在她晚年，非常疼爱我。她那样疼爱我，归根结蒂是因为她心中认为我福星高照，居然能把我丈夫的心完全收服。男人们不是天生都甘心堕落的吗？别的女人，尽她们千娇百媚，没有一个能阻止她们的丈夫没头没脑地往火坑里跳，烧得遍体创伤、彻底毁灭。她相信全是靠了我的关系，才能扑灭这种火焰：这种火焰早把这家的男人们害尽害绝了。所以她恨不得把我藏在怀里，我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她就慌得浑身颤抖。

祖母不喜欢我丈夫打欧洲店铺里买来给我打扮的那些衣服和装饰品。可是她时常说："男人们自有这样那样的怪癖好，总要花掉不少钱。你不必去阻止他们浪费，只要不倾家荡产就该心满意足。要是我的尼基尔不尽忙着替他老婆打扮，那就没法知道他又会在什么人身上去用钱了！"因此每次有什么新衣服给我送来的时候，她总要把我丈夫叫去，开些玩笑。

后来，反倒是她改变了她的趣味。现代的影响在她身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她每天晚上一定要我讲几篇英文书本里的故事给她听。

祖母死了以后，我的丈夫要我跟他一同去住在加尔各答。我可总是提不起勇气来依着他做。我们这个家庭，不全是她千辛万苦地保存下来的吗？我如果将它遗弃了，到城里去居住，会不会有什么灾殃降临到我身上来呢？她那空了的座位带着埋怨的神气对我望着，上述那个念头也就拉住了我不肯放我走。这位高贵的夫人，八岁就来到这个门里，七十九岁去世。她的一生并不快乐。命运把利箭一支又一支地刺进她心里，反而一次又一次地更坚定了她那百折不挠的意志。这个高大的门庭被她的

眼泪化成了圣地。离开了她，去到熙熙攘攘的加尔各答，我能干些什么呢？

我丈夫心中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把家务交托给嫂子去执管，让她得到一种安慰；同时，我们便可以到加尔各答去享受更丰富的生活。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她折磨得我死去活来，她看不惯我丈夫的幸福，我们却反而要给她这样的酬报。万一我们要回到这儿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还能把我主妇的位置取回吗？

男人们始终不了解这些事情。他们四海为家；一点不懂得家庭的重大意义。在这种地方，他们应当听从女人的指导。——这些便是我当时的念头。

我觉得主要的是，一个人理应保护自己的权利。自己出远门，把一切东西交托在冤家的手里，那简直是甘心认输。

可是我丈夫为什么不硬逼我跟他一同到加尔各答去呢？我明白这里面的原故。正因为他有权力，所以他不肯拿来使用。

3

一个人如果要把从早到晚的事情，一件件交代清楚，那可永远也诉说不尽。好在太阳升起，黑暗便完全消散，——一刹那的时间，尽足以克服无穷无尽的距离。

有一天，孟加拉爆发"斯瓦德希"①，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可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却并不十分清楚。看不出有什么显明的线索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因此，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正象洪水一般，冲坍了各处的堤岸，带走了我们所有的谨慎持重和恐惧的心理。我们甚至来不及去思考，或是去了解，究

① 印度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

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究竟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

我的眼睛和心灵里面，我的希望和欲念里面，都燃烧着对于这个新时代的热情。虽然，到那时为止，家庭的壁垒——这便是我心灵中的世界的边缘——还一点儿没有损坏，可是我探出头去瞭望，只听得遥远的天边传来了一个声音，它的意义我并不十分明白，可是它的号召直穿进我的心坎。

我的丈夫自从做了大学生，他一直在想着法子，要使我们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生产。我们的地区里有许许多多枣树。他想尽方法去发明一种机器，用来挤取果汁、制炼沙糖和糖浆。我听说非常成功，只是挤掉的金钱比挤得的果汁要多得多。隔了些时候，他获得一个结论，认为我们试办实业不能成功，是因为缺少一个我们自己的银行。那时候，他正在教我读政治经济学。单单这一件事情，还不致于出什么大毛病，可是他又忽发奇想，要教他的同胞节约储蓄，为银行铺平道路；他又当真去开设了一家小银行。这家银行的利息高，村里的人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钱存进来，结果把银行完全赔光了。

那些管理家产的老人员又是担忧、又是恐慌。一门上下，只有我丈夫的那位祖母处之泰然。她还责备我说："你们大家为什么要这般地折磨他？你们是不是在担心着家产的命运？我已经不知多少次看到这笔家产被法庭扣押过！男人会象女人一样吗？男人天生都是浪荡子，只懂得挥霍。我说，孩子呀，你该认为自己运气好呢，你的丈夫总算没有把自己的身体一同去挥霍掉！"

我丈夫做的好事，真是长长一大串。如果有人想发明一种新的织布机或是轧米机，他总是不断地去帮助，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灰心绝望为止。可是最使我气恼的是那个山谛普先生，他惯常利用了"斯瓦德希"的名义来搜刮他。每次他要创办一个报纸，或

是出外旅行，去为"事业"作宣传；或是医生嘱咐他易地疗养；我丈夫总是不加深究地用金钱接济他。这些都是不在我丈夫经常给山谛普先生的生活津贴以内的额外赠与。最最奇怪的是我丈夫和山谛普先生虽然有这样的关系，他们的意见却完全不同。

当"斯瓦德希"的浪潮冲进了我的血液，我便对我丈夫说："我一定得把我那些外国的服装全部烧掉。"

"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他说。"你一天不喜欢，你便一天不必穿它们。"

"我一天不喜欢！今生今世决不再会……"

"那么，你今生今世便不必再穿它们好了。可是何必要放这种焰火呢？"

"你会想法子来破坏我的决定吗？"

"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不打些主意来建设建设呢？你连十分之一的精力也不该浪费在这种破坏性的疯狂举动里。"

"这种疯狂举动会给我们精力去建设。"

"这好比是说，你要在屋子里点灯，就非放火不可。"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麻烦事。吉尔贝小姐当初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曾引起过许多口舌，后来大家习惯了，也就不再多话。现在大家对这件事重新又议论纷纷。我早先从不管吉尔贝小姐是欧洲人还是印度人，可是现在也开始有了这种顾虑。我对我丈夫说："我们必须辞掉吉尔贝小姐。"

他一声也不响。

我大叫大嚷对他讲，他心中十分难受地走开了。

我痛哭了一场，等到我们晚上见面的时候，我的态度比较正常了。"我不能，"我的丈夫说，"为了吉尔贝小姐是英国人，便从抽象的云雾里去看她。你和她结识了这么久，你还不能消除对

她'姓名'的成见吗？你不明白她爱你吗？"

我感到有一点儿惭愧，于是带着些刻薄的口吻回答道："让她留着好了。我并不急于要叫她走。"

吉尔贝小姐于是留了下来。

可是有一天，有人来告诉我，她在到礼拜堂去的路上，被一个年青小伙子侮辱了一顿。这是我们留养在家里的一个孩子。我丈夫将他撵了出去。那天没有一个人能原谅我丈夫的这种行为——连我也不能。这一次，吉尔贝小姐自己愿意走了。她来告别的时候，满脸淌着眼泪，可是我一点不软化。她说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这许多坏话——他又是这样一个好孩子，为了热心替"斯瓦德希"工作，他竟然忘了洗澡和吃饭。

我的丈夫坐着马车，亲自送吉尔贝小姐上火车站。我相信他做得太过分了。这件事飞飞扬扬传了开去，弄得满城风雨，连报纸上也登了出来，我认为人家这样对待他，一点不冤枉。

我过去时常为我丈夫的行为担心，可是从来不感到惭愧；这一次却不得不为他脸红了！我并不十分清楚，也并不关心，可怜的奴仑究竟有没有错待吉尔贝小姐，可是有人竟敢在这种时期，对这种事情，高高在上地来裁判！我可决计不肯去挫折年青的奴仑那种胆敢得罪英国妇女的勇气。我丈夫竟然不懂得这样简单的事情，我只能把它看作是他怯懦的表现。我想到就为他脸红。

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丈夫拒绝去帮助"斯瓦德希"，或是对这个"事业"有什么反对的地方。他只是还不能全心全意接受"班地—玛太拉姆"① 的精神。

---

① 意思是"礼拜母亲"。这是孟加拉著名小说家班吉姆·查特吉（Bankim Chatterjee，1838—94）所撰小说《阿难陀寺院》中的一首歌的开头二字。在"斯瓦德希"运动时期，它成为印度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口号。

“我愿意，”他说，“为我的国家服务；可是我崇拜的只是‘正义’，它比国家要重大得多。把我的国家当作天神一般去崇拜，那就是为它招致祸殃。”

第 二 章

毗玛拉的故事

4

这是山谛普先生和他的信徒到我们邻近来宣传“斯瓦德希”时的情况。

在我们庙堂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集会。我们妇女们都坐在一边，前面挂了一幅帏幕。一声声“班地一玛太拉姆”的欢呼越来越近：我周身上下都被它们感动了。忽然有一长列赤足的青年，缠着头巾，穿着虔诚的姜色衣服，涌进这个四方的院子，好象大雨初降，一股被沙砾染红了的潮水涌进干涸的河床。整个会场被广大的人群塞满了，山谛普先生坐在一只大椅子里，由十一二个青年抬在肩膀上，打人丛中穿过来。

“班地一玛太拉姆！班地一玛太拉姆！班地一玛太拉姆！”天也好象要被它们震得碎成一片片了。

我先前看见过山谛普先生的照片。他的相貌里有个什么地方，我不挺喜欢。并不是他生得难看——完全不难看：他的脸漂亮极了。可是，不晓得什么原故，这张脸尽管有十分的丰采，我看上去总觉得当初制造的时候，里面掺和着许多低劣的杂质。

他的目光似乎不够真诚。我不喜欢我丈夫不加深究地答应他一切的要求，就是为了这个原故。花掉些钱，我倒还能忍受；可是想起他利用了我丈夫对他的友谊，一再纠缠不清，我心中实在气恼。他的举止行为不象一个修道的人，也不象普通人家的子弟，彻头彻尾象是一个花花公子。喜好安逸，似乎把……象这类的念头，今天一个个又回到我脑子里来了，可是随它们去吧。

说也奇怪，当天下午山谛普先生开始演讲的时候，大家的心跟着他的言辞左右上下，好象要打躯壳里跳出来一般，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个模样。特别是当那渐渐西沉的太阳落到庙堂的屋脊后面的时候，一柱光亮忽然照得他满脸通明；在我的眼睛里，他简直是上天选定的一位使者，来向凡间的男女宣说真谛。

他那篇演讲，从头到尾，每句话都象是狂风暴雨。他的保证博得了大家无限的信心。不知怎么一来，我已经情不自禁地把我面前的帏幕推了开来，全神贯注地对他望着。人群中没有一个留心我这种举动。只有一次，我注意到，他两只眼睛，如同执掌命运的猎户座的星辰一般，亮晶晶地射在我的脸上。

我完全忘掉了自己。我已经不再是王爷家里的主妇，而是孟加拉女性唯一的代表了。他乃是孟加拉的保卫者。一方面上天把光辉洒在他身上，一方面他还得在女人的祝福里去接受供养。

我看得十分清楚，他自从望见了我以后，他言辞中的火势更猛烈了。因陀罗①的坐骑不肯受缰绳的控制，兴起了一阵阵打雷和闪电。我心想他的语言已经被我的眼睛烧旺了；因为我们女人家不单是焚燃炉灶的神道，简直是灵魂的火焰。

---

① 印度神话中诸神之首，执掌雷雨。

我当晚回家，心头闪耀着一种新的骄傲和愉快。我身体里面起了一场暴风雨，把我整个儿连根拔起。正象古代的希腊少女一样，我恨不得将我满头光泽的头发剪了下来，给我的英雄去当作弓弦。如果我身上的饰物同我心里的情感是一脉相通的，那么，我的项圈、臂环、手镯，一定都会挣脱出来，象成群的流星一般在大家的头顶上到处乱飞。我感觉到，只有把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作些牺牲，方才可以经受得住这种兴奋激昂的心情。

后来我丈夫回到家来，我身上直打着哆嗦，单怕他会发出一些什么声音，同那依然萦绕在我耳朵里的歌调不能合拍；单怕他追求真理的狂热劲，会叫他对当天下午的讲演，表示什么异议。因为，那时候，我只得挺身出来反抗他、侮辱他。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那我也并不喜欢。

他该说："山谛普点化了我。我现在才明白，我过去一直犯着多么大的过错。"

我好象感觉到他的沉默不是一种好意，他根本不肯对这件事表示热心。我问他山谛普先生在我们这儿还要待多少时候。

"他明天一大早就要上兰普尔去，"我的丈夫说。

"明天一定要去吗？"

"是的，他早已约定到那儿去演讲的。"

我半晌不开口，接着又问：

"他一天也不能多待吗？"

"恐怕不能。可是为什么要他多待一天？"

"我要请他吃饭，我还要亲自来招待他。"

我丈夫诧异极了。过去他请什么特殊的客人吃饭，时常恳求我出去作陪，可是我从来不肯依他。他一声不响，好奇地对我望着；脸上那种神情，也叫我不大弄得明白。

我顿时羞惭得没有办法。"不要了，不要了，"我高声嚷道，"这是绝对不行的！"

"怎么不行！"他说。"我自己去请他，只要有可能，他明天一定不会走。"

结果是十分有可能。

且让我一句句从实说来。那天我埋怨我的造物主，因为他没有把我造得美丽超群——并不是为了要窃取什么人的心，只因为美丽是一种光荣。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全国的男人，应当在全国的女人身上，看到女神显灵。可是，咳，如果外貌不美，男人们的眼睛里便见不到什么女神了。山谛普先生会不会看到祖国"沙克帝"① 的体现在我的身上呢？他还是仅仅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呢？

当天早晨，我在我披散的头发上洒了些香料，松松地挽了个髻，又拿一根巧妙地编织出花样来的红丝带将它系住。你知道，我们请客人吃的是午饭，因此我洗了澡便没有时间把头发吹干，再按照平常的式样去分开头路、编好辫子了。我穿上一件金边的白色纱丽。我那短袖的轻纱外衫也滚着金边。

我觉得我的服装相当拘谨，也朴素到了极点。可是我那位嫂子正打我旁边走过，立刻站定身子，抿紧了嘴唇，装出一种含意甚深的笑容，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我问她为什么要这种样子，她便说："我在欣赏你的打扮。"

"有什么可看的呢？"我问，很是生气。

"美极了，"她说。"我只是在想，如果穿一件那种袒胸的英国

---

① 沙克帝是"力"或"能"的意思，也是大自在天（湿婆）的妻子杜尔伽女神的另一名称。

紧身衫就十全十美了。"她走出屋子的时候，不仅嘴巴和眼睛，甚至浑身上下，都好象忍不住要笑出来。

我真是气透气透了，我想把所有的东西脱下来，换上我日常的服装。可是我也说不出我为什么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意行事。女人是社会的装饰品，——我自己譬解说——如果我穿着破旧的衣衫去见山谛普先生，我的丈夫一定不喜欢。

我原先打算等他们在餐桌上坐定以后，方才出去。上菜上饭忙它一阵子，也许可以不再感到局促。谁知道饭菜竟没有按时做好，时间却很晚了。我的丈夫于是叫人来唤我出去会见客人。

我羞得要命，在山谛普先生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好不容易镇定了一下，我便说："真是对不起，饭菜太迟了。"

他大模大样走过来，贴近我身边坐下，一面回答道："我每天好歹总吃得到一顿饭，可是'富饶的女神'始终躲在幕后。现在女神来到眼前，吃饭迟些完全没有关系。"他的举止动作，跟他在大庭广众之间的讲演一样生动有力。他做事毫不踌躇，喜欢坐在哪儿就坐在哪儿，好象这种事十分惯常，没有人敢反对。他愿意跟什么人亲近，更是充满着信心，有人违拗他，反而显得不近情理。

我一心只怕山谛普先生把我当作一个畏畏葸葸、只懂得敷衍寒暄的旧式女子。但是我拚死拚活也想不出什么精彩的词令，可以去向他讨好和卖弄。我又怨又恨，我不懂究竟碰见了什么鬼，竟然在他面前变得这样傻里傻气。

吃完了饭，我正想告退，山谛普先生却依旧大模大样走过来，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千万不要，"他说，"以为我是贪嘴。我多待一天，并不是

为了想吃顿饭，而是为了你的邀请。你要是现在就跑掉，那就太对不起你的客人了。”

他这几句话如果说得不是那样随便，那样轻松，也许会叫人听不入耳。不过，他究竟是我丈夫的好朋友，我好象是他自己的姐妹一样。

正当我在这种友情的汹涛中挣扎的时候，我的丈夫走来救我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吃了饭再回到我们这儿来？”

“可是你必须亲口答应一声，”山谛普先生说，“我们才能放你走。”

“我一定来，”我微微地笑了一笑说。

“我来告诉你，”山谛普先生继续说，“我为什么不能信任你。尼基尔结婚了九年，你却始终躲避着我。如果你再躲避九年，我们便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我模仿着他的语气，压低了我的声音回答：“就说是那样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不能见面呢。”

“我命中注定要早死。我的祖宗没有一个活过三十岁。我已经二十七了。”

他知道这句话准会打动我的心。这一次，我的轻微的声音难免流露出一丝儿关切的情味，我说：“全国的祝福一定能使你逢凶化吉。”

“全国的祝福还得有女神来宣述。我一心一意盼望你回来，就是这个原故，那么，我今天起就可以转运了。”

山谛普先生那种突如其来的做法，使我连发生反感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换了一个人，我可决不能容忍。

“好吧，”他笑了一笑说，“我就把你的丈夫扣在这儿当抵押品，等你回来。”

我正好要往外走，他又嚷道："我能不能麻烦你一点儿小事？"

我吓了一跳，连忙转过身来。

"别慌，"他说。"只要一杯水。你大概注意到我吃饭的时候不喝水。我要隔上一会才喝。"

听了这些话，我不得不装做感到兴趣，便问他是什么原故。他于是把他胃病的历史一五一十讲给我听。他对我说，他曾经有七个月不断地受着它的折磨，经过了种种的麻烦，找了许多医生，吃了许多药品，最后才获得了一种灵效如神的土制丹方。

"你可知道，"他微微一笑，接下去说，"上天替我制造了这样奇怪的毛病，原来只有'斯瓦德希'这服对症的良药可以把它完全治好。"

我的丈夫听到这儿，也开口了。"你必须坦白承认，"他说，"你对外国药品有无限的吸引力，好比地球对流星一样。你的起坐室里，三个架子上全是……"

山谛普先生插进来说："你可知道它们是些什么东西？它们全是些挑衅寻事的警察。他们的来到，并不是为了我们需要，而是为了要把现代的统治力量压在我们身上，榨取罚金和增加祸患。"

我的丈夫最不喜欢人家夸张，我看得出他恨极了这种谈吐。可是一切的装饰品全是夸张。它们不是上天创造的，而是人类制成的。记得有一次为了要替一句假话辩护，我对我丈夫说："只有禽兽草木才一丝不苟地说真话，因为这些可怜的东西没有说谎的能力。在这种地方，男人们就超过了那些下等动物，女人比男人更要强得多。一个女人多戴些首饰不会难看，多讲些假话也没有关系。"

我走到通达内室的狭弄里，只见我的嫂子站在客厅外面，凑着百叶窗窥觑。

“你在这儿？”我诧异地问。

“我在偷听！”她回答。

5

我回到客厅，山谛普先生十分亲切地表示抱歉。“我想我们一定害得你饭也没有吃好。”他说。

我感觉到非常羞惭。我的确吃得太快了。稍微算一算，就十分显明：说我吃了饭，不如说我没吃饭。可是我再也不相信有人会在那儿算这笔账。

山谛普先生也许看出了我那种羞惭的感觉，我一想到就更加难为情了。“我看得很准，”他说，“你方才象野鹿一般，只想逃走，可是你居然对我不失约，那真是极大的恩典。”

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回答，就在沙发的一头坐了下来，脸涨得通红，手脚没有摆处。我当初幻想自己是“沙克帝”化身，体态庄严，举止大方，显现在山谛普先生面前，可以为他增加无穷的光辉，谁知我做得完全不象个样子。

山谛普先生故意找了个事由，跟我丈夫辩论。他知道在争辩中更能炫耀他的才华。我此后时常注意到，只要我在旁边，他从不肯错过一个可以跟人斗口的机会。

他很明白我丈夫对宣扬“班地—玛太拉姆”的意见，于是带着挑战的口吻开了个头：“你不容许想象力在爱国工作里发生些作用吗？”

“它有它的地位，山谛普，我承认，可是我不同意把全部的地位都让它占去。我情愿老老实实来认识我的国家；我不敢，也不

好意思，用催眠的词令去宣传爱国。”

“你所说的催眠词令，我却称它作‘真理’。我当真相信我的国家是我的天神。我崇拜人类。上天将自己体现在人和国家身上。”

“如果你当真相信这种话，那么，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对你都不该有什么分别了。”

“不错，可是我的力量有限，因此我对人类的崇拜只能寄托在我对国家的崇拜上面。”

“我并不反对你这种崇拜的方式，不过上天也同样体现在别的国家身上；你倘若憎恨别的国家，那你又怎么能说崇拜上天呢？”

“憎恨也是一种崇拜的附带条件。阿顺那同摩诃提婆①经过了角斗，方才博得后者的欢心。我们只要准备同上天斗争，最后他总会跟我们待在一起。”

“这样说来，那么，保卫国家的和危害国家的同样都是忠臣了。我们何必还要去宣传爱国呢？”

“拿一个人自己的国家来说，情况完全不同。对于自己的国家，你的心自会要求你崇拜。”

“照你这样的理论，再进一步，你可以说，既然上天体现在我们身上，那么，首先便应当崇拜我们‘自身’；因为我们的本性要求如此。”

“别讲了，尼基尔，这些全是空话。你不懂有所谓‘情感’这样东西吗？”

“我老实对你说，山谛普，”我的丈夫回答。“当你硬把非法的

---

① 阿顺那与摩诃提婆事，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举动说成是应尽的义务，不端的行为说成是理想的道德，你便是冒犯了我的情感。我不肯偷盗，并不是因为我头脑清楚，而是因为我多少有些自尊心和高尚的旨趣。”

我心里在发着火。到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每个国家的历史，”我嚷道，“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或是俄国，不都是一部为了自己的国家到别处去偷盗的历史吗？”

“它们那些偷盗的行为一定要受到报应；它们现在依然在偷盗；它们的历史还没有结束。”

“不管怎么样，”山谛普先生插嘴说，“我们为什么不该照样去做呢？让我们先把我们的国库装满了贼赃；然后，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也象别的国家等到几百年千年以后再去受报应好了。可是，我问你，你几曾在历史里看到有这种的‘报应’呢？”

“罗马犯了罪恶，它受着报应的时候，一个人也不晓得。它的财富一直在无限地增加。可是有一件事，你没看见吗？那些政治家的臭皮囊里塞满了诳言和阴谋。把他们自己的背脊骨都压断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听到我丈夫和他的男朋友们辩论。他跟我争辩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出，他总不愿意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是因为他实在爱我。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他在辩论中显现他的身手。

虽然如此，我的心总是不肯站在我丈夫这一边。我竭力想找些话来批驳他，可是想不出。当大家在争辩什么是“正义”的时候，如果说一样东西太好了未必有用，听上去总似乎不大顺耳。

突然间，山谛普先生回过头来问我：“你对这个有什么意见？”

“我不喜欢详细分析，”我气呵呵地说。“我只能把我的感想说一个大概。我不过是一个人。我有贪欲。我希望我的国家有许许多多的好东西。如果要我去抢，要我去偷，我都愿意。我有愤慨心。为了我的国家，我一定能够愤怒。必要的话，我决计大杀大戮去替她报仇。我但愿能受到迷醉，迷醉我的必须是我的国家所给与的一种有形的东西。它必须有一种眼睛看得见的标志，方才能束缚住我的心。我要使我的国家化身成人，称她做母亲、女神、杜尔伽①——为了她，我要用祭牲的鲜血把地面染红。我是人，不是神仙。”

山谛普先生跳起身来，高举双手，大声欢呼“好极了”——他立刻又改正了自己，嚷着“班地—玛太拉姆”。

一个痛苦的阴影在我丈夫脸上掠过。他用极温和的声音对我说：“我也不是神仙，我也是人。因此我不敢让我身体里面的恶鬼夸大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偶像，——决不敢，决不敢！”

山谛普先生叫了起来：“瞧，尼基尔，在女人的心里，‘真理’就会有血有肉。只有女人懂得怎样暴虐：她狠毒得象狂风暴雨。又是美丽，又是恐怖。到得男人心中，它就丑陋不堪了，那时候，理论和思想会象蛀虫一般在里面作怪。我告诉你，尼基尔，挽救我们国家的将是我们的妇女。现在不是畏首畏尾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坚决地、无情地残酷。我们必须造孽。我们必须把红色的檀香膏交给我们的女人，拿来润饰和渲染我们的孽障。你们记不记得那位诗人的话：

来吧，孽障！啊，美丽的孽障！

---

① 意译为“难近母”，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妻子。

让你那些刺人的红吻把红酒灌进我的血。
请吹起罪恶的号角
把非法妄为的花冠戴上我们的头额，
啊，执掌亵渎行为的神道呀，
请把不名誉的污泥涂上我们的胸脯。

打倒正义！它没法带着笑容来破坏和毁灭。”

我看到山谛普先生仰着脖子站在那儿，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人所认为最高的理想，侮辱得这等模样，一个寒噤不禁从我的头顶直打到脚跟。

他跺了跺脚，又继续他的高论："我看得出来，你就是那位美丽的火神，把自己的家宅烧成灰烬，用它的火焰去照耀那个更广大的世界。啊，快给我们一种蛮劲去发掘毁灭的根源。快为一切有毒害的东西披上典雅的外衣吧。”

我搞不明白，他最后那种呼吁的话是对谁讲的。也许就是那个他用“班地—玛太拉姆”来崇拜的“她”。也许就是他的祖国的“女性”。更也许就是祖国女性的代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他一定还会用同样的口吻讲下去，可是我的丈夫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山谛普，钱特拉那德先生来了。”

我吃了一惊，掉转身来，只见房门口有一位年老的长者，又是安静，又是尊严；他在踌躇着，不知进来好，还是出去好。他的脸上浮现着夕阳般的柔和的光彩。

我的丈夫来到我身边，低声地说："这位是我的老师，我时常和你谈起的就是他。快去向他行礼。”

我恭恭敬敬弯下身去，向他行了个触脚礼。他向我祝福道：

“但愿上天永远保佑你，我的小母亲。”

我当时恰好迫切地需要这样的祝福。

尼基尔的故事

1

我一向有极大的信心，认为只要是上天的意旨，无论什么我都能忍受。我从来没有经过考验。我相信它现在来了。

我为了试探自己的心，惯常想象着各种各样可能降临到我身上来的灾殃——贫穷、监禁、耻辱、死亡——甚至毗玛拉的死。我当初对自己说，我一定会有决心来接受这一切事故，我敢说我并没有夸张。只有一件事情，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今天在想的却正是这件事情，我怀疑我是不是当真能忍受得下去。什么地方有一根刺在刺着我的心。我白天工作的时候，它总是一忽不停地使我痛苦。晚上在睡梦中，它也似乎不肯把我放松。我早晨一醒，天上好象立刻就惨淡无光。究竟为了什么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头脑变得十分敏感，甚至我过去的生活，当初到来的时候曾披着幸福的伪装，现在好象也显出了虚伪的原形，绞得我心头作痛。羞耻和悲伤一步步向我走近，身上的遮羞布逐渐掉下来；它们竭力想掩住它们的面庞，反而弄得格外狼狈。我的心上全是眼睛。那些我不该看到的东西，那些我不愿看到的东西，现在我一样样都得看进去了。

我那命蹇的生活不得不一层一层透露出它的贫乏的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我的心，早先看上去是多么富足，现在竟然出

于意外地让这样的穷困给占据了。九个年头的青春时期里，我在“虚幻”上面的花费，现在必须加上利息去偿还给“真实”了——这笔债一直要还到死呢。

我硬要面子有什么用呢？倘若我坦白承认我身上缺少些什么东西，又有什么害处呢？女人喜欢的也许正是男人身上那股蛮横的劲道。可是仅仅发些男人脾气就算是力量吗？有了力量就必须肆无忌惮地把懦弱的踩在脚底下吗？

但是这样辩解又为了什么呢？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单靠争论可以获得。我真是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没有价值。

我就是没有价值又有什么关系呢？爱情的可贵就因为它能使没有价值的人享受到它的慷慨。对于有价值的人，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报酬；可是上天却把爱情特别留给那些没有价值的人。

直到现在为止，毗玛拉是我家制的毗玛拉；她是高墙深院、日常琐事的产品。我在她身上取得的爱情——我问我自己——是她心坎里流出来的呢，还是象水管里的水一样，每天由自来水公司供给的呢？

我一直盼望毗玛拉能象花朵一般尽情开放。我却忽略了一件事，没有估计到你如果要一个人充分地表现他自己，你必须解除一切你加在他身上的传统的束缚。

我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是不是一个丈夫占有了他的妻子，便骄傲得过了分呢？不，这是因为我把全部的信任都寄托在爱情上面了。我满心以为：当真实赤裸裸地显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不论它如何使人难堪，我总是有力量去忍受。这种念头是招天忌的，可是我依然目空一切，相信自己有把握经得起考验，最后一定能够胜利。

在有一件事上，毗玛拉没有了解我。她不懂得我一向认为用强权去挟制人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只有懦弱的人才不敢公正。他们推开了公平合理的责任，觅取着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捷径，急求达到目的。毗玛拉看到人家容忍，就不能容忍。她喜欢男人胡闹、发火、不讲情理。她的敬仰里面，必须要有畏惧的成分。

我曾经希望毗玛拉在外面的世界自由来往以后，便会从崇拜暴力的心理中解救出来。可是现在我相信这种崇拜心理在她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她爱的是热狂泼野。从舌尖上一直到胃肠里，她必须要涂上一层红辣椒，才能去欣赏人生的粗茶淡饭。但是我做人决不肯仅凭一时的兴奋，或是借助于强烈的刺激。我知道毗玛拉不容易在这上面敬重我，她把我谨慎小心的态度当作是软弱的表现，——她对我十分气恼，因为我没有疯疯癫癫地去叫喊"班地—玛太拉姆"。

为了同样的原因，我失去了一般人的爱戴，因为我没有去参加他们那些狂欢的节目。他们确定我是在希求着什么爵位，否则一定是见了警察害怕。警察方面，又怀疑我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认为我和善得过了分。

我心里真正的感想是这样的：那些不能在对他们国家的切实认识中为自己的热情取得食粮的，那些不能把人类单单当作人类来爱的，——那些一定要大叫大嚷把他们的国家神化以后，才能保持他们的兴奋的，——这种人爱刺激比爱他们的国家更来得厉害。

把我们的崇拜心理看得比"真理"更重要，这是一种奴性的现象。我们的心灵获得了自由，我们自己便失去了主张。我们这种奄奄一息的生命力，必须要有什么幻想或是什么权威来驾

驭，或是得到了什么国王的特许，方才会有所动作。只要我们有一天不能看清楚真理，必须依靠什么催眠的法术来推动，我们便应当承认我们缺乏自治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需要有个想象中的鬼怪，或是现实的巫医来胁迫我们。

那一天山谛普指斥我缺少想象力，又说我因此没法把我的国家化作一个具体的形象。毗玛拉完全赞成他的话。我一句话也不替自己辩护，因为争论胜利未必会带来快乐。她和我意见不同，并不是为了知识上有什么高低，这该说是本性上的差异。

他们指斥我没有想象力，——那便是说，依照他们的意思，我的灯里也许有油，可是没有火焰。这恰好是我所要指斥他们的话。我想对他们说："你们都是黑暗的，正象打火石一般。你们必须经过猛烈的撞击，发出了声音，然后能产生火花。可是它们那种断断续续的亮光，只会害得你们增加心头的骄傲，不会帮助你们看清楚眼前的事物。"

好多时候，我一直注意到山谛普身上有一种粗野的贪婪。他那凡俗的心肠使他的宗教宣传搀杂着蛊惑的手段，使他在爱国工作中采取了暴虐的态度。他的头脑聪明，可是本性鄙陋，因此他用漂亮的字眼来装饰他那些自私的欲念。他从怨恨中获得廉价的安慰，这对于他正象胃肠的满足一样地迫切需要。毗玛拉从前惯常警告我，说他在骗钱。我完全明白，可是我总提不起勇气来跟山谛普计较。我甚至不好意思向自己承认他是在利用我。

无论如何，今天却不容易解释给毗玛拉听，说山谛普的爱国不过是他贪婪的利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毗玛拉对山谛普有了那种英雄崇拜的心理，我于是更不敢贸贸然和她谈论他，单怕存着一点儿醋意，不由自主地会夸张事实。可能我心头的苦痛，早已使我歪曲了山谛普的形象了。话虽如此，我与其让这些

念头在我心里作祟，也许不如把它们讲了出来的好。

2

我和我这位老师相交已经三十年了。他不怕毁谤，不怕灾祸，甚至连死也不怕。我出身在这种家庭里，万无超生的希望，多亏他把他自己整个儿安置在我的生活中间，带来了和平、真理、精神上的远景，使我有可能去领悟到善的真相。

有一天，我的老师走来对我说："是不是有必要把山谛普再留在这儿呢？"

他对于一切不祥的征兆，天生非常敏感；他心中早就明白了。他是不轻易会情感冲动的，但是那一天他感觉到前途正布满了灾难的阴影。我会不知道他怎样地爱我吗？

吃茶点的时候，我对山谛普说："我方才接到一封打郎普尔来的信。他们都埋怨我不该这般自私地把你留在这儿。你什么时候上那边去？"

毗玛拉正好在斟茶。她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她带着询问的神气对山谛普看了一眼。

"我一直在想，"山谛普说，"这样奔来奔去，浪费的精力太多。我觉得我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打那儿去安排一切的工作，我准能获得更大的成绩。"

他说了这几句话，抬起头来看着毗玛拉问道："你不是也这样想吗？"

毗玛拉一时答不上话来，接着便说："两种办法看上去都好——从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安排工作，和到处去旅行是一样的。哪一种你觉得更满意，对你也一定最合适。"

"那么让我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吧，"山谛普说。"我始终还没

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取之不尽的灵感的源泉。所以我经常到各处去走动，激起人们的热情，同时又从他们那儿吸取精力来丰富我自己。今天你向我传达了我的国家给我的使命。我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这种火。我将来就可以问你借了这种热情的火，到全国去散播了。啊，别害臊。你根本用不到腼腆，也用不到谦虚。你是我们蜂群里的'蜂王'，我们这群工蜂都会环绕在你周围。你将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灵感。"

毗玛拉又是得意，又是害臊，满脸涨得绯红；她继续斟茶，手都抖了。

又有一天，我的老师走来对我说："你们俩为什么不到大吉岭去换换空气。你的脸色不好看。你睡得够不够？"

到了晚上，我问毗玛拉，她喜欢不喜欢到"山区"去作一次旅行。我知道她一向希望看看喜马拉雅山。可是她一口拒绝……为了国家的"事业"，我想！

我决不能丧失我的信念：我等着吧。从狭小的世界到广大的世界去的路上是有风有浪的。等她看惯了这种的自由，那时候，我才会晓得我该站在什么地方。万一我发现外面的世界里完全没有我插足的余地，我也不会去跟我的命运争吵，决计不声不响地离去……用强权吗？可是为了什么呢？强权能敌得过真理吗？

山谛普的故事

1

无能的人说："分配到我手里的东西才是我的。"懦弱的人也

同意。可是整个世界给我们的教训是:“我能抢走的东西才当真是我的。”我的国家并不因为它是我诞生的地方，便属我所有。它要在我能用强权把它取得的那一天，才属我所有。

占有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因此贪欲是天然的。我们如果甘心让人家剥夺,那便不合乎天理人情。我心里所贪求的东西,我的环境必须来供给。这是我们的内心和外界之间唯一的、真正的妥协。把一切的道德观念留给那些可怜的贫血的动物吧:他们的欲望已经饿瘪了，他们的拳头也抓不紧了。那些能全心全意来争取和享受的人,那些毫不犹豫或肆无忌惮的人,他们才真是天之骄子。大自然把她最丰富和最可爱的宝藏呈献给他们。他们跨过水,跳过墙,踢开了人家的大门，喜欢什么拿什么。这般地去获取才有趣味;这般地争夺得来的东西才有价值。

大自然自愿投降，可是只肯向强盗投降。她对这种强暴的欲望,这种强暴的霸占,感到愉快。所以她不把定情的花环去套在修道人的瘦骨嶙峋的脖子上。婚礼进行曲的音乐已经奏起来了。我决不能错过婚礼的时刻。我的心因此怦怦地跳了。谁是新郎？新郎就是我。要知道,只有那个手执火炬、及时来到的人,才配做新郎。大自然的新郎来到礼堂,总是出人意外的、不受邀请的。

惭愧？不,我从不惭愧！我喜欢什么东西就问人家要,有时候等不及问人家要就先拿了。有些人自己胆小不敢拿，还想争面子,把自己的寒酸相说成是谦恭有礼。我们出身的这个世界,是现实的世界。一个人来到真价实货的市场上,却空着手、空着肚子回去,提篮里只装了些冠冕堂皇的字眼,我真不懂他根本为什么要到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来。这些人是不是受到了宗教界一般享乐主义者的委聘,在那盛开着空幻的花朵的园子里,为虔诚

的歌词来演奏一成不变的曲调？我既不爱好这种曲调，也不会从那些花朵里吸收营养。

我希求什么东西，总是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去希求。我要用手去揉、用脚去踩；我要把它涂抹我的全身；我要把它塞满我的脏腑。那些在道德上绝食的人，把自己饿得象麕集在好久没有人睡的空床上的蚤虱一样，又是乾瘪，又是苍白：这种人吹出来的吱吱的声音，决不会传进我的耳朵。

我决不隐瞒什么事情，因为这是懦怯的行为。不过在需要隐瞒的时候，我如果不能叫我自己隐瞒，那也是懦怯的行为。因为你有你的贪欲，你便盖造起一座座围墙。因为我有我的贪欲，我便把这些围墙打穿。你用你的权力，我用我的手段。这是生活的现实。王国、帝国以及一切人类的大事业，都建筑在这上面。

至于那些"神仙转世的"，下得凡来，尽对我们搬弄那说神道鬼的老一套——他们的话全不是现实的。因此，即使他们得到了许多称颂，他们的言辞却只能在懦弱人心中那些阴暗的角落里，去寻觅藏身的地方。他们被一般强有力的人，一般统治世界的人所蔑视。凡是有胆识看到这一点的都有成就。可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可怜虫，左手被自己的本性拉着，右手被那些"神仙转世的"扯着，前脚踩在现实的船上，后脚踏在空幻的船上，真是十分尴尬，既没有办法往前进，也没有办法站着不动。

有许多人，生到世界上来，好象目的就在等死。可能他们在生活中所向往的那种迟缓延宕的死，自有一种美的地方，如同落日一般。尼基尔所过的便是这种生活，如果这可以叫作生活的话。好多年前，我曾经在这一点上，跟他有过一番大争论。

"不错，"他说，"你除了用强权，不能取得一样东西。可是所

谓强权究竟是什么呢？再说，所谓取得又是什么呢？我所信仰的力量是摒弃的力量。"

"这样说，"我嚷道，"你原来是渴望着破产的光荣。"

"正象小鸡一般，一心渴望着蛋壳的破裂，"他回答。"蛋壳是十分现实的，可是小鸡情愿把它去交换捉不到、摸不到的光亮和空气。我想你也许要说，这种交换是不合算的。"

尼基尔运用起比喻来，只要开了个头，你就没有希望叫他明白他是在搬弄字眼，而不是在讨论现实了。好，好，让他独个儿去欣赏他的比喻吧。我们都是世界上的肉食者；我们有牙齿和指甲；我们追逐、攫取、撕裂。单单把早上吞下去的草，到了晚上反刍细嚼，我们是不会满足的。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让你们那班靠着比喻过活的人们来挡住我们营养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偷窃或者抢劫了，因为我们必须生存。

大家会说我是在发什么新议论；原来那些在这个世界里走动的人，虽然他们一向照样在做着，可是他们惯常的说法和我不同。因此他们不能象我一般了解这是唯一能行得通的道德原理。事实上，我知道我的思想完全不是一种空论，那是在实际生活中证实了的。我看到我的做人的方法，一直能博取女人的欢心，她们都是这个现实世界的动物；她们不象男人一般，乘着装满了空想的气球，到云端里去遨游。

女人们在我的相貌、态度、举止、谈吐里，看到一种气势磅礴的热情——不是那种被绝欲主义的火焰所炙干了的热情，不是那种满怀着疑虑一步一回头的热情，而是一种热血奔腾的热情。它如同洪水一般，汹涌澎湃，一路吼叫着："我要，我要，我要。"女人在她们心底里，感觉到这种不可驾御的热情乃是世界的活力，它除了自己不承认别的法律，因此它能胜利。为了这个原故，她

们很容易让我的热情的浪潮卷走，随它带到什么地方去，死活全不在心上。赢取这些女人的力量便是强者的力量，战胜现实世界的也便是这种力量。

那些幻想着另一个世界更来得可爱的人，不过是把他们的欲望从地上搬到了天上。这还得要看他们喷泉里的水能冲得多么高，多么久。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上帝创造女人，决不是为了这种苍白的动物——这种吃了忘忧果①的理想主义者。

"缘分！"碰到适合我需要的时候，我常说上天创造出一对对特别的配偶，他们那种结合是唯一合法的结合，比了法律所承认的一切结合更来得高贵。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是：人类虽然愿意迎合自然，可是他不会得到什么乐趣，除非能用一些好听的词句把自己装饰一下——世界上因此洋溢着各种各样的谎言。

"缘分！"为什么只该有"一个"呢？也许跟几千个人都有缘分。我从来不同意说我应当为了一个缘分去忽略无数其他的缘分。我到现在为止，一生中已经发现过好几个了，可是并不因此就得关门，不让另外一个进来——况且这一个清清楚楚在我眼前了。她也已经发现跟我有着一段缘分呢。

那么？

那么，我如果不胜利，我就是个胆小鬼。

① 古代神话传说：北非某地产忘忧果，吃了这种果子的人就不愿再离开那地方。这里是指那些人脱离现实，象吃了忘忧果一样。

第　三　章

毗玛拉的故事

6

我真不懂，我的羞耻心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事实上，我简直没有时间想到我自己。我一天到晚团团转，自己就象待在漩涡中间过日子。一点没有空闲去感到局促或忸怩。

有一天，我的嫂子对我丈夫表示："我们家里的女人一向总是哭哭啼啼过日子的，现在要轮到男人了。"

"我们必须当心，别叫他们错过这种机会，"她转过头来对着我，接下去说。"我看你是准备跟人找麻烦了，二太太！把你的枪头对准了他们的心刺过去吧。"

她那一双锐利的眼睛，将我上上下下看了一遍。我的梳妆、服式、言语、态度上所焕发的光彩，没有一处逃得过她。我今天讲来很惭愧，当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害臊。有一样东西在我身体里作怪，我自己根本不晓得。不错，我时常打扮得过了分，可是象个木头人一样，并无特别的企图。我当然明白，我在哪一点上用功夫，能使山谛普先生格外赏识，这也用不到什么直觉，他会在大家面前公开讨论的。

有一天，他对我丈夫说："你知道，尼基尔，我第一次见到我们蜂王的时候，她穿着她金边的纱丽，十分端庄地坐在那儿。她的眼睛对着空中怀疑地凝视着，如同迷失了路途的星星；她似乎

千年万载一直站立在什么黑暗的边缘上，盼望着一种不知名的东西。可是我一见到她，我就浑身打了个寒噤。我感觉到她那纱丽的金边，简直是她内心的火焰，透到外边，把她自己环绕起来。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火焰，显然可见的火焰。我说，蜂王呀，你必须再打扮成一次活的火焰，让我们享些眼福。”

我一向就象一条村边的小河。我的韵律和我的语言跟现在完全两样。可是潮水打海里灌进来，我的胸脯便膨胀了；两边的堤岸都抵挡不住，海涛的巨鼓声在我疯狂的水流里起着回响。我不懂得我血液里那种声音的意义。从前的那个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种滚滚地冲进我身体里的光荣的狂澜是哪儿来的？山谛普的饥饿的眼睛燃烧着，好象是我神龛前的灯火。他的目光完全说明了我是一个美和力的奇迹；他那响亮的颂扬声，说出口的和没有说出口的，把我的世界里一切别的声音都淹没了。造物主把我重新创造过了吗？他是不是现在想来弥补他过去对我的忽略呢？我从前是那般地丑陋，现在却突然变得美丽了。我从前完全不值得一看，现在却感到孟加拉全部的光辉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要知道，山谛普先生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他的身体是全国千千万万的心灵所汇合的地方。当他把我称作蜂群里的“蜂王”的时候，那便是所有我们的爱国工作者都异口同声在对我赞美。从那时起，我嫂子那种冷嘲热讽便不再能触动我的心了。我跟整个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变化。山谛普解释得十分明白，整个世界是怎样地在需要我。我当时很容易相信这种话，因为我觉得我有力量去做一切的事情。神的力量到了我的身上。我以前从没有感到过这种力量，这是一种身外的力量。我当时来不及去研究它是怎么样的性质。它似乎是属于我的，同时又超

乎我之上，它包括整个的孟加拉。

山谛普先生对于跟"事业"有关的，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事情，都要来同我商量。我起初觉得非常为难，十分踌躇，可是不久便习惯了。我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好象都能使他惊奇。他总是快活得手舞足蹈，又说："男人只会思想。你们女人用不到思想，就有法子了解。女人是上天根据了他自己的心意创造出来的。男人是他一锤子、一锤子锤成的。"

山谛普先生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寄给他的信，他总拿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有时不同意我。可是我不跟他争辩。隔了一两天——他似乎忽然瞥见了一线光明——他会叫人请我出去，对我说："我错了。你的意见是对的。"他时常会对我坦白承认，他每次不听我的劝告，做出事来总犯错误。我因此逐渐养成了一种信心：一切事都要依赖山谛普先生，山谛普先生又要依赖一个女人的普通常识。我全身充满了一种担负重大责任的光荣。

我们商量和讨论起来，我的丈夫是没有份的。山谛普先生把他当做一个小弟弟看待：他在个人方面也许十分叫人喜欢，可是在正经事上却毫无用处。山谛普先生总是微笑着、十分体贴地谈到我丈夫的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脾气，说他那种奇怪的学说和怪僻的头脑带着些幽默的意味，叫人格外觉得可爱。似乎山谛普先生就因为对尼基尔具有这种感情，所以他不忍把国家的重担去压在他头上。

大自然的药铺里有许多种止痛剂，当她偷偷地在割断人家什么切身的重大关系时，她便私下将止痛剂给你吞服，谁也不晓得她在动手术；等你最后醒来，才知道有了个极大的裂口。那把刀忙着在解开我生命中最密切的结子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弥漫着麻醉药的烟雾，丝毫也不领会有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正在发生。

这可能是女人的本性。她的热情一经冲动，她对于外界的一切便完全失去了知觉。我们女人好比一条河：当我们沿着堤岸流的时候，我们便尽力来灌溉；当我们涨上了堤岸的时候，我们便任情去破坏。

山谛普的故事

2

我看得出事情有点儿蹊跷。那天我得到了一些暗示。

自从我来到以后，尼基尔的起坐间变成了一个阴阳交界的地方，——一半是女人的屋子，一半是男人的：毗玛拉可以从内室里直走进这间屋子；我打外面进去，也没有人拦阻。如果我们能不慌不忙地干去，利用我们这种特权的时候不要太无顾忌，我们也许不致于受到人家暗算。可是我们没头没脑地勇往直前，根本不去想到会有什么麻烦。

蜂儿无论什么时候来到尼基尔的起坐间里，我在我的屋子里总会知道。手镯、脚环和别的小东西都有声音；房门关得似乎不必要地重了一些也有声音；书橱的门太紧，硬把它拉开也有声音。我一进去，总看见毗玛拉背向着门，手忙脚乱地在找书。我上前去帮助她做这种繁难的工作，她总吓上一跳，口口声声拒绝；我们当然就谈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

那一天正好是出门不利的星期四，下午时分，我听到了前面所说的那种声音的召唤，便打我的房里冲出去。过道里有一个人守着。我看也不对他看，一路往前走，将近房门的时候，他却把身子挡住了我说："别打这儿走，先生。"

“别打这儿走！为什么？”

“太太在里面。”

“啊，好吧。你去对太太说，山谛普先生要见她。”

“不行，先生。我不敢违反命令。”

我气极了。“我命令你！”我提高了嗓子说。“快去替我通报。”

那个人看到我这种态度，吃了一惊。当时我已经走到门边，正想用手去推，他竟跟在后面扯住了我的胳膊说：“不，先生，你决不能进去。”

怎么！一个底下人居然来碰我！我挣脱了我的胳膊，重重地揍了他一拳。这时候，毗玛拉打房里走了出来，恰巧看见那个人想要侮辱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愤怒的模样！蜂儿的美丽是我独个儿的发现，大多数人看不出她有一点儿好处。她那又细又长的身材，这班村夫会叫做“瘦瘠”。可是我喜欢的正好就是她这种苗条——好象是直接从造物主心坎里出来，往上直冲的生命的泉水。她的肌肤是黑黑的，这是剑锋上那种耀眼刺目的乌油油的光彩。

“南古！”她喝住了他，一面指着外边说，“滚。”

“别生他的气，”我说。“如果这是违反命令的话，该出去的是我。”

“你千万不要走。进来。”蜂儿答话的时候，她的声音还在抖颤。

这不是一种邀请，这也是一种命令！我跟她进去，在椅子里坐了下来，又从桌子上拿了把扇子替我自己打扇。蜂儿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唤来一个男仆，把那张纸交给了他说：

“送去给王爷。”

"请你原谅,"我说。"我当时克制不住自己,把你们的当差打了一拳。"

"是他活该,"蜂儿说。

"这究竟不是那个可怜的家伙的错处。他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

正在这时候,尼基尔进来了。他一进门,我就急忙从椅子里起来,走到窗边,背向他们站着。

"那个守门的南古侮辱了山谛普先生,"蜂儿对尼基尔说。

尼基尔当真好象非常诧异,我不禁转过身来凝视着他。哪怕是一个出格的好人,在他妻子面前,也装不出这种真实的表情——如果她是有些手段的话。

"山谛普先生到这儿来的时候,他毫无礼貌地挡住他,"蜂儿继续下去说。"他说他有命令……"

"谁的命令?"尼基尔问。

"我怎么会晓得?"蜂儿气呵呵地嚷道。她的眼睛里透露出说不尽的委屈。

尼基尔叫把那人带了来,仔细盘问。"这不能怪我,"南古哭丧着脸,一再地说。"我是奉了命令做的。"

"谁给你的命令?"

"大太太。"

我们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那个人去了以后,蜂儿说:"南古非辞掉不可!"

尼基尔依旧不开口。我可以看得出,他的正义感不容他答应这样做。他良心上正在经受着无限的痛苦。这一次他可碰上了个难题目了。蜂儿决不是一个受了人家作践,不敢回手的女人。她一定要惩罚那个家伙,给些颜色她嫂子看看。尼基尔尽

是那样不开口，她的眼睛里却冒出火来了。她不知道怎样去对她丈夫那种软弱的脾气来表示轻蔑。隔了一会，尼基尔一句话也不说，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南古不见了。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他已经被调派到庄园的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换了个差使，工钱并没有减少。

我隐约可以看到，幕后正酝酿着一场大风波。我只能说，尼基尔真是一个怪人，世界上实在少有。

经过了这番事情以后，毗玛拉便不再寻借口，找推托，或是装作偶然的巧遇，却直截了当叫人来请我到起坐间去聊天了。这样一来，当初那种简单的暗示，现在变成了官冕堂皇的授意；当初言辞举止里含蓄着的意思，现在明明白白地表示出来了。王公家的媳妇本来都居住在星月之间，高高在上，普通的外人想要和她们接近，一条道路也没有。现在竟然逐渐地、坚决地把习俗的障碍一层一层揭开，直到大自然本身赤裸裸地显现了出来，这确实是真理的胜利进展！

真理？这当然是真理！男女的相互吸引是最基本的。整个物质的世界，从一粒灰尘起，都受着它的支配。男人们却偏偏用着花言巧语把它隐藏起来，又制造出一条条家规和禁条使它变成了一种家常的用具。咳，这简直荒谬得如同把天上的星球熔化了给你女婿做表链一般。

可是当现实被赤裸裸的真理唤醒过来，它是怎样地在那儿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呀！我们又如何能同暴风雨去争吵呢？它从来不肯答话，只是重重地把你摇撼一下。

我满怀着欣赏的心情，眼看真理一步步把自己显露出来。脚步的颤动，靥儿的转侧，我都觉得可爱；可爱的还有那种欺诈的手段，它非但蒙过了别人，也骗信了蜂儿自己。当"现实"不得不

跟“虚幻”打交道的时候，欺诈的手段是主要的武器；因为它的仇人一直把“现实”说成粗鄙，尽情奚落，所以它必须把自己隐藏起来，否则就得化一下装。在那种环境之下，它不敢坦白承认：“是的，我是粗鄙的，因为我是真的。我是肉。我是热情。我是饥渴。我残酷也不怕羞耻。”

我现在已十分清楚。幕帏在飘拂，我看得见里面酝酿着偌大的祸殃。小小的红丝带，在她一团团光泽的头发间向外偷窥，闪耀着它那秘密的愿望，这是赤红的灾云搭拉着的舌头。她的纱丽的每一次飘动，她的衣饰的每一种声响，我都感觉到温暖，可是穿戴这些东西的人也许自己没有完全意识到。

蜂儿并没有意识到，因为她见着现实害羞。男人们给现实取了一个坏名字，管它叫撒旦；所以它只得化装做一条蛇，窜进了天堂，凑着男人选中的配偶的耳朵，把秘密讲给她听，使她反叛；从此不再有安乐，接着便来了死亡！

我那可怜的小小的“蜂王”生活在梦里面。她不知道她走在什么路上。不到时候就把她唤醒是有危险的。我最好还是假装跟她一样没有意识到。

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她尽对着我望，神色很奇怪；她自己一点也不明白这种的看法显示着什么意思。我们两个人的眼光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她立刻脸上一红，别转头去。“你看到我的胃口，一定很诧异，”我说。“我能隐藏一切，就是掩盖不了我的贪欲！不过，我既然不怕羞耻，你又为什么要代我脸红呢？”

这句话反而害她红得更厉害了，她一面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我只是……”

“我懂，”我打断了她的话。“女人都喜欢贪心的男人；因为就是我们这种的贪欲，使她们占得了上风。我一直受到她们的纵

容，我于是更没有羞耻了。我不怕让你看到这许多好东西一样样消失，我一点儿不怕。我打定主意把每一样东西吃它一个痛快。"

有一天，我读着一本英文书，里面大胆地、切实地讨论着两性问题。我把它遗留在起坐间里。我下午进去拿一样什么东西，只见蜂儿坐在那儿看这本书。她听到我的脚声，连忙把它放下来，又拿一本别的书盖在上面——一本海门斯夫人① 的诗集。

"我一向搞不明白，"我开始说，"为什么女人都不好意思让人家看到她们读诗。我们男人——律师、工程师、或是别的什么人——害臊是应当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读诗，我们该在夜深人静以后，关紧了房门去读。可是你们女人和诗，自有一种血肉的关系。造物主本身就是一位抒情诗人，阇耶提婆② 当初大概是坐在他跟前练习这种神圣的艺术的。"

蜂儿没有回答，只是局促不安地红涨着脸。她好象要站起身来，离开这间屋子，我马上止住她："不，不，你管你看下去好了。我只要取一本我遗留在这儿的书，我立刻就走。"我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拿起那本书。"幸好你没把这本书翻一翻，"我接下去说，"否则你准会狠狠地揍我一顿。"

"亏你说得出！为什么？"蜂儿问。

"因为这不是诗，"我说。"这是一本直直爽爽写出来的直直爽爽的书，一点儿不讲究繁文缛节。我希望尼基尔肯把它看一遍。"

蜂儿皱一皱眉，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希望？"

"他是一个男人，你知道，跟我们一样的男人。我同他唯一

---

① Mrs.Hemans(1793—1835)，英国女诗人。

② Jayadeva，十二世纪印度大诗人，以抒情诗见称于世。

的争执是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那种朦胧的见地。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种特性使他把‘斯瓦德希’当作是一首诗，似乎每一个步骤都得遵循着格律？我们，手持着散文的棍棒，全是些格律的偶像破坏者。”

“你那本书跟‘斯瓦德希’有什么关系呢？”

“你只要读一读就会知道。尼基尔喜欢根据杜撰的格言行事，不论对于‘斯瓦德希’或是别的事情都一样；因此他到处跟人类的本性起冲突，结果只会口口声声咒骂。他再也不会明白，人类的本性比漂亮的辞句，创造得更早，也要生存得更久。”

蜂儿沉默了一会，接着便严肃地说：“一个人企图超出他自己本身，这不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吗？”

我暗暗好笑。“这些不是你自己的话，”我心中想道。“这些话是你打尼基尔那儿学来的。‘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的血和肉已经响应了现实的号召。你每一根筋络里都燃烧着生命之火——我会不晓得吗？他们究竟能用道德教训的湿毛巾使你冷静多久呢？”

“懦弱的家伙羼杂在最大多数的人群中间，”我提高了嗓子说。“他们继续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口头禅来毒害人们的耳朵。大自然不肯给他们力量——他们因此想叫别人也变得虚弱。”

“我们女人都是懦弱的，”毗玛拉回答。“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去参加懦弱者的私党。”

“女人懦弱！”我笑了一笑嚷道。“男人们恭维你们，说你们娇柔和脆弱，希望骗得你们自己也以为自己是懦弱的。可是强壮的恰好是你们女人。男人们大吹大擂地宣传着所谓自由，不过凡是看得到他们心坎深处的人都明白他们身上的束缚。他们亲手制造出各种经文教义来捆绑自己；凭着他们本身的理想，又把

女人做成了黄金的镣铐，缠绕住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如果不是男人们天生有了那种作茧自缚的非常本领，那可再也没有旁的东西能来控制他们了。至于你们女人，你们是全心全意地去孕育现实。你们生育了现实。你们用你们的奶喂哺现实。”

蜂儿是一个读过了不少书的女人，她决不肯轻易便接受我的意见。“如果这是真的，”她反驳说，“男人就决不会感到女人可爱了。”

“女人明白有这种危险，”我回答，“她们知道男人喜爱假象，她们于是借用了男人们自己的辞句，给他们一个百分之百的满足。她们知道男人，这种酒鬼，把沉醉看得比食粮更宝贵，她们于是把自己装扮成一种麻醉品。说实话，倘若不是为了男人，女人根本就用不到什么虚情假意。”

“那么，你何必千方百计来毁灭这种幻象呢？”

“为了自由。我要国家获得自由。我要人类的关系获得自由。”

3

我早就明白，突然把一个梦游病者去唤醒是有危险的。可是我天生性急，走走停停对我是不合适的。我知道那一天我胆子太大了。我知道这种念头初次给人的震惊是不大受得住的。可是在女人面前，脸皮厚总会得到胜利。

我们进行得相当顺利，谁知尼基尔的老师，那位钱特拉那德先生，偏偏在这时候走了进来。这个世界，我们要在里面住家的话，还不算是一个十分坏的地方；可惜有了这班教书先生，害你讨厌得不愿再待下去。尼基尔那类的人只想把世界搞得一直象一所学校。那个下午，正当紧要关头，这位“学校的化身”竟然出

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每个人的心坎里，多少还保持着一些小学生的成分，连我也感到不敢怠慢。至于可怜的蜂儿，她立刻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好象坐在前排的、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一样。她似乎突然间记起了她得去回答教师的问题。

有些人永远象扳道夫一般，伺候在铁道旁边，准备把思想的列车从这条轨道换到另一条轨道上。

钱特拉那德先生一进房门，便东张西望想找个借口退出去，嗫嗫嚅嚅地说："我求你们原谅，我……"

蜂儿不等他说完，就上前去行了个大礼，一边说："请你不要走，先生。坐下来好吗?"她真象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拖住了他要他救命，——这个胆怯的小东西!

可是我也许想错了。这里面很可能带着一点儿女人家的狡猾手段。她或者要在我眼睛里，提高她自己的价值。她简直好象明明白白地在对我说："千万别以为我是完全让你制服了。我对于钱特拉那德的敬仰心要大得多呢。"

好，你喜欢敬仰就尽心竭力去敬仰吧！教书先生全靠这种东西来滋补。我不是他们一流的人物，我不需要这种空洞的恭维。

钱特拉那德开始说到"斯瓦德希"。我想我不妨让他一个人说下去。天下最好的事情，莫如让一个老头儿自己去讲一个痛快。这会使他感到世界上的事情他当真没有一样不晓得；始终想不到现实的世界同他的生花妙舌中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

哪怕是我最大的仇人，也不会怪我耐性不好了。当钱特拉那德接下去说："如果我们想在我们没有播种的地方去采取果实，那么我们……"我却不得不将他打断了。

"谁要果实?"我嚷道。"我们完全信从《薄伽梵歌》① 的作者,他说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在干一件事,而不是在干了这件事以后的收获。"

"那么,你要的究竟是什么呢?"钱特拉那德先生问。

"荆棘!"我高声说,"种起来不费钱。"

"荆棘非但妨碍别人,"他回答,"它们也会刺痛你自己的脚。"

"这种话放在课本里是很好的,"我反唇相讥。"可是当前的事实是,我们心里都燃烧着这样一团火。现在我们只要培植起荆棘来对付别人的脚底;将来刺痛了自己,我们自会抽出空闲的时间去懊悔。可是何必连这种事也害怕呢?临到我们非死不可的时候,慢慢地冷下去还来得及呢。现在我们着了火,就让我们去煎滚,去沸腾吧。"

钱特拉那德先生笑了笑。"尽你们去煎滚好了,"他说,"可是别把它当做正式的工作,或是英雄的本色。一个个国家生存在世界上,是靠行动,不是靠沸腾。那些藏头藏尾、害怕工作的人,一旦醒来看到自己狼狈的局面,他们就只想抄一条近路,赶忙让自己摆脱出来。"

我准备要给他一个致命的反击,尼基尔恰巧在这时候回来了。钱特拉那德先生站起身来,望着蜂儿说:"现在我得走了,我的小母亲,我还有些工作要做呢。"

他走了以后,我给尼基尔看了看我手里的那本书。"我正在把这本书讲给蜂王听呢。"我说。

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我们该用诳话去向他们搪塞,可

① 印度古代阐述宗教、哲学和伦理等问题的诗体论著。一向被奉为印度教的圣经。它是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著名插话之一。

是对于这位教书先生的永恒不变的门徒，真话却更容易叫他受到迷惑。我们最好堂堂皇皇去欺骗他。因此，跟他交起手来，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我手里的牌全部摊在桌子上。

尼基尔念了念封面上的书名，可是一句话也不说。“这些作家，”我继续说，“忙着用他们的扫帚，把人们覆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巧立的名目收拾干净。所以，正象我方才说的，我希望你能把它看一遍。”

“我已经看过了，”尼基尔说。

“那么，你觉得好不好呢？”

“这本书对于那些当真肯思索的人是不妨事的，可是对于一般不愿动脑筋的人简直是毒药。”

“你是什么意思？”

“那些宣扬‘人人有享受财产的权利’的人不该做贼。因为，他们做了贼，他们便是在宣扬谎话了。一个人在热情占着优势的时候，决不会正确地了解这本书。”

“热情，”我回答，“是指导我们的路灯。说它不真实，这种人简直是不可救药，正象挖掉了我们天生的眼睛反以为可以看得格外清楚。”

尼基尔显然兴奋起来了.“我承认热情的真实性，”他说，“不过先得明白节制的真实性。硬把我们要看的东西塞进我们的眼睛里，只会损伤我们的眼睛：我们反而看不见了。狂暴的热情也是一样，心灵和它的对象中间不留上一些空隙，反而会破坏它本身的目的。”

“这全是你喜欢说漂亮话，”我回答，“害得你满口仁义道德，忽视了真理的野蛮的一面。这只会帮你使一切的东西神秘化；因此也就拿不出一点儿力量来做你的工作。”

“不该用力量的地方，”尼基尔不耐烦地说，“硬把力量拖进去，不会帮你把工作做好……可是我们为什么要争论这些事情呢？无聊的争论只会抹掉真理的光彩。”

我希望蜂儿也参加讨论，可是她直到现在为止，一句话也不说。是不是我方才太鲁莽了，害得她疑虑丛生，又想打教书先生那儿去重新接受教训呢？然而，彻底摇撼一下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先得明白，那些原以为不可摇撼的东西是可以摇撼的。

“我能这样跟你谈一谈很好，”我对尼基尔说，“因为我正要把这本书借给蜂王去看呢。”

“那有什么关系？”尼基尔说。“要是我可以看这本书，为什么毗玛拉不可以看？我所要说的是，欧洲人全用科学的观点来看一切。可是人不仅仅是生理学，或是生物学，或是心理学，甚至社会学。你千万不要忘掉这一点。人比那个关于他本身的自然科学，不知要复杂多少呢。你取笑我，把我叫做教书先生的门徒，其实你自己倒是的，我可不是。你希望打你那种科学老师身上去找到关于人的真理，你却不向你自己的内心里去探求。”

“可是何必这样兴奋呢？”我讥讽地说。

“因为我看出你拚命想诬蔑人类，使他变得卑鄙。”

“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在空气里，在我受到了污辱的感觉里。你尽是在损害人类的伟大、美丽、大公无私的地方。”

“你怎么会有这种疯疯癫癫的念头？”

尼基尔忽然站起身来。“老实对你讲，山谛普，”他说，“你可以害得一个人丧失生命，但是他不会死。所以我虽然什么都明白，可是准备张着眼睛忍受一切的痛苦。”

他说了这些话，就急急地走出房去。

我呆望着尼基尔的身影一步步走远，耳朵里听见一本书打桌子上掉下地的声音，回过头来，只见毗玛拉跨着急促而又慌张的步子跟上前去，故意绕着路不打我身边走过。

尼基尔真是个怪人！他感觉到危险在威胁着他的家庭，可是他又为什么不把我撵出去呢？我明白，他是在等待着毗玛拉给他一个表示。如果毗玛拉对他说他们这段姻缘配得不对，他一定低下头来承认这可能是一个错误！他头脑里没有力量来了解：承认过失乃是天底下最大的过失。他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空想专爱去支持弱者。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第二个象他这样的人——真是自然界一件古怪的产物。他做一个小说或是戏剧中的人物也不见得相宜，在现实生活中更谈不到了。

蜂儿呢？我怕她的梦里生涯从今天起便要结束了。她终于明白了那种带着她一路走的潮流的性质。现在她必须张开了眼睛，或是前进，或是后退。她多半会前进一步，再后退一步。可是我一点儿不担心。一个人身上着了火，奔前奔后会叫火势燃烧得格外猛烈。她受到的惊惶反而会煽旺她的热情。

我也许还是不要跟她多说话，只须拣几本现代的书给她看看就行了。让她逐渐地产生一种信心，认识到一个人要现代化，便得承认和尊重热情，把它当作是最高的现实，——不必为了它害羞，也不必去宣扬节制。如果她能在"现代"这类的字眼里面找到藏身的地方，她便会找到力量。

闲话少说，这出戏我非看到终场不可。可惜我不能推说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坐在皇家专用的包厢里，一再拍手叫好。我的心头打着一个疙瘩，每根神经都在抽痛。我灭了灯，躺在床上，只见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在黑暗中，满屋子飘来飘去。我早晨起来，想到预期会发生的得意事情，心头尽是怦怦地

跳，全部的血液好象配合着音乐的旋律，在我周身上下流动……

桌子上有一只双人镜框，一边是蜂儿的相片，一边是尼基尔的相片。我已经将她的那张相片拿了出来。昨天我把空了的一边，指给蜂儿看，又说："只因世间存在着吝啬，于是有偷窃的必要，所以罪名应当由吝啬者和小贼两个人去分担。你说对不对?"

"这张照得不好，"蜂儿嫣然一笑，简单地回答。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相片总不过是相片。有了这样一张，我也可以将就了。"

蜂儿拿起一本书来，随手翻着。"你要是生气的话，"我接着说，"我决计去换一样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缺。"

今天我把它填满了。这张相片是我年纪很轻的时候照的。我的脸儿还比较洁净，心地也比较洁净。那时候，我对于人间和冥世，还存着一种幻想。信仰能欺蒙人，可是它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它使一个人的面貌添上一种神采。

我的相片现在安放在尼基尔的相片旁边。我们俩不是老朋友吗?

第　四　章

尼基尔的故事

3

我从来不注意我自己。可是最近我时常采取一种旁观的态度，用着毗玛拉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那过分认真的对待一切

的习惯，竟为我描绘了一幅多么阴郁、严肃的画像！

当然，世界上的事情最好是一笑了之，不必用眼泪去冲洗。事实上，世界也就是这般地一天天存在着。我们吃得下、睡得着，就因为我们能把家内家外到处散布着的悲伤，当作空幻的阴影来打发。倘若我们有一刻把它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们还会有什么胃口、什么睡眠呢？

可是我没法把我自己也当作这样一个阴影来打发，我的悲伤于是永远重重地压在我心坎的深处。

为什么不去独个儿站在宇宙的大道上，把自己看作是万物的一部分？在这一生一世拥挤倾轧的广大人类中间，毗玛拉对你能算个什么呢？你的妻子吗？妻子是什么东西呢？一个名称，一个用你自己呵出来的气吹大的气泡，你日日夜夜小心看守着，可是外面有什么针头一刺，立刻便会爆破。

我的妻子，——千真万确地，是我自己的！如果她说："不，我是我自己，"——我该不该回答说："这怎么会呢？你不是我的吗？"

"我的妻子，"——这还值得争论吗，更谈得到什么真实性吗？你能把人家的身体灵魂一古脑儿囚禁在这个名称里面吗？

我的妻子！——我岂没有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享受到我生命中最纯粹和最甜蜜的东西吗？我从没有将它打我怀抱里放下来，让它去沾染一点儿尘土。我更用了多么虔诚的熏香、多么热情的音乐以及我自己生命中的春天和秋天的花朵，在它的神龛前供奉。万一它象小孩玩的纸船一般，淌到了泥沟的污水里，——我岂不也会……？

咳，又来了，我这不可救药的严肃性！为什么要说"污水"？指的是什么"泥沟"？这些在妒火中烧的时候叫出来的名字，并

不会改变世界上的事实。如果毗玛拉不是我的，她便不是我的；不管你怎样愤怒、烦恼、争辩，也没法证明她是我的。如果我的心在碎裂——让它碎裂吧！世界不会就此破产，——我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比他在这个世界里所丧失的东西要伟大得多。泪海自有它的彼岸，否则谁也不会哭了。

不过还得考虑到"社会"……这个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考虑吧！如果我哭，那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社会"。如果毗玛拉要说她不是我的，我又何必去担心我的"社会的妻子"在什么地方呢？

痛苦是免不了的；可是我必须用尽我一切的力量，把自己从一种自我折磨中挽救出来：我决不能认为我的生命受到了什么人的忽视，便失去了它的价值。我生命的全部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购买我那个狭小的家庭世界；这笔大买卖的成功或失败，并不完全靠着我在换取个人快乐和悲伤的交易上的盈亏来决定。

时候已经到了，我必须把我堆在毗玛拉身上的理想的装饰品全部剥掉。我当初沉湎在这种偶像崇拜之中，完全是我自己的懦弱。我太贪心了。我把毗玛拉创造成一个天使，以求夸大我自己的享受。可是毗玛拉是毗玛拉。希望她为了我的快乐而十足扮成一个天使，简直是痴心妄想。造物主并没有义务，为了我侈求假想的完美，便把天使来供给我。

我必须承认，我不过是毗玛拉一生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她的性格也许只能同山谛普那样的人真正结合。同时，我也决不能假意谦虚，把我的失败认为是应得的。山谛普确实有些动人的地方，我本身也曾经受过迷惑；可是，我感觉到，他决不是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人。如果胜利的花冠今天落在他头上，却忽略了我，那么，这位送花冠的人一定会受到批判。

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夸耀我自己的意思。必然的趋势已经把我逼到了一个关口：我为了避免叫自己整个儿毁灭，不得不去认识我所真正拥有的价值。但愿经过了痛苦所给与的可怕的经验，我可以获得解脱的愉快，——从自我猜疑中解脱出来。

我已经分辨得出哪些是我真正有的好处，哪些是我虚妄地以为是我所具有的。盈亏的账目计算清楚以后，余下的便是我自己，——不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狼狈的我，也不是一个求医服药的病痛的我，而是一个经过了最大的苦恼、死里逃生的灵魂。

不多一会以前，我的老师走过我的屋子，他抚着我的肩膀说："上床去睡吧，尼基尔，夜已深了。"

事实上，我近来简直不愿意上床去，一定要等到老晚，——等到毗玛拉睡着了以后。白天我们也会面，甚至也交谈，可是两个人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叫我讲些什么呢？——我的心身都感到非常惭愧。

"先生，你怎么还没有安歇呢？"我反过来问他。我那位老师微微一笑，他一边离开我，一边说："我的睡眠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清醒的年龄了。"

当时我写到此地，正想站起身来上床去，只见面前的窗口外边，那密层层的七月的云幕，忽然掀开了一条缝，一颗很大的星在里面闪着光。它似乎对我说："良辰易逝，美景难常，我——一盏新婚之夜永不熄灭的灯火，却始终在这儿。"

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一个思想：我的"永久的爱人"，经过了千年万载，一眼不眨地在物质世界的面纱后面，等待着我呢。我在几度的人生中，在许多的镜子里，看到过她的身影，——在破碎的镜子里，在歪斜的镜子里，在尘垢的镜子里。我每次想一个人独占那面镜子，把它关进我的箱子，那个身影便不见了。可是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要那面镜子有什么用呢？就是那个身影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心爱的人儿呀，你的美容永远不会消逝，每天破晓的时候，你总为了我在你前额上画一个新鲜的朱红印记！

“这是多么幼稚的、自己骗自己的好听话，”有个魔鬼在他幽暗的角落里揶揄我，——“全是些哄小孩的傻话！”

说得也许对。可是千千万万的小孩，发出了千千万万的啼哭声，总该想个法子叫他们静下来才是。这个广大的人群当真能让一句谎话哄得静下来吗？不，我的“永久的爱人”决不会欺骗我，因为她是真的！

她是真的；所以我看到了她，而且将来时常会看见她，——即使是在错误中间，即使泪水在我眼前起着重雾。我在人生市场的人丛中，看见了她，又失掉了她，重又找到了她；当我有一天跳出了生命的圈子，我会再一次地找到她。

啊，残酷的人儿呀，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如果我根据了你遗在地上的脚印，或是留在空中的发香，找不到你，那么，不要使我因此无休无止地哭泣。那颗掀开了面纱的星星叫我不要害怕。凡是永恒的东西，一定始终在那儿。

现在让我去看看毗玛拉吧。她一定摊手摊脚地躺在床上，在人生中挣扎得四肢无力了，睡得很香了。我决不去惊醒她，只要在她的前额上留一个吻，——这将是我虔心供奉的鲜花。我相信我死了以后，能把一切忘掉，——一切我的错误，一切我的痛苦，——可是这一个吻，却要在记忆中，留下一丝儿颤动；因为那些再生转世的吻所织成的一顶花冠，将要去加在“永久心爱的人儿”的头上。

守夜的锣声报出了深夜二时，我的嫂子走进我房间里来。

"你在干些什么，好兄弟？"她高声说。"快上床去，别这样心里不快活。我不忍看到你脸上那种痛苦的阴影。"她眼眶里渐渐地装满了泪水，她说了这几句劝我的话，它们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弯下身来向她行了个触脚礼，接着便上床去睡了。

毗玛拉的故事

7

我起初一点儿不疑心，一点儿不害怕；我只觉得我是献身给我的国家了。这种全心全意的呈献里面，竟有着如此巨大的愉快。我已经切切实实地懂得了，为什么人们能在彻底的自我牺牲中，获得无上的喜悦。

想起来，我这种的疯狂也许会自自然然地逐渐终止。可是山谛普先生偏偏不肯放松，硬要把他自己显露给我看。他说话的声调，亲热得好象抚摩一般；每次对你看的时候，那种目光又象是跪在地上向你恳求。再说，在这一切里面，还燃烧着一种情欲，狂暴得好象要把我连根拔起，又抓住了我的头发，拖曳着我一路走去。

我决不会在真理前退缩。这种崩天裂地的欲望，朝朝暮暮吸引着我。看来它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竟使我十分痛苦。这看上去多么可耻、多么可怕、可又多么可爱！加之我那不可遏止的好奇心，更似乎没有一点儿限制。他的为人，我简直一点不知道；他也绝对不能牢牢靠靠地变成我的人：可是他那青春的活力，旺盛地燃烧着，伸出了千百条的火舌——啊，他那沸腾着的

热情，真是神秘得广大无边、惊心动魄！

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种崇拜的感觉，可是不久便逐渐消失。我已经不再敬重山谛普了；相反地，我有些看他不起了。然而我这只血肉制成的琵琶，上面装饰着我的感情和幻想，竟由他弹出了千古绝响。在他的指触下，我虽然感觉到畏缩，甚至对这只琵琶本身产生了厌恶，可是它依然发出了悠扬的音乐。

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心里有一样什么东西，它……叫我怎么说呢？……它使我怨恨我自己没有早死！

钱特拉那德先生，他要是有空闲的时候，总来看我。他有一种力量，能把我的心灵提到一个高度，在那儿，我一下子可以看到我生活的界线向四面八方扩张，从而领会到那些我所认为是我的范围的界线，无非是存在于我脑子里的想象。

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我当真要求解放吗？啊，让我在家庭里忍受痛苦吧，让我将来萎缩成一根黑炭吧；可是别让我初恋时的心情离开我！——我似乎这样祈祷着。

我结婚以前，时常看见我的一位姐夫——他嗜酒若狂，现在已经死了，——在发着酒疯的时候，殴打他的妻子，过后又大哭大叫地表示忏悔，赌神罚咒说从此不再碰酒，谁知就在那同一天的黄昏，他却又坐在那儿喝个不停了，——这引起了我满怀的憎恨。可是我目前的沉醉更来得可怕。饮料又不必到外面去买，也不必打瓶子里去倒；它就在我的血管里产生，我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这种现象是不是要继续下去，一直到我死了为止呢？我不时跳起身来对我自己看着，心想我的生活也许是一场噩梦，可能会连同一切的假象突然消逝。它简直越来越不近情理了。它同过去丝毫没有联系。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怎样会变到这步

田地，我实在搞不明白。

有一天，我的嫂子冷笑了一声对我说："我们这位二太太多么殷勤好客！她的客人寸步也不肯移动了。我们先前也有过好多客人；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慷慨的款待，——我们忙着侍候自己的丈夫还来不及呢。可怜的尼基尔生性太维新了，活该要受罪。他要是想在家里久住的话，他该来做客人。看来他现在应当请出去了……啊，你这个小魔鬼，你的眼睛始终就不看一看他那痛苦的脸吗？"

她的嘲讽完全不能打动我；因为我知道这些女人没有头脑来了解我所崇拜的事业的性质。我当时沉浸在那种牺牲的欢乐中间，全身好比披上了刀枪不入的盔甲，这类剑锋和矛头丝毫也不能伤害我，丝毫也不能羞辱我。

8

有一个时期，一切关于国家事业的话不再提起了。我们的谈话全是讲些现代的性问题，以及各种各样别的事情，难得也谈谈诗，古代毗湿奴教派的诗和近代的英国诗，配合着流畅的低声吟哦；我一生从没有听到过这种低沉雄壮的嗓子，我觉得这是真正男性的声调，表现着力量的声调。

到了现在，已经用不到再装腔作势了。山谛普先生为什么拖延着不走，我为什么不时要跟他密谈，根本不必再去想出什么理由来哄自己了。我恨透了我自己，恨透了我的嫂子，恨透了这世界上的一切；我赌咒决不再到外面那间屋子里去，死也不去。

整整两天，我一步不出房门。于是我第一次发现我已经陷得多么深了。我的生活变得一点儿没有滋味。我无论吃什么东西，总是恨不得马上叫人拿走。我感觉到我在等候着，——从头

顶到脚尖，——等候着一样什么东西，一个什么人；我的血液里不断地震荡着一种盼望的声响。

我竭力找些额外的工作来排遣自己。卧房的地板本来就十分干净，可是我硬要他们当着我的面重新揩抹一下。玻璃橱里的东西本来就摆得相当整齐，我却把它们全部拿了出来，又换个样子把它们排列好。那天下午，我连梳头的工夫都没有；匆匆忙忙挽了个髻，又四处去找麻烦，到贮藏室里去闹别扭。贮藏室里的东西似乎短少了，近来一定有人手脚不干净，可是我提不起勇气专找一个人来查问，——会不会有人转这个念头："这些日子里，你的眼睛在哪儿？"

总而言之，我那天就象有鬼附在身上。第二天我想看看书。我简直不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不知不觉间我却已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书，走到通达外房的过道里，站在一个窗子边上，眼睛看着院子对面一排房间前面的那个阳台。这些房间，其中有一间，我觉得已经搬到了河的对岸，又没有渡船可以过去。我觉得我好象是两天前的我所变成的一个鬼，阴魂不散地站在那儿，又不真是在那儿，永远呆呆地朝外望着。

我站在那儿，只见山谛普打他房里走到阳台上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我看得出他心头非常烦躁。面前的院子、栏杆，好象都惹他生气。他狠命拿报纸一甩，似乎要把手边的空间劈成两半。

我感觉到我赌的咒已经快要靠不住了。我正想对着起坐间走去，却看见我的嫂子站在我背后。"啊，天哪，这真是妙极了！"她一面嘴里这样叫着，一面慢吞吞地荡了过去。我不能再到外面的屋子里去了。

第三天早晨，我的侍女走来唤我，"太太，时候不早了，外边

来要伙食了。"我把钥匙扔给她，对她说："叫哈利玛蒂去取好了。"我说了又坐在窗边，继续刺绣英国花样。

接着，一个男仆送来了一封信。"山谛普先生叫送来的，"他说。这真是泼天的大胆！那送信的会怎么样想呢？我撕开信封的时候，心头起了一阵震动。信上没有称呼，单单这几个字："有紧要事——与'事业'有关。山谛普。"

我连忙把绣花扔掉，立刻站起身来，对着镜子撩了撩头发。我依旧穿着身上那件纱丽，只是换了一件外衫，——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外衫。

我必须经过一个阳台，我的嫂子每天早晨总坐在那儿切槟榔。我决计不显出局促的样子。

"哪儿去呀，二太太？"她高声问。

"到外面起坐间去。"

"这样早！看日戏吗，嗯？"

我一路往前走，不再去回答她。她在我背后哼着一支轻薄的小调。

9

我正要走进起坐间的时候，只见山谛普背向着房门，专心一意地在看着一本英国学院的名画目录。他十分相信他自己是一位艺术方面的专家。

有一天，我的丈夫对他说："万一画画的人也需要有一个教师，只要有了你就尽够尽够了。"我的丈夫一向不喜欢冷言冷语，可是近来变了个样子，他更是丝毫不肯放松山谛普。

"你怎么会想到画画的人不需要有教师呢？"山谛普向他反攻。

“艺术是一种创造，”我的丈夫回答。“所以我们只要接受艺术家的作品中所给我们的艺术指导，就该虚心诚意地满足了。”

山谛普讪笑他这种谦虚的论调，又说：“你竟以为温驯是一种资本，你越是去运用它，便越可以增加你的财富。我可绝对相信，那些没有傲气的人，完全象是不在泥土里生根的水面浮萍。”

他们这样谈论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我切心盼望我的丈夫能获得胜利，让山谛普的骄傲可以受些挫折。可是，另一方面，山谛普那种狂妄的骄傲又偏偏将我迷惑住了。它如同一颗宝贵的钻石，一点不懂难为情，当着太阳的脸，炫耀自己的光彩。

我走进屋子。我知道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山谛普可以听得出我的脚声，可是他装做没听见，眼睛尽对着书看。

我最怕听他谈艺术，因为他讲到的那些画，和他说出来的那些话，我听了真不好意思，还得拚命做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样子，来掩盖我良心上的谴责。所以，我几乎想要退出房去，可是山谛普长叹一声，抬起头来，眼睛看到我的时候又装作被我吓了一跳。“啊，你来了！”他说。

他的说话里面，他的声调里面，他的眼睛里面，都含着有无穷无尽的怨意，似乎他既然收服了我，我哪怕只有两三天不来见他，也就犯下了天大的罪过。我明知道这种态度对我是一种侮辱，可是，咳，我却没有力量来表示气愤。

我没有答话。虽然眼睛望着别处，我却感觉得到山谛普的忧郁的目光始终盯住在我脸上，不容我不理会。我但愿他能开一声口，好让我借他的说话来掩饰我当时的心情。我说不出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可是到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有什么事，”我[illegible]你要跟我讲？”

山谛普又装出了一副诧异的神气对我说："一定要有什么事吗？光是朋友的情分就有罪吗？啊，蜂王，想不到你竟然把人世间最伟大的东西看得如此渺小！是不是我这一片崇拜你的苦心，该象野狗一样关在门外呢？"

我的心坎里又有了一阵震动。我感觉得到那最后的关头快要来了，想推也推不开了。欢乐和恐惧必须决一个胜负。我不晓得我的肩膀够不够宽大，受不受得起这种惊慌，或是会一下子摔下台来，倒栽在泥土里。

我浑身打着哆嗦。用力叫自己定一定神，重又说道："你说有什么跟'事业'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丢开了手边的工作来的。"

"这正是我要解释给你听的事情，"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不知道我是来崇拜你的吗？我没有对你说过我把我们国家的'沙克帝'体现在你身上吗？一个国家的地理并不是全部的真理。没有一个人肯为了一张地图去牺牲他的生命！只有当你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方才体会到我的国家多么可爱。你亲手为我涂抹了香油，我便会知道我已经获得了我的国家的认可；我把它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万一在斗争中打下马来，我决不会倒在地图上画出来的那种土地上面，而是倒在一幅铺展开来的可爱的裙子上面——你可知道是什么样的裙子？——就象你那天穿的一件血红滚边的、赤土色的纱丽。我今生今世还会把它忘掉吗？它给生命带来活力；它给死带来欢乐！"

山谛普一边讲着，眼睛里好象着了火：究竟是崇拜之火，还是情欲之火，我可不知道。这使我想起了我初次听他讲话那一天的情景，当时我简直确不定他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团熊熊的火焰。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这时候猛火正向你扑来，闪着剑光，发

着狂笑，把虚文俗套一古脑儿毁掉，你也没法再用什么礼貌来当盾牌了。我深怕他会忘记了自己的身分，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因为他象火舌头一般地在颤抖，他的眼睛对着我喷出一阵阵灼人的火花。

“你是不是永远打定了主意，”他隔了一忽，高声嚷道，“把你家常的琐事当作天神吗？你不知道我们的生死都操在你手里吗？是不是要把你这种力量永远埋没在内室里？别再假痴假呆了，我求你；别再怕人家闲话了。今天就跳进外面世界的自由空气里去吧。”

山谛普恳求起来，当他把他对国家的崇拜和他对我的崇拜微妙地缠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血就会欢喜跳跃，我的防线也便动摇了。他那些关于艺术和两性问题的谈话，他那些区别真实和虚伪的议论，无非要先塞住了我的口，叫我说不出什么刻薄的话来回答他。可是现在又让他讲得气焰万丈，我先前那种嫌恶的心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觉到我身为光荣的女性，当真已变成了一个女神。为什么灿烂的光彩不该在我额头上闪耀？我又为什么说不出一句话，发不出一丝儿声音，给我的国家作为它受戒时的神咒？

突然间，我的侍女，吉玛，披头散发地冲进房来。“给我工钱让我走吧，”她尖声叫喊。“我一生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后半句让她的哭声给淹没了。

“怎么回事？”

大概是大太太的侍女泰谷，无缘无故把她恶毒地辱骂了一顿。她气得不成样子，如果单单说我等一会儿就去查问，那可无论如何不能叫她安静下来。

“女性”的莲池底下那些日常生活的脏东西，浮到水面上来

了。我不愿让山谛普看得太仔细，于是急忙赶回里房去。

10

我的嫂子一心一意在搞她的槟榔，嘴角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气，好象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她依旧在哼着那个小调。

“为什么你的泰谷要辱骂可怜的吉玛?”我气呼呼地说。

“真的吗？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一定把她撵出去。她不该把你的早晨这样糟蹋掉！至于吉玛，她又怎么一点儿规矩都不懂，你有客人在那儿，她还会去打扰你？好吧，二太太，这种家庭里的小争吵，你不用再自己操心了。一切交给我，你回到你的朋友那儿去吧。”

我们心灵的篷帆里的风势，转起向来多么快呀！依照大户人家的闺范，到外面去会见山谛普，是一件非常越轨的举动，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只得直奔我自己的房里。我知道这完全是我嫂子的作为，她特意怂恿她的侍女来耍这套把戏。可是我自己站得太不稳了，不敢回手。

说起来，我前几天就发现，我要我丈夫停歇男仆南古的那一股傲气已经支持不下去了。那天大太太跑来说：“这全是我的不是，好兄弟。我们都是些过时的人物，我不挺喜欢你们那位山谛普先生的行为，所以我只是吩咐那个看守的……可是我怎么知道会得罪了我们的二太太呢？——我还以为不乐意的该是另外一个人！我真是糊涂得不堪设想！”我听了忽然感到一阵子羞愧。

我们从国家的事业的高度看下来非常光彩的事，从下面看上去却会显得十分肮脏。我先是恼怒，后来便产生了厌恶。

我把自己关在房里，靠了窗子坐着，心想一个人只要能配合环境，生活就可以多么舒服。大太太坐在阳台上切槟榔，这是多么简单。我那个日常工作中的名正言顺的位置，现在跟我又是多么疏远。这样下去，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呢？我会不会终于在昏迷中清醒过来，把一切全忘记干净呢？我会不会越陷越深，今生今世永没有脱身的日子呢？我怎么竟然会放走了我的好运，把我的生命糟蹋得这等模样呢？我这卧房四面的墙壁，它们从我九岁来做新娘起就一直陪伴着我，现在都愁眉苦脸地朝我望着呢。

当年我丈夫考过了硕士考试，回到家来，带给我一盆兰花，那是海外一个遥远的国家的出产。疏疏落落的小叶子底下，开出了成串的花朵，看上去好象是打"美丽"的瓶子里倾倒出来的。我们两个人，一同决定把它悬挂在这儿的窗子上面。它只开了一次花，可是我们始终希望它重新开放。说来奇怪，这许多年我一直替它浇水，已经成了习惯，它到现在还是青青的。

四年前，我给我丈夫的一张照片配了个象牙框子，放在那边的壁龛里。我现在眼睛看到那个地方，便抬不起头来。直到上星期为止，我每天早晨洗澡以后，总插些鲜花在那儿来表示我崇拜的心意。我的丈夫时常因此申斥我。

"这真使我惭愧；我根本不配你这样的抬举。"他有一天说。

"胡扯！"

"我非但惭愧，而且妒忌！"

"亏你讲得出。请问你妒忌谁？"

"那个'假我'。这不过说明我太渺小，配不上你，你需要一个伟大高贵得可以使你敬服的非常人物，因此你只得替你自己制造出另外一个'我'，来安慰你自己。"

“这种话只会使我气恼，”我说。

“跟我气恼又有什么用呢？”他回答。“你只能怪你自己的命运，它蒙住了你的眼睛，不由你选择便捡到个我。所以你竭力要使我变成个卓越的人物来弥补你的缺憾。”

这种说法，我听了非常难过，眼泪也就忍不住流了出来。我现在一想到当时的情景，便不敢再抬起头来对那壁龛里面看。

要知道，我的首饰箱里，现在放着另外一张照片。那天收拾起坐间的时候，我把那个装着山谛普和我丈夫的照片的双人镜框带了出来。这张照片，我不用鲜花来供养，可是一直把它隐藏在我的珍珠宝石底下。因为我保守着秘密，所以它有了更大的魅力。我不时关紧了房门对它看。晚上，我开了灯，坐在那儿，拿着它看个不停。每晚我总想凑着灯火把它烧掉，从此不再放在心上；可是每晚我总叹了口气，重又把它塞进我的珠子和钻石中间。

咳，可怜的女人！有多少的爱缠绕在这里面每一颗的珍珠上呀！啊，我为什么不死掉呢？

山谛普说得我十分相信，女人的性格里面从来没有犹豫的成分。对于她，没有什么叫作左，也没有什么叫作右，——她只懂得往前走。山谛普口口声声说，当我们国家的女人清醒过来的时候，她们一定会声音里充满了信心，叫嚷着：“我要！”

“我要！”这是一切创造的原始力量。山谛普有一天这样说了一句，又继续道：它没有什么真言教义来指导，只是自己变成了火，化作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它的心偏得可怕。因为它渴求着“男人”，它便在几百万年中，残忍地牺牲了几百万只野兽，来完成这个欲望。那个可怕的力量“我要”在女人身上生了根，因此一般胆小的男人们，便用尽他们一切的力量，筑起了土制的堤

坝，来阻挡这种原始的狂澜。他们单怕它一路笑着、跳着，会把他们瓜田里的篱笆和农具全部冲毁。每一个时代的男人们，都自己恭维自己，说他们已经顺着自己的心意，把这种力量包围起来了；可是这个力量却一天天在积聚、一天天在高涨。现在象湖水一般又深又静，可是它的压力逐渐地会增加；那些堤坝都会抵挡不住；那个力量，经过了长久的沉默，会冲上前去大声吼叫着：“我要！”

山谛普这些话，听得我心头好象打着战鼓。我脑子里种种的矛盾被它们说得不好意思作声了。我何必管人家怎样议论我？我卧房里的兰花和壁龛根本有什么价值？它们又有什么权力来小看我、羞辱我？原始的创造的火在我身体里燃烧了。

我真想把那盆兰花抓了过来，扔出窗口；把壁龛里的那张照片拿掉，把我心中咆哮着的不知羞耻的毁灭精神赤裸裸地显露出来。我已经举起胳臂，快要动手，可是胸口忽然发生一阵剧痛，泪水渐渐地涌满了眼眶。我扑倒在地，一边哭，一边说：“这样下去，将来会有个什么结果，会有个什么结果？”

山谛普的故事

4

当我阅读这几页我的生活的故事的时候，我严肃地问我自己：这便是山谛普吗？我是用一个个字儿缀成的吗？我不过是一册外面涂了一层血和肉的书本吗？

地球不象月亮那样是一个死的东西。她会呼吸。她的河流和海洋透出许多热气，把她裹缠起来。她还穿了一件用她自己

飞散在空中的灰尘所制成的斗篷。一个置身在地球外边观望的人，只能见到这些热气和灰尘所闪耀出来的一种光；一块块大陆的痕迹却看不大清楚。

人同地球一样是活的。同样地，他也一直笼罩在他所吐出来的思想的烟雾中间。他的陆地和水流始终隐藏着，看上去他完全是光和影所制成的。

在我这个生活的故事里，我看来就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星球一般，展示着一幅理想世界的图形。我不仅是我所要的东西，我所想的东西，——我也是我所不爱的东西，我所不愿成为的东西。我的创造，在我诞生前已经开始了。我无权选择我的环境，因此我必须尽量利用那些来到我手里的材料。

我的人生哲学使我确定：伟大的人是残酷的。只有平凡的人才应当公道，——伟大的人用不到公道。地球的外表是平坦的。火山在它上面露出了炽烈的头角，建立了自己崇高的地位，——对待障碍物不需要正义，对待自己才需要正义。一个人要成为百万富翁，一个国家要去征服天下，全靠这两种力量：极端的不义和真正的残酷。

那便是我要宣扬"不义"这个伟大的教义的原因。"不义"是一种火，它必须不断地焚毁一些东西，免得自己变成灰烬。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到了不能贯彻"不义"的时候，它便被人扔进垃圾桶里。

可是这不过是我的思想，——这不能完全代表我自己。这身盔甲上有一个裂缝，隐约看得见里面有一种多愁善感的东西。因为，正象我所说的，我来到这一个存在的阶段之前，大部分的我，早已创造完工了。

我时时刻刻试探我那些门徒的残酷功夫。有一天，我们出外

去野餐。一只羊在近边吃草。我问他们："你们里面，有谁能拿了这把刀，在那只羊身上，活生生去割一条腿来给我？"他们大家踌躇不决的时候，我自己走去干了。他们目击这种情形，有一个竟然昏厥过去。他们看我完全声色不动，于是大家都来向我行触脚礼，一致认为我超乎人类的一切弱点之上。那便是说，他们当时所见的不过是那团笼罩着我的烟雾：我的思想。他们根本看不到我的内心，——全是那位命运之神想入非非，竟把它造得又是温柔、又是仁慈。

我的生活的现阶段，全部兴趣都环绕着毗玛拉和尼基尔；兴趣一天天滋长着，可是多半还隐藏在我心里。这种折磨我的思想的病症，正在改造着我的内在生命：幸亏有一大部分依旧没有受到它的影响；因此我的外表生活跟我的内在企图中间存在着一些矛盾，我用尽了心思去把它掩藏，甚至不让我自己看出来；否则它非但会毁坏我的计划，而且会毁坏我的生命。

人生是捉摸不定的，——一大堆的矛盾。我们这些男人，根据了我们的思想，拚命用着一种特殊的模子，将它制造成一个特殊的形式——一种成功的典型。世界上所有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美国那些百万富翁，都把他们自己铸成利剑或是金币，使自己有了一个显明的形象：这便是他们成功的渊源。

尼基尔和我之间的主要矛盾是：虽然我说"了解你自己"，尼基尔也说"了解你自己"，可是依照他的见解，所谓"了解"却等于是"不了解"。

"争取你所说的那种成功，"尼基尔曾经反驳我说，"是用灵魂去交换来的成功：可是灵魂比成功更来得重要。"

我只是回答了他一声："你的话太空洞。"

"那我可没有办法，"尼基尔答道。"一架机器可以看得十分

清楚，但是人生却完全不同。你如果为了要看得清楚，竟把人生当作是一架机器，那么，你必须明白，清楚并不就能代表真理。灵魂不象成功一样清楚，因此，你如果到成功中去寻求，你只会丧失你的灵魂。”

“那么，这个神奇的灵魂，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在它了解它自己的那个超乎成功之上的大无限中。”

“可是这跟我们要为国家所做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完全相同。如果我们的国家把它自己作为最后的目的，那么，它也得用灵魂去换取成功。只有当它认识到那个‘最最伟大的东西’比一切东西都要伟大的时候，它才可能错过了成功，却获得了它的灵魂。”

“历史上有没有实例？”

“人是这般地伟大，他非但能厌恶成功，也能厌恶实例。实例也许不容易找到，正如花子里面找不到花朵的实例。可是花子里面却包含着花朵的热切的心思。”

我并不是当真不了解尼基尔的观点；我的危险也就在这儿。我是在印度诞生的，我的血液里活跃着它的精神的毒素。尽管我大声说走上自我克制的道路是一种疯狂，我自己却也难以完全避免它的影响。

我们的国家里，目前正好发生着同样怪异的现象。我们必须有我们的宗教，也必须有我们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薄伽梵歌》，也必须有我们的“班地—玛太拉姆”。结果是双方都受到损失。这正象是把英国的军乐队跟我们印度的祭神的洞箫放在一起演奏。我一定要把消灭这种混乱的状态当作我人生最大的目的。

我要宣扬的是西方的军队方式，不是印度的军队方式。大自

然母亲把炽烈的情感给我们当作人生战场上的旌旗，我们从此不必再为了我们炽烈的情感的旗帜而感到惭愧。它是美丽的，又是纯洁的，——纯洁得象污泥中长出来的莲花一般。它自己会从肮脏里面超升，用不到皮尔肥皂①替它洗涤。

5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为了一个问题感到烦恼。我为什么把毗玛拉和我的生活纠缠在一起呢？我是不是象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木材，碰到什么东西就要拦住呢？

我并不是因为毗玛拉变成了我的欲望的对象，假装不好意思。这是非常明显的，她多么需要我；所以我把她看作名正言顺是我的了。水果挂在枝干上，但是枝干并不因此便可以永远占有它。成熟的水果早晚会脱离那根快要抓它不住的枝干。它所有的甜味都是为了我积聚的；它要把自己整个儿呈献到我手中，这是它存在的原因；这是它的本性，它的真义。所以我必须把它摘下来，我决不能辜负它的好意。

可是恼人的是，我让自己给绊住了。我不是生到世界上来统治人的吗？——跨着我那头善良的坐骑，也便是一般群众，随着我自己的心意要到哪儿便到哪儿；缰绳在我的手中，目的地只有我自己知道，而路上有什么荆棘、泥潭，都由它去承受，不是这样吗？这头坐骑现在门口等待着我，乱踢乱咬，满空中全是它嘶叫的声音。可是我怎么了，我在搞些什么，竟让黄金的机会一天天在我面前溜过？

我常想我好比是一阵暴风雨，——我所折断的花朵，散满了

① Pears soap，是老牌的英国肥皂。

一地，它们决不会阻碍我前进。可是我却绕着一朵花在那儿打转，象只蜜蜂，——不象暴风雨。所以，我说，男人用思想替自己粉饰的颜色是非常浮浅的。他的骨子里始终是平凡的。如果有什么人能直看到我心里，他要是为我写篇传记，他准会把我描绘得跟那个土老头儿潘丘，甚至尼基尔，一模一样。

昨天晚上，我翻阅我的旧日记……当时我才毕业，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哲学。就在这样早的时期，我已经抱定决心不去追求幻象，无论是我自己或是别人所想象出来的东西；我要在现实的坚固的基础上建筑我的人生。可是后来事实上怎么样呢？坚固不坚固呢？实际的情况倒象是一个网，虽然左一条丝，右一根线，可是到处全是漏洞。尽我如何奋斗，总是克服不了它们。我正好自己庆幸找到了一个线索，却又在这儿陷进了一个洞里！我现在做事时常要后悔了。

“我要它；它在这儿；我就拿它。”——这是一种干净爽快的做法。那些有精力有勇气采取这种路线的人，到头来必然会胜利。可是上天决不让他们在这条路上平平安安地走过去，因此派遣了一个名叫“同情”的女妖，下凡来搅乱行路人的心思；用她的眼泪制成了迷雾来模糊他的视线。

我看得出，可怜的毗玛拉正象跌入罗网的小鹿一般在挣扎。她的眼睛里显露出何等惊惶、凄惨的神气！她为了想挣脱身上的羁绊，弄得皮破血流。一个真正的猎人，看到这种情况，当然心里会得意。我也很快活，可是我的心肠却同时软了下来；因此我一再拖延，站在陷阱边上踌躇着，一时不忍将绳子抽紧。

有几次，我真想跳到她跟前，握紧了她的手，把她拥在怀里，她决不会拒绝。我如果当真这样做了，她也绝对不会说一句话。她感觉得到危机就在眼前，一刹那间便会使整个世界的意义全

部改变。她站在那个深不可测的洞口，可是一切又全在她的意料之中，她的靥儿变了颜色，她的眼睛里闪射出狂欢的光芒。这一刹那的时间，如果来到，一个无限的将来便会形成。我们的命运，屏住了呼吸，等待着。

可是我却把这一刹那的时间给放过了。我并没有毅然决然地使出一股劲道，把那个几乎是确定的局面推进到绝对稳固的境界。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我的本性里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它们竟然公开地在我前进的道上起着一种障碍的作用。

那个我认为是《罗摩衍那》中真正的英雄罗婆那，也便是这般地遭到不幸的。他并不直接将悉多带进后宫，却把她安置在他的无忧园中，静待她自己回心转意。他的伟大的性格里，竟然有了这样一个软弱的地方，整个劫夺美人的行动便被它糟蹋了。这种怜悯的心肠又使他忽略和宽容了他那个叛逆的兄弟，结果送掉了他自己的性命。

人生悲惨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什么阴暗的角落里一个小毛病，结果整个屋子都让它害得倒塌了。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一个人并不认识他自己真正的面目。

6

还有那个尼基尔，尽他怎样古怪，怎样可笑，我总忘记不了他是我的朋友。他的意见，我起初完全不放在心上，近来却开始使我感到惭愧和难受了。因此我竭力象从前那样跟他热烈讨论和争辩，可是讲话的声调不象是真的。有时候，我甚至委曲求全地装做和他同意。可是这种虚情假意不合我的本性，也不合尼基尔的本性。在这一点上，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倒是相同的。为了这个原因，最近但愿不要碰见他；在他面前，我竟

然会感到局促不安。

这些全是懦弱的表现。你只要承认有错误的可能，错误便顿时变成了现实，那时候尽你怎样想把那个念头丢开，它却总是扼住了你的喉咙不放。我希望能老老实实对尼基尔说，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发生了的事情，——伟大的现实，——既然是真理，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容许它来妨害我们两人的深切的友谊。

我决不否认，我的心肠当真变得软弱了。当初博得毗玛拉欢心的并不是这种软弱的心肠；她的羽翼是在我那种毫不犹豫的大丈夫的气焰中烧毁的。每次当它的光芒被乌烟遮蔽的时候，她便也心慌意乱起来，向后退缩了。感情上于是起了一种激变，她恨不得把她套在我颈项上的花环拿回去，可是她没有办法；因此她只得闭上了眼睛，不看它。

话虽如此，我可决不改变我自己划定的路线。我绝对不能放弃国家的事业，特别是在目前这个时候。我只消把毗玛拉和我的国家合成一体。狂暴的西风已经吹掉了良心上的国家的幕布，它现在又要吹掉毗玛拉的贞节的面幕，她的脸露了出来，她便不再会感到羞耻。那条大船会载着那群人左摇右摆地渡过汪洋，上面扯着“班地—玛太拉姆”的旗号，它将是我力量的摇篮，也将是我爱情的摇篮。

毗玛拉将看到这一幅庄严的解放的景象。一切的束缚便会从她身上脱落下来；她不会感到羞耻，她甚至不会觉察到有这一回事。经过了这种破坏力的迷惑，她将毫不踌躇地变得残酷。我在毗玛拉的性格中看到过那种残酷，那种天赋的生存力量，——正是这种残酷，用着无情的威力，使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美丽。

只要女人能从男人所加在她们身上的人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我们便能在人世间看到那位没有羞耻心和怜悯心的女神迦

利① 的活的形象。我是一个迦利的崇拜者，有一天我要把毗玛拉安置在她的“毁灭”的祭坛上，向她顶礼膜拜。让我好好地作准备吧。

我们两个人已经没有退却的道路了。我们将互相掠夺；互相憎恨；可是永远不再会自由。

第五章

尼基尔的故事

4

八月的浪潮使每样东西的脸上都起着涟漪，心上都漾着微波。幼嫩的稻秧发出一种婴儿的小胳膊似的光亮。潮水已经冲进了我们宅子隔壁的那个花园。晨曦好比青天心坎里的爱情，毫不吝惜地遍洒在地面上……我为什么唱不出歌呢？远远的河流里的水，亮晶晶地闪耀着；树叶上也闪着光；稻田一阵阵地颤动，散满了点点的黄金；在这个“秋天交响曲”里，只有我一个人发不出一点点声音。大宇宙的阳光射在我心上，可是丝毫没有反应。

当我看出自己的情感缺乏表现的能力，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我的东西会被人家夺去。谁能朝朝暮暮面对着我这样的人，心里不想变动呢？毗玛拉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因此在这九年的婚后生活中，她从没有使我感到陈旧。

① 即杜尔伽女神。

我的生命只是一个哑口的深潭，里面没有喃喃私语的涓流。我只能让别人来拨动我；我不能去拨动别人。所以同我住在一起，简直象是绝食。我今天看得很清楚，毗玛拉为了一种缺少伴侣的饥荒，一天天在那儿憔悴下去了。

那么，我应当怪谁呢？我只能象毗陀耶波底① 一般地悲叹：

八月到了，天上倾倒下热情之雨；
　　咳，我的“屋子”是空空的。

我的“屋子”，我现在明白，在当初建筑的时候就准备让它空着，因为它的门户是不能开启的。可是我到现在方才知道，那位家神一直坐在外边。我过去一片痴心，满以为她已经接受了我的祭品，决定降赐恩典来报答我。谁晓得，咳，我的“屋子”一直是空空的。

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总乘着自备的游艇，到沙玛尔达湖上去玩耍。我常对毗玛拉说，歌曲里的重复句一定要唱了再唱。这种重复的歌词最初是在大自然中出现的：满载雨水的风，掠过那起着涟漪的溪流；青青的土地，蒙上了阴暗的面纱，仔细倾听着流水讲话。开天辟地的时候，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在那儿相会，——不是在墙内。所以我们俩一定要回到大自然中去，至少每年一次，让我们对着心心相印的最初的纯洁的乐声，把我们的爱情重新配合一下。

我们结婚的头两个周年纪念，我是在加尔各答度过的，因为我在那儿参加学位考试。从下一年起，我们便在盛开的水莲花中间庆祝我们的结合，一连七年没有间断过。现在我的生命的

① Vidyapati，十四世纪的印度大诗人。

第二节八行诗要开始了。

同样的八月，今年又来到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装做不看见。毗玛拉记得不记得呢？我不知道。她没有提起过。我周围的一切都默不作声。

八月到了，天上倾倒下热情之雨；

咳，我的“屋子”是空空的。

那种由于情人的别离而变成空空的屋子，它的空虚中间依然留存着美妙的乐声。可是那种由于两个人的心分裂而变成空虚的屋子，实在沉寂得骇人。甚至痛楚的呼号在那儿也并不合适。

我这种痛楚的呼号必须静止下来。我心头的疙瘩一天不解开，毗玛拉便一天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我必须完全让她自由，否则我决不能在不真实中获得我自己的自由……

我想我对于有一件事情是差不多已经完全领悟了。人们煽旺了男女间的爱情的火焰，使它超过了合理的范围，到了现在，即使用全人类的名义，也不能叫它来服从你的控制了。人们对炽热的情感顶礼膜拜，已经使它偶像化了。可是我们在它的神龛前面，决不能再把人类当作祭品……

今天早晨，我到我卧房里去拿一本书。白天里我已经好久没上那儿去了。今天在晨光下，向四周看看，心头感到一阵剧痛。衣架上挂着一件毗玛拉的纱丽，打好了皱裥准备穿用。梳妆桌上是她的香水、梳子、发针：她那只盛放朱砂的盒子也仍旧跟这些东西在一块儿！桌子底下是她那双纤小的金绣鞋子。

这双鞋子是从前毗玛拉还反对穿鞋子的时候，我有一次打勒克瑙买了来诱惑她的。她第一次穿鞋，就是打房里走到阳台

上，也几乎羞得要死。她后来穿坏了好多双鞋，可是这一双却当作宝贝一样保存了起来。我当初给她看这双鞋子的时候，我拿她一件奇怪的举动来调侃她："上次你以为我睡着了，偷偷来向我行触脚礼，竟然被我捉住了！这双鞋是我虔诚的呈献，让我这位清醒的神道，脚上可以不染一些尘土。""你不许再讲这种话，"她抗议道，"否则我永远不穿你买的鞋！"

我这个卧房，——它有一种微妙的气氛，直穿进我心里。我从来不象今天这般地感觉到，我的饥渴的心曾经散布出多少的根须，去缠绕在每一样日常见面的东西上边。我现在明白，光是折断了那条总根，还是不能使生命完全自由。就是这些小小的鞋子，也会拖住了你不放。

我的游移不定的目光，接触到了那个壁龛。我那张照片看去跟以前一模一样，虽然散放在它周围的花朵已经干枯得变成黑色！房里一切的东西，只有这些花朵对我的招呼才仿佛具有诚意。它们依旧在这儿，只因为犯不着把它们拿掉。啊，别去管它；让我好好地接受现实吧，尽管它穿的是这种凋残、凄惨的服装；但愿有一天，我也能象我的照片一样，完全无动于中。

我站在那儿，毗玛拉在我背后走进房来。我急忙把我的眼睛从壁龛上转移到书架上，一边又吞吞吐吐地说："我来拿《爱弥尔日记》。"我何必硬要解释呢？我觉得我好象是一个做错了事的人、一个侵害人家权利的人、一个偷窥人家秘密的人。我不敢对毗玛拉的脸上看，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5

正当我发现我尽是那样在外面房里假装看书完全没有用处，找些什么工作来分分心也是白费气力，——将来的日子看来

会凝结成一个坚硬的大石块，永远重重地压在我的胸口，——邻近一位大地主的佃户潘丘，却在这时候带着满篮的椰子，走上前来向我恭恭敬敬地行礼。

“好，潘丘，”我说。“这些东西拿来干什么？”

我认识潘丘是我的老师介绍的。他穷极了，我又没法帮他的忙；所以我猜想，这笔礼物也许是要我给些赏钱，让这可怜的家伙去应付急用。我打我钱袋里掏了些钱递给他，可是他捏紧了拳头不肯接受，他说：“我不能拿你的钱，先生！”

“咦，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从头到底讲给你听，先生。有一次，我实在逼得没有办法，我就在这儿花园里偷了些椰子。我现在一天天老了，早晚会死去，所以我来还清这笔债务。”

《爱弥尔日记》那天对我一无好处。可是潘丘这几句话竟使我轻松愉快。原来人生除了男女离合，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呢。广大的世界老远老远地伸展开去，你只有站在它正中央，才能真正测量你自己的欢乐和悲伤。

潘丘十分敬爱我的老师。我很清楚他怎样勉强维持生活。他每天黎明前起身，带着一篮的蒟酱叶、烟卷、各色的纱线、小梳子、眼镜，还有村中妇女们喜爱的那种不值钱的小首饰，他涉过了水深齐膝的泥塘，去到南摩首陀罗①聚居的地方。在那儿，他拿他的货物去换米，这比卖钱可以多得些好处。他如果回来得早，就匆匆忙忙吃了些东西重新出门，到糖果店去帮着搅糖做松饼。他一回家又坐下来做贝壳的手镯耳环，辛辛苦苦一直做到半夜。这样艰苦的劳作替他自己和家里人所挣得的钱，一年倒

① 印度教低级种姓之一。

有大半年吃不到两顿饭。他吃饭的方法是用水先把肚子灌饱，主要的粮食是一种最低廉的香蕉。可是其余的日子，全家还只能每天吃一顿。

有一个时期，我想长年给他一些津贴，"可是，"我的老师说，"你的馈赠毁不掉他命中的艰苦，倒可能把他的人给毁掉。'孟加拉母亲'不是只有这一个潘丘。如果她自己的奶水干了，外面没有法子来接济。"

这些话很有意思，我决计全心全意去仔细考虑。我当天就对毗玛拉说："让我们用毕生的精力来消除我们国家这种痛苦的根源吧。"

"原来你便是我的悉达多①太子，"她笑了笑答道。"可是别让你这种感情的汹涛，结果把我一起卷走！"

"悉达多太子是单独一个人受戒的。我们可要两个人一同合作。"

这种念头，谈过就算数了。要知道，毗玛拉压根儿是一个所谓"贵族夫人"。她的娘家虽然并不富有，可是她却天生是一位"太太"。她确信那些"低微阶级"的艰难困苦，自有一种低微的尺度去衡量。当然贫乏是他们生命之中的一种经久不变的特征，可是他们并不一定把它看作是"贫乏"。他们的渺小恰好是他们的保障，正象堤岸保护着池塘；如果扩大四周的范围，反而会把污泥暴露出来。

真正的事实是：毗玛拉只不过来到了我家中，并没有走进我的生命里面。我当初把她捧得如此高，又给了她如此广大的空间，因此我一旦失去了她，我整个的生命便变得又是狭窄，又是

① 释迦牟尼在出家以前当太子时的名字。

郁闷了。我当初把一切别的东西都扔在墙脚根，留出地位来给毗玛拉，——替她装饰，帮她打扮，给她教育，又一天到晚侍候着她，忘却了人性是多么伟大、一个男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沉湎在实际生活里面，真理便看不见了，自由也得不到了。毗玛拉把实际生活看得特别重要，真理于是一直躲过了我的眼睛。所以我埋在痛苦里面，没有法子钻出来，又把自己的空虚，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去蒙在整个世界上面。在这八月的早晨，一连许多钟头，我的耳朵里尽是重复着这个句子：

八月到了，天上倾倒下热情之雨；

咳，我的"屋子"是空空的。

毗玛拉的故事

11

孟加拉人的心灵上，一下子起了个巨大的变化。那六万个娑伽罗的儿子的尸灰，火不能将它们点燃，别的水不能将它们重新凝合成有生命的肉体，现在似乎已经被恒河在上面流过了。①生气全无的孟加拉的尸灰，忽然开口说道："我来了。"

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古代的希腊有一位雕刻家，他竟然能将生命灌输进他亲手制成的人像里面。不过，即使象这类的奇迹，也得先造出了形象，然后才能赋予生命。可是这堆枯干的尸灰哪儿混合得起来呢？它们如果坚硬得象石头一样，我们倒还

① 印度神话故事，娑伽罗的六万个儿子，受到诅咒，化为灰烬，须待恒河在它们上面流过，方能恢复生命。

可以希望它们化成个什么形状，如同阿赫里耶①一般，虽然变了石头，最后终于回复为人。可是这些散漫的尸灰一定是打造物主的手指缝里漏出来的，随着风东飘西荡。它们只是堆积在一处，却始终没有团结起来。但是今天的孟加拉，这些屑碎的东西也居然成了形，而且来到我们门前，发出响雷一般的声音宣布道："我来了。"

我们怎么能不想这是一种神力呢？我们历史上的这一刹那时间，落在我们手里，似乎是哪一位喝醉了酒的神道的金冠上掉下来的一颗珍珠。过去从没有过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由自主地希望，我们一切的贫穷痛苦，只消一道符咒便可以完全消灭；对于我们，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已经不再存在着什么界线了。每一样东西都好象在对我们说："它正在来！它已经来了！"

我们因此也就相信，我们的历史用不到什么马匹来拖拉，它如同天上的神辇一般，本身自有一种力量去移动。——至少我们不必付什么工钱给那个御者；只要不断地将他的酒杯斟满就行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希望，便可以在某一个不可思议的天堂里，达到目的了。

我的丈夫并不是完全不受感动，可是正当我们兴奋激昂的时候，他心头却有了一个越抽越紧的疙瘩。他似乎在眼前这种热烈的情况之外，瞻仰着另外一种幻象。

我记得有一天，他在跟山谛普不断发生的争论中说："大好的运道来到我们门前，自己通名报姓，反而证明了我们没有力量接待它，——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去把它请进我们的屋子。"

"不对，"山谛普回答。"你说话象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你不

---

① 阿赫里耶是乔答摩仙的妻子。因和雷天私通，乔答摩便诅咒她变成一块石头。但允许她受到罗摩的抚触便可以恢复人形。

信仰我们的天神。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女神’已经带着她的恩典来到了，可是你却不相信她降临，不相信这种明显的征象。”

“这是因为我深切信仰我自己的天神。”我的丈夫说，“我确实认为我们并没有好好地供养他。天神有力量来赐给我们恩典，可是我们必须有力量去承受。”

我丈夫讲的这类话，只会使我气恼。我忍不住插进去说："你以为这种兴奋不过是一股醉后的热狂，可是有时候，酗酒不也能给我们气力吗？”

“是的，”我的丈夫答道。“它也许会给你气力，可是不会给你武器。”

“气力是天神的赏赐，”我接下去说。“武器可以由工匠来供给。”

我的丈夫微微地笑着。“工匠在交货前，先要向你收取工钱。”他说。

山谛普挺起胸脯来驳斥："你不必为这件事操心。他们的工钱一定会到手的。”

“我在节日演奏时点唱，一定先付钱，不付钱，决不点唱，”我的丈夫回答。

“你不用妄想，以为我们要靠着你的宽宏大量，才听得到音乐，”山谛普傲慢地说。“我们的节日不是用金钱买得到的。”

他又提高了他那粗大的嗓子唱道：

我那爱情不论价的情人，拒绝收费，
吹着那支不用钱买来的简单的笛子，
把我的心给摄了去。

他又笑了一笑，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如果歌唱，蜂王，那只是为了要证明：当音乐走进了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嗓子不好也没有关系。我们要是单靠美妙的声调来吟唱，那就小看了歌曲。现在音乐的洪水已经在我们国家里四处泛滥，让尼基尔吊他的嗓子吧，我们可要用我们沙哑的声音去唤醒全国：

"我的屋子对我嚷：为什么出外去丧失你的一切？
我的生命说：快把你所有的一切抛到空中！
如果必须丧失一切，就丧失吧：究竟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必须自求灭亡，让我眉开眼笑地去干吧：
因为我所追求的目标便是那个永生的毒药。

"说实话，尼基尔，我们的心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冲向前去，追求着万难成功的事情，谁也不能再把我们羁留在极易成功的事情的范围里面了。

"那些想把我们拖回去的人，
他们不懂得胆大妄为的欢乐。
他们不懂得我们已经接受了
那曲径尽头所发出的号召。
一切善良的、正直的、整洁的东西，——
让它们都摔倒在尘土里面吧。"

我以为我的丈夫还要继续辩论，谁知他默默地站起身来，离开了我们。

那个搅得我身体里面惶惶不安的东西，无非是外面扫荡全国的狂风暴雨般的热情的变相。我的命运的主宰的车子已经迅疾地在驶近了，车轮的声音震得我浑身颤动。我不断地感觉到，

有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可是责任不该由我来担当。我岂不是已经被人搬到另外一个平面上来了吗?在这儿，我岂不是不用再去斟酌是非，或是顾虑到人家的感情吗？我自己要这样的吗？我自己有没有经常等待或希望这类的事情呢？请你看看我的一生，然后对我说，我是不是应当负什么责任。

我过去一向虔诚皈依，——可是等到要领受恩典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完全不同的神道！正象我们这个清醒过来的国家一样，欢呼着“班地—玛太拉姆”，兴奋地歌颂着在它面前尚未实现的将来，我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神经都散发着电光来欢迎这位意想不到的、不知姓名的、缠扰不休的“陌生人”。

有一个夜晚，我偷偷地起了床，溜出卧房，来到露天的平台上。我们花园的墙外，都是些快熟的稻田。朝北望，打村中的小树丛的隙缝里，可以瞥见隐约的河道。全部的景色沉眠在黑暗里面，象是一个胚胎中尚未成形的未来创造物。

我在这未来之中，看到我的国家，如同一个象我一样的女人，站在那儿期待着。她突然听到了一个“不知名者”的召唤，便从家中赶来。她朝着前面的黑暗里直冲，来不及犹豫、考虑，或是替自己点上个火把。我完全了解，她的灵魂怎样地被那个召唤她的遥远的笛声所感动；她的胸脯怎样地忽起忽落；她怎样地感到她贴近它，不，她已经占有了它，所以她即使蒙住了眼睛乱跑也没有关系了。她不是一个母亲。她没有什么孩儿需要她去喂哺，没有什么屋子需要她晚上去点灯，没有什么家务需要她去处理。不，她急急忙忙赶到她幽会的地点，因为这是毗湿奴教派的诗人们的国土。她离开了家庭，忘掉了日常的工作；她心中只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渴望，催促着她赶往前去，——走什么道路，到什么地方，她完全不放在心上。

我也怀着这样的一种渴望。我也同样地丧失了我的家庭，又迷失了路途。不管是手段或目的，在我心里都变得同样模糊了。我只知道渴望，只知道赶路。啊，黑夜中的可怜的流浪者呀，等到晨曦发出了红光，你连回去的路径也找不到了。可是为什么要回去呢？死也同样能使你满足。如果那个吹笛子的“黑暗”会把我们带到毁灭中去，那么，何必再要为死后的一切去操心呢？当我沉进了它的黑暗里面，那就不再有我，不再有好和坏，也不再有笑声和泪水了！

12

在孟加拉，时间的机器就这样忽然开足马力转动起来了：过去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容易了，发生了一件，不久又发生第二件。什么东西都不能站着不动，连我们这一个小地方也一样。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地区是落后的，因为我的丈夫不愿把任何压力加在村民头上。“那些为他们国家牺牲的人，确实是她的忠仆，”他说，“可是利用着她的名义，硬逼别人去牺牲的却是她的仇敌。他们把自由之树，连根砍掉，却想在树梢上收获果实。”

山谛普来到这儿住下以后，他的门徒们便开始到各处活动，在村镇里和市场上去演讲，这股热流也就冲到了我们跟前。本地有一群年青人都走来投奔他，有几个还是村子里著名的坏蛋。但是他们的一片真诚照耀得他们内外通明。可见当那伟大的欢欣和希望吹来了一阵纯洁的风，扫过地面，一切肮脏和腐烂的东西自会被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所以一个国家在垂头丧气的时候，她的百姓便也不容易坦白、正直和健康了。

大家的眼睛于是都对我丈夫望着，因为只有他的田庄上还没有排斥外国的糖、盐和布匹。甚至那些管理田庄的人也开始

感到狼狈和惭愧。然而，在不久以前，当我丈夫把国产的物品运进我们村子里来的时候，村子里一般老少明里暗里都嘲笑过他的痴愚。在"斯瓦德希"没有受到大家一致夸耀的时候，我们曾经对它怀抱着深切的痛恨。

我的丈夫依旧拿着他印度制造的小刀子，削他印度制造的铅笔；用芦管笔写字；从金属罈子里倒水喝；晚上又在老式的蓖麻油灯光下工作。可是他那种无声无臭的"斯瓦德希"从来没有引起过我们的注意。我们反而觉得他会客室里那种粗陋、过时的家具见不得人，尤其是当他款待地方长官，或是什么别的欧洲客人的时候。

我的丈夫惯常不理会我的抗议。"你何必为这类小事情烦恼呢？"他总是笑嘻嘻地对我说。

"他们会以为我们是野蛮人，至少是缺乏修养。"

"他们如果这样想，我就要反过来认为他们的修养并没有深入到他们的白皮肤里面。"

我丈夫的书桌上有一只普通的黄铜水罐，他拿它当花瓶。有好多次，一听说有欧洲客人要来，我便窜进他的房里，把它换上一只外国货的玻璃瓶子。

"听我讲，毗玛拉，"他终于反对道，"那个铜罐，跟那些花朵一样自然；可是这件东西十分耀眼刺目，只配插些纸扎的花儿。"

只有大太太一个人迎合我丈夫这种兴致。有一次她娇喘吁吁地走来说："啊，弟弟，你听到没有？我们新出了一种非常可爱的印度肥皂！我是已经用不到再打扮了；可是，如果这种肥皂里面没有动物油脂，我倒想拿几块来试试。"

这类的话总叫我丈夫听得眉飞色舞，屋子里于是让印度香料、印度肥皂闹得天翻地覆。肥皂！它们简直象一块块烧碱。我

哪儿不晓得我嫂子自己用的全是些老牌的欧洲肥皂，这些东西她是交给侍女们去洗衣服的呢？

另外一次是："啊，好弟弟，给我买些这种印度笔杆儿。"

她的"弟弟"照例是笑逐颜开，大太太房里于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棍小棒，那种所谓"斯瓦德希笔杆"的东西。这对她根本不相干，因为她同看书写字完全没有缘分。况且她文具匣里还放着一根象牙笔杆，也只有这一根曾经接触过她的手指。

事实上，她的目的是要中伤我，因为我从来不肯敷衍我丈夫那些新花样儿。我也不用想戳穿她的诡计；只要稍微提上一提，我丈夫的脸立刻会板起来。你想叫这种人不受人家欺骗，简直是自寻烦恼！

大太太喜欢做针线。有一天我禁不住脱口说道："你真会说鬼话，嫂嫂！你那位'弟弟'在边上的时候，你只要一听到提起'斯瓦德希剪刀'，你口里的馋涎就好象要往外淌，可是你做起活来，每次都用英国货。"

"那有什么坏处？"她回答。"你没看见他听到了这种话多么快活吗？我们是一块儿在这屋子里长大的，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根本不能象你一样，硬得下心肠来看他脸上丧失笑容。可怜的孩子，他除了这种'开店铺'的玩意儿之外，一点也没有旁的娱乐。你是他唯一的浪费，你还预备叫他将来断送在你手里吗？"

"不管你怎么说，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总是不对的，"我反驳。

我的嫂子望着我的脸哈哈大笑。"啊，我们这位天真烂漫的二太太呀！——正直得象教书先生的戒尺一样，是不是？可是一个女人决不该这种样子。她应当温柔、顺从，弯起身子来才不会折坏了腰。"

我总忘不掉那些话："你是他的浪费，他将来要断送在你手

里！”今天我感到：如果一个男人必须要用什么麻醉剂，千万不要用女人。

13

苏克沙是我们田庄的一部分，它是当地最大的一个贸易中心。有条小河，一边岸上每天举行市集，另一边岸上又有星期市场。下雨的季节，这条小河里的水跟大河接通了，小船便可以开进来，大量的棉纱和冬天用的毛货都运来出售。

我们热情鼎沸的时候，山谛普跟大家约定，必须把一切的外国货，连同外国的鬼风气，一古脑儿打我们地区里驱逐出去。

“当然！”我摩拳擦掌地说。

“我和尼基尔已经拌过嘴了，”山谛普道。“他对我说，他可以容许我们口头上宣传宣传，但是绝对不答应我们施展压力。”

“我来去跟他讲，”我说话的时候真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概。我知道我丈夫对我的爱情多么深厚。其实我只要有些头脑，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该在这种时候来借此要挟。可是在山谛普面前，我必须充分地炫耀我的“沙克帝”。

山谛普又用了他那种不可抗拒的口才，说得我周身舒服。他告诉我，“宇宙的力量”怎样在每一个人面前，化作一种同那个人最有缘分的形象来显现。他说，毗湿奴教派的哲学讲到那个存在在创造物内心里的愉快的“沙克帝”时，会不断地吸引着她的“永久的爱人”的心。男人们一刻不停地祈望着从他们内心的深处去发现这个“沙克帝”；作得到的人，都立刻清楚地了解这种打“黑暗”方面传来的音乐的意义。他突然开口唱道：

我的笛，先前一直无休无止地歌唱；

现在我们面对面站着，却没有了声响。

我当初呼唤着你，从这片天空寻到那片天空，

你总是躲着不肯见人；

可是现在我在我心爱的人儿的脸上，

看到了我渴求着的美容。

听着他这种譬喻，我已经忘掉了我是一个平凡、简单的毗玛拉。我是“沙克帝”；又是“宇宙的欢乐”的化身。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束缚我，没有一件事我做不成；凡是我所接触到的都会获得一种新的生命。我周围的世界是我自己的一个新鲜的创造；瞧，当我心头的回响没有接触它以前，秋天的高空上何曾有如此丰富的黄金！还有这位英雄，这个国家的忠仆，这个虔诚侍奉我的人，——这种火光熊熊的智慧，这种燃烧着的精力，这种灿烂的天才，——他也时时刻刻由我在创造着。我岂没有看到，他见我一次，总注入一次新鲜的生命？

那一天，山谛普要求我接待一位年青人，阿摩利耶——他的热烈的信徒。那年青人一见我，眼睛里便闪射出一种新的光亮，我知道他也看到了“沙克帝”的法相，我的创造力已经开始在他的血液中活动了。“你这是什么妖法！”第二天山谛普惊叹道。“阿摩利耶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的生命的灯芯完全燃亮了。谁能把你的火隐藏在你家里面呢？每一个人迟早都要碰上它，等到所有的灯盏都燃亮了，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将会有一个多么盛大欢狂的底瓦利①呀！”

我让自己的光荣耀射得眼花缭乱，打定了主意去加恩给那

---

① 灯节。

个虔诚侍奉我的人。我妄自尊大地充满了信心，认为我当真要一样什么东西的时候，决计没有人能阻挡我。我跟山谛普谈过话，回到房里，我便把我的头发散了开来，重新梳理。吉尔贝小姐教过我一个法子，把头发从颈项里往上倒梳，再在顶上挽个髻。我的丈夫挺喜欢这种式样。

“真是可惜，”他有一次说，“上天偏偏选定可怜的我来鉴赏一个女人的颈项的美妙，他竟不选迦梨陀娑。诗人也许会把它比作一枝花梗；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火炬，高高地托着你头发的黑色火焰。”他说到这儿就……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去想到这种事呢？

我唤人去请我的丈夫。在往常的日子里，我好歹总能想出五十个、一百个理由去叫他到我这儿来。最近已经有好多天没那样做了，我简直失去了这种花言巧语的本领。

尼基尔的故事

6

潘丘的妻子生了好多年肺病，最近死了。潘丘必须举行一种赎罪礼的仪式，一则洗涤自己的罪孽，二则向教门中人请罪。教门中人算了一算对他说，全部费用要一百二十三个卢比。

“笑话！”我愤慨非常地嚷道。“不要依他们，潘丘。他们能拿你怎么样？”

他象那种精疲力尽的载重的牲口一般，抬起他任劳任怨的眼睛对我望着说：“我有个大女儿，先生，她得要出嫁。我可怜的妻子的后事也得要料理。”

"就算这是你的罪孽，潘丘，"我不禁把心里在想的话，说出口来："你受罚也已经受够了。"

"你说得不错，先生，"他傻里傻气地承认。"我不得不卖掉一部分田地，又把剩下的抵押给人家，去偿付医生的账款。可是我该献给婆罗门的供养是绝对少不了的。"

争辩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懂那班能硬得下心肠接受这种供养的婆罗门，他们自己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赎罪呢？

潘丘早就在饥寒线上挣扎了，这次付掉他妻子的医药费和丧葬费之后，他简直穷到不堪设想了。他拼着命要想求得一些什么安慰，便到一位游方僧跟前去坐禅，总算修得了相当的道行，不再去想念他的孩儿们在忍饥挨饿。这期间，他朝朝暮暮只转着一个念头：世界是虚空的，既然没有快乐，那么，痛苦也无非是一种幻象。最后，在一个夜晚，他竟把他几个小东西遗弃在他们那间东歪西倒的茅屋里，自己一个人出门去流浪了。

这些事情，我当时完全不晓得，因为许许多多神道鬼怪正好在我的脑子里兴风作浪，闹得不可开交。我的老师也没有对我说，他已经把潘丘抛下的那些孩子，都养到他自己家里去了，虽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整天又得在学校里工作。

隔了一个月，潘丘回来了，他的修道的热情也大大地消减了。他的最大的男孩和女儿都紧偎着他，嚷道："这些时候，你在什么地方，爸爸？"他最小的男孩骑在他大腿上；他第二个女儿伏在他背上，又将两只胳膊抱住了他的颈项；他们大家哭做一团。"啊，先生！"潘丘终于呜咽着对我的老师说，"我没有力量喂饱这些小东西，——我又不该丢下了他们不管。我究竟作了什么孽，要受这样的罪，手和脚全给捆了起来？"

这时候，潘丘从前那些买卖的路子已经断掉了，他没法再把

它们恢复。他尽住在我老师家里不走；原来在他回来的时候，老师让他在那儿暂住，现在他竟然一句不提要回家的话。“我说，潘丘，”我的老师最后不得不讲了。“你如果不去收拾你那所茅屋，它可要全部塌倒了。我可以借些钱给你，你拿去把屋子修补一下，将来一点儿一点儿归还我好了。”

潘丘听了并不十分快活——世界上竟然没有一个善心人吗？当我的老师要他写张收条的时候，他便认为这种需要偿还的好意，简直毫无价值。事实上，我的老师不愿直说这些钱是送给他的，因为怕他心里会念念不忘欠下了一笔情。丧失了自尊心，等于丧失了种姓：这是我老师的意思。

潘丘在字据上签过了字，对我老师行起礼来已经远不如从前那样恭敬了，——触脚礼也给取消了。我的老师只是微微地笑着；他但愿人家鞠躬不要鞠得太低。“你尊重人家，人家尊重你，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交易，”他这样说，“可是过分的崇敬是多付了钱。”

潘丘开始在市场上买了布，到村子里各处去叫卖。他也挣不到多少现款，可是赚下来的米、黄麻以及别种的田产品，他都拿来还债。不上两个月，他已经把欠我老师的钱偿清了一部分；同时鞠起躬来，腰身也越挺越直了。他一定开始在感觉到，他早先当作先知来崇拜的原来是一个平凡的人，这个人甚至还不能超脱金钱的诱惑。

潘丘正在这般地过日子，“斯瓦德希”的狂潮竟然冲到了他的头上。

7

这时候恰好放假，我们村子里和邻近村子里有不少青年都

从他们的大学、中学里回家来了。他们兴致勃勃地走来听候山谛普的指挥，有几个特别激烈的，连他们的功课都整个儿放弃了。这些孩子中间，有许多从前是我学校里的免费生，有几个在加尔各答的大学里享受着我的奖学金。他们一伙儿来到我这儿，要求我在我苏克沙的市场上抵制外国货。

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这样干。

他们冷言冷语地道："啊，王爷，是不是对你的损失太大了吗？"

我不去理会他们这种侮辱的口吻。我正想回答他们说，受损失的不是我，而是那些穷苦的买卖人和他们的主顾，我的老师却从边上插了进来：

"是的，他有损失，——你们没有损失，这是摆得很明白的，"他说。

"可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国家不是指土地，是指土地上面的人，"我的老师又抢在头里说。"你们有没有瞟上一眼，看看他们的情况？你们现在却硬要他们吃什么样的盐，穿什么样的布。他们为什么要服从这种强暴手段呢？我们又为什么要听凭他们给你们虐待呢？"

"可是我们自己已经改用印度盐、印度糖、印度布了。"

"你们如果要发泄发泄你们的郁积，表现表现你们的疯狂，那你们尽管去做。你们生活富有，多花些钱不用担心。穷人从不妨碍你们的行径，你们却坚持着要他们来忍受你们的压迫。就说现在，他们也是每一秒钟都在作着生死的挣扎，希望能搞到一口苦饭；你们再也想象不出他们连几个小钱也吃亏不起，——你们和他们完全不同。你们从小到大在高楼上过活，现在竟走下来把他们当作你们泄恨的工具。这叫做没有骨气。"

他们全是我老师从前的学生，所以他们虽然气得发抖，却不敢表示不敬。他们转过身来对着我。“那么，王爷，你预备独个儿来阻挡国家的前进吗？”

“我是什么人，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我还不是愿意牺牲生命来协助它的吗？”

一个文科研究生脸上露出奸笑问道：“我们能不能请问一下，你究竟做了些什么来协助它呢？”

“我运进了印度厂制的棉纱，在我苏克沙的市场上出售，我又拿了许多包到邻近那些大地主的市场上去推销。”

“可是我们到过你的市场里，王爷，”那个学生又嚷道，“我们没看见有人买这种棉纱。”

“这不是我的错处，也不是我市场的错处。这只能说明全国并没有信从你们的教义。”

“不仅如此，”我的老师接下去说。“这还说明你们发了誓要做的不过是去作践别人。你要那些没有信从你们教义的经纪人买那种棉纱；你要那些没有信从你们教义的织工把它们织成布；还要把他们的制成品去硬卖给那些没有信从你们教义的消费者。用什么方法呢？你们的叫嚣和大地主们的压力。结果是：一切的公理属于你们，一切的困难属于他们！”

“我们可不可以再请问一声，你们自己受到了些什么困难呢？”一个理科学生逼着问。

“你们想要知道，是不是？”我的老师回答。“那些印度厂制的棉纱全得由尼基尔自己买下来；他还得开办一个纺织学校去把它们织成布；根据他过去在商业上那种卓越成绩，我们可以确定，那些棉织品离开织布机的时候，它们的价值简直同金叶子一样昂贵了；所以它们只配去做他自己的会客室里的幕帏，虽然它

们可能稀薄得什么东西都遮蔽不住。有一天你们对你们的誓言感到了厌倦，你们自会对着它们的艺术效果哈哈大笑。如果有人当真会欣赏这种手工，那一定是些外国人。”

我一生跟老师在一起，可是从没有看到过他这样激动。可见他对我那一片无比的深情，使他心头长久地默默地积压着痛苦；他惯常具有的耐性，不知不觉中已经到达爆裂的程度了。

“你们是我们的长者，”一个医科学生说，“我们不便跟你们斗口。可是，最后，请告诉我们，你们是不是决计不肯把外国货撵出你们的市场？”

“我决计不肯，”我说，“因为它们不是我的。”

“因为你要受到损失呀！”那个文科研究生笑着说。

“因为是他的损失，所以他的判断最正确。”我的老师驳斥道。

他们喊了一声“班地—玛太拉姆”，便离开了我们。

第六章

尼基尔的故事

8

隔了几天，我的老师带了潘丘来见我。看来他的大地主判处了他一百个卢比罚款，又威胁说要没收他的家产来抵充。

“为了什么错处？”我问。

“他们看见他在卖外国布。他再三恳求他的大地主哈里希·孔陀让他把存货卖去，因为这些货色是借了人家的钱买来的，他

保证此后决不重犯；可是大地主不肯依他，坚持说他如果想要脱罪，必须当场把那些外国货烧掉。潘丘急得没有办法，一时气愤，竟然脱口说道：‘我吃不起这个亏！你有钱；你为什么不把它买了下来再烧呢？’这些话说得哈里希·孔陀恼羞成怒，他大声嚷道：‘这个混蛋应当受些教训。掌嘴！’可怜的潘丘因此挨了打还要罚钱。”

“那些布怎么样了呢？”

“整包全给烧掉了。”

“旁边有人吗？”

“不知有多少人呢，他们都叫着‘班地—玛太拉姆’。山谛普也在那儿。他捡起了些灰烬，喊道：‘弟兄们！这是你们村子里为外国贸易举行最后仪式所点燃的火葬堆。这些是神圣的灰烬。把它们涂些在身上来纪念你们“斯瓦德希”的誓言吧。’”

“潘丘，”我转过身来对着他说，“你得告他一状。”

“没人肯替我作证，”他回答。

“没人作证吗？——山谛普！山谛普！”

山谛普听得我呼唤，便打他房里走出来。“什么事？”他问。

“你肯不肯为烧毁这个人的布匹作证？”

山谛普笑了笑。“我当然要在这件案子里做证人，”他说。“不过我是站在对方的。”

“你是什么意思？”我嚷道，“怎么叫做站在这方或是那方？你不肯为真理作证吗？”

“发生的这件事是唯一的真理吗？”

“哪儿还有什么别的真理？”

“那些理应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建造的那个真理，它的过程中需要许多假理。那些在世界上有大作大为的人都创造真

理，并不盲目地去追随真理。”

“所以——”

“所以我要来做你们一般人所谓的伪证，正象那些建设王国、制订社会制度、创立宗教组织的人所做的一样。那些统治人的人不怕假理；真理的桎梏是留给一般被他们支配的人去受用的。你没有读过历史吗？你不知道在那煎滚着巨大的政治发展的大锅子里，假理是主要的原料吗？”

“大规模的政治烹调无疑地在进行着，可是——”

“啊，我知道！你当然决不会亲自动手来烧什么菜的。你宁愿象有些人那样，等待人家烧好了杂烩塞进你们的喉咙里。他们会把孟加拉分割开来，却说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他们会把教育的大门封闭起来，却说是提高标准。可是你们只会抽抽噎噎地躲在角落里，永远做个好孩子。我们这些坏人，却偏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用假理来筑起一座防御的堡垒。”

“这种事情争辩也没有用，尼基尔，”我的老师插嘴说。“他们心中感不到有真理，怎么能懂得人类最高的目的便是把真理从阴暗处带到光明里面来，——而不是尽在身外去堆积材料？”

山谛普大笑。“对，先生！”他说。“校长先生讲这种话非常恰当。这就是我在书本里读到的那种东西；可是在现实世界里，我看到一个人首要的事业便是去积累身外的材料。这一门艺术的好手，在他们的事业里宣传着弥天大谎；在他们的政治清册里大刀阔斧地登上许多笔虚账；在他们发行的报纸里每天报道着捏造的消息；又派遣一班说客，象携带着传染病菌的苍蝇一样，到处去散播谣言。我便是这类大人物的卑微的信徒。我当初在国大党里的时候，我总是毫不犹豫地把百分之九十的假理去冲淡百分之十的真理。现在我虽然脱离了国大党，我可并没有忘掉

那个基本事实，便是说，一个人所希求达到的最后目标不是真理而是成功。”

“真正的成功，”我的老师校正他。

“也许，”山谛普答道，“可是真正的成功的果实，只有在开垦好了假理的田地以后，方才会成熟；你必须先把泥土掘了起来，揉得粉碎。真理象莠草和荆棘一样，自己会生长，只有蛀虫才能希望从它得到果实！”他说了这些话，便愤然走出房去。

我的老师回过头来，对我笑了一笑。“你可知道，尼基尔，”他说，“我相信山谛普并不是不信宗教的，——他的宗教是在真理的反面，好比是个暗黑的月亮，它依然是个月亮，可是它的光亮全在反面。”

“就是为了这个原故，”我附和着说，“我一直对他有一种喜爱，虽然我们的意见始终不一致。我没法轻视他，就连现在也不能；虽然他害得我好苦，也许还要害得我更苦。”

“我有些明白了，”我的老师说。“我以前总是弄不懂你怎么能继续忍受他。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你懦弱。我现在看出你们两个人虽然韵脚不同，节奏却是一样的。”

“命运之神似乎一定要用无韵诗体裁来写我这部《失乐园》①，所以协韵的朋友是用不到的！”我仿照着他那种巧妙的譬喻对他说。

“潘丘怎么办呢？”我的老师又谈到原来的问题。

“你说哈里希·孔陀要没收他的祖产。我如果把它买了下来，再叫他住在那儿当我的佃户，那便怎么样呢？”

“他的罚款呢？”

① 《失乐园》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杰作，一部五步无韵诗体裁的史诗，叙述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乐园的故事。尼基尔用《失乐园》来作比喻，语意双关。

“他要是变成了我的佃户，那个大地主又有什么办法？”

“他那烧掉了的布匹呢？”

“我来替他重买一包。我的佃户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买卖，我倒想看看有谁敢来干预！”

“我害怕，先生，”潘丘垂头丧气地插进来说，“你们大人先生吵起架来，那些警察和讼棍都会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周围，群众又会来看热闹，可是该要有什么人送命的时候，那就只有可怜的我有这个分儿！”

“咦，你能有什么危险？”

“他们会来烧我的房子，先生，连我那些孩子一古脑儿烧死在里边！”

“好吧，我来照管你的孩子好了，”我的老师说。“你可以随着你的心意去做买卖。他们不会来碰你。”

我当天便把潘丘的产业买下来，又办好了正式的手续。麻烦于是开始了。

潘丘早先作为他祖父仅有的后嗣，继承了他祖父的遗产。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这个当儿，不知什么地方来了一位伯母，带着许多箱子、包裹，手里拿着一串佛珠，身边还有一个守寡的侄女。她把自己安顿在潘丘家中，声言要终身同他分享一切的财产。

潘丘给楞住了。“我的伯母早就死了。”他分辩道。

那个女人回答说，他指的是他伯父的第一个妻子，可是他伯父马上就有了第二个妻子。

“可是我的伯父比我伯母先死，”潘丘嚷着，心里更糊涂了。“他哪儿有时间结第二次婚呢？”

那个女人并不否认。可是她叫潘丘注意，从没有人说过那

第二个妻子是第一个妻子死了以后才娶的，他伯父活着的时候就把她娶来了。她不高兴跟他第一个妻子同居，所以一向待在她父亲家里；后来她丈夫死了，她便诚心修行，住到菩林达班圣地上去，她现在便是打那儿来的。这些事实，哈里希·孔陀手下的人员完全晓得，还有许多哈里希·孔陀的佃户也知道。如果大地主传唤得紧，那么，有几个当初参加婚宴的也会来作证。

9

一天下午，我恰巧特别忙，有人到我办公室来传报，说毗玛拉请我去。我诧异得呆住了。

“你说谁请我去？”我问那个送信的人。

“太太。”

“大太太吗？”

“不，先生，二太太。”

二太太！她已经一世纪没有叫人来请过我了。我撇下了众人，立刻去到内院。我跨进我们的房间，又吃了一惊，只见毗玛拉打扮得端端正正在那儿等我。这个房间，因为好久没有收拾，最近变得有些六神无主的样子，那天下午似乎又回复了些从前的气象。我不声不响站在那儿，满怀疑虑地对毗玛拉望着。

她脸上浮起一层红晕，尽用右手的手指玩弄着左臂上的钏镯。接着她便突然打破了沉默。“我说！全孟加拉单单只有我们一个市场上准许卖外国货，这种做法对不对？”

“那么，应当怎么做才对呢？”我问。

“命令他们把外国货拿掉！”

“可是那些货色不是我的。”

“那市场不是你的吗？”

“在里面做买卖的有更大的权利。”

“那么，叫他们卖印度货就是了。”

“我当然十分愿意这样。可是万一他们不肯呢？”

“笑话！他们怎么敢这样无礼？你不是……”

“我今天下午忙极了，不能尽待在这儿跟你辩论。可是我决计不愿去威逼人家。”

“这种威逼，不是为了你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

“为了国家去威逼，便是去威逼国家。可是我怕你永远不会懂得这一点。”我说了这句话就往外走。

我顿时感到豁然开朗。我好象血液里也感觉到，大地已经失去了它尘俗的重量，它每天维持一切生命的工作不再显得是一种负担；它似乎爆发出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浩荡的空间一路滚转，仿佛在拨动着佛珠为白日和黑夜记数。真是无穷尽的工作，无限量的自由！谁也不会制止它，啊，谁也不能制止它！我身心的深处，涌起了一阵欢欣，象是喷发的水柱，直冲九霄。

我一再问我自己，为什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感觉。起初得不到一个近情合理的答案。随后才明白，原来那个害得我心头日夜烦恼的束缚已经裂断了。说来奇怪，我发现我的头脑里竟然一点也不迷糊了。一切关于毗玛拉的事情，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好象映现在照相机后面的对光玻璃上一般。她把自己打扮得端端正正，显而易见是想哄我发出那个命令。直到那时为止，我总是把毗玛拉的装饰看成她本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今天她的头发，仿照着英国式样，梳理得这般精致，却显得完全是一种装饰了。从前这里面蕴藏着她个性的神秘，我只觉得千金难买，现在它竟然自己廉价出售了。

我当时出了卧房，——那个破碎的笼子，——来到金黄色的阳光下，只见阳台前面那条石子铺的走道上，一路全是曼陀罗树，映耀得满天绯红。一群燕八哥在树底下哜哜嘈嘈叫嚷着。远处有一辆空牛车，鼻子顶在地上，尾巴翘在空中，——两条卸去了车杠的牛，一条在吃草，一条伏在草上闭着眼睛养神，一只乌鸦歇在它背上啄食着它身上的蚤虱。

面对着大地这种简单的日常生活，我好象接触到了它心脏的跳动；弯叶树的香气带来了它温暖的呼吸；一支美妙得难以形容的圣歌，似乎从这个世界散播开去：在这个世界里，我有着我的自由，我生活在一切事物的自由中间。

我们男人都是些中古时代的骑士，四处去搜求的是我们理想中所向往的那种自由。那个为我们制造了旗帜，让我们掮着它往前进的是我们真正的"女人"。我们必须把那个在我们家里织起迷魂网的女人的伪装扯掉，认识一下她的真面目。我们必须提防着，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期望和理想把她穿戴成一个妖妇，听凭她将我们从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目标上引诱开去。

今天我感觉到我将会克服一切的障碍。我的头脑已经简单化了；我现在能够实事求是地去观察各种事物了。我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我要让别人也获得自由。我的工作里面，自有我超生的机缘。

我知道，我的心将来不时会发疼，可是我既然明白了痛苦的根由，也就可以不去理会了。我既然明白了它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那还有什么价值呢？从此以后，一切众生的烦恼将是我最关怀的事。

救救我吧，真理！让我决不要再去希求那个幻想中的虚伪的天堂。我如果必须单独一个人上路，至少让我遵循着你的途

径。让真理的鼓声引导着我走向胜利。

山谛普的故事

7

毗玛拉那天叫人来请我进去，可是她好半天谈不出一句话；泪水不断地涌上她的眼眶，几乎要漫到外边来了。我立刻明白她在尼基尔那儿没有成功。她当初十分骄傲地相信她一定会成功，——我却始终没有她那样的信心。男人软弱的地方，女人极容易看透；可是他强硬的地方，女人却不很能够测量。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大自然把两性分别开来，简直是白费心血。

啊，骄傲，骄傲！问题并不在于那件必要的事未能完成，而是因为她经过了好大的挣扎才决意去向他恳求，却受到了拒绝。啊，何等丰富的色彩和动作，暗示和矫情，聚集在女人的"我"和"我的"的周围！她们的妙处恰好就在这个地方，——她们的个人趣味，不知比男人要厉害多少。造物主创造男人的时候，他是一个校长的身份，——他的袋子里装满了戒律和原则；可是他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变成了艺术家，手里只拿着一枝画笔和一盒颜料。

毗玛拉丢尽了颜面，红涨着脸、眼泪汪汪、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好比一团乌云，满载着雷雨和闪电，降落在水平线上面，她看上去真是可爱极了，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抖颤，可是她并没有把它挣脱。"蜂儿，"我说，"我们俩是同道，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个。让我们坐下来仔细商量吧。"

她听凭我把她搀到一张椅子里。可是真奇怪！就在这时候，

我那热狂的冲动竟让一样不知什么东西抑止住了，——正象雄伟的帕德马河，带着汹涌的浪涛，大吼大叫，乱冲乱撞，忽然让河岸挡了回去；那股猛劲，被水里面一样小小的东西碰得粉碎。我当时捏紧了毗玛拉的手，我全身的神经都发出音乐来了，仿佛是一根根拨动了的琴弦；可是那支交响曲正在奏着第一节，突然间又沉寂无声了。

什么东西在作怪呢？不是一样单独的东西；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什么一望而知的东西，只是那种说不出名目的阻碍的感觉。无论如何，有一点我是已经明白了，原来我自己也说不定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正因为我自己心里感到自己这样神秘，所以我对自己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一旦我自己拿自己看透了，我就会把自己整个儿扔掉，——这时候便到达了极乐的境界。

毗玛拉坐了下来，脸色变得跟死灰一样。她一定也体会到有一个大危机来了又过去了，她竟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彗星已经飞过，可是它那火光熠熠的尾巴却把她吓坏了。我于是抚慰着她说："阻力是一定会有的，可是我们必须奋斗到底，决不要灰心。那不是最好吗，蜂王？"

毗玛拉轻轻地咳一声嗽，清了清嗓子，可是仅仅低声低气地说了一句："是的。"

"让我们把我们行动的计划写下来，"我接着说，一面打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我开始做一张表，写上那些从加尔各答跑来参加我们工作的人的姓名，又把预备分派给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记下来。我还没有写完，毗玛拉却打断了我，有气无力地说："现在不必写下去了；今天晚上我再来找你"；她说了便急匆匆地走出房去。她显

然没有心思干什么工作。她必须独个儿去静一静心，——也许躺在她床上去痛哭一场。

她离开了我，我迷醉的程度便开始加深，好象太阳落了山，云彩的颜色变得更富丽了。我感觉到我已经把最最宝贵的一刹那给错过了。我真是个胆小鬼！她一定是被我这种抖抖索索的样子气走的——她做得对！

我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仆人进来通报说，我们集团里的一个孩子阿摩利耶来了。我想暂时不见他，可是我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却已经跨进了房门。我们于是热切地谈论着各处对布、糖、盐所掀起的斗争的消息；迷醉的云雾不久便消散干净。我觉得似乎从幻梦里惊醒过来。我跳起身来又准备去寻事挑衅了，——“班地一玛太拉姆”！

消息真多。哈里希·孔陀的大部分做买卖的佃户都走到我们这边来了。尼基尔手下的人员有几个也偷偷地帮着我们，替我们策划设计。玛瓦里的店主们情愿付一笔罚金，但求准许他们把现有的存货出清。只有几个伊斯兰教商人依旧十分顽强。

他们有一个带着几条德国货的披巾回去给家里人。这些披巾被我们村子里的一个青年没收下来烧掉了。这就引起了麻烦。我们答应买些印度的毛织品偿还他。可是哪儿买得到便宜的印度毛货呢？我们总不能用克什米尔披巾①去孝敬他！他于是跑来向尼基尔申诉。尼基尔叫他去告状。尼基尔手下的人当然有法子不让这件诉讼获得什么效果，连他的法律事务官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问题是：我们如果每次烧毁了外国布，都要用印度布去赔偿，还得打官司，叫我们哪儿来这许多钱呢？可笑的是我们这般

① 印度克什米尔出产的山羊毛织成的细绒披巾，价钱很贵。

地焚毁外国货，外国货的销路反而更好了，外国人的利润也更大了，——极象那个交好运的老板的故事：有一位大财主专爱砸碎他铺子里的玻璃灯台作为消遣，老板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就眉开眼笑。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绝对没有便宜和花哨的印度毛织品，那么，我们究竟要不要严格抵制外国的呢绒，还是把它们当作例外呢？

“听着！”到后来我对第一个问题发表意见道，“我们可不能没收了人家的外国物品又用印度货去向他们送礼。目的是叫他们受罚，不是叫我们自己受罚。他们如果去告状，我们就得烧掉他们的谷仓来报复！——你慌些什么，阿摩利耶？我并不是喜欢看什么大焰火！你必须记住，这是‘战争’。你倘若怕叫人家吃苦，不如去讲爱情，这种工作对你完全不合适！”

我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法是，决定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准对外国货妥协。当年这些五颜六色的外国披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农村里的人穿着平常的棉袄一样能过去，——他们必须准备重新这样干，他们也许看上去不及现在漂亮，可是这个年头管不到什么好看不好看了。

大部分的船夫都听从我们的话，不再载运外国货了，可是他们的头子牟昌依旧表示反抗。

“你不能想个法子把他的船给沉掉吗？”我问我们这儿的经理人。

“再容易也没有了，先生，”他回答。“可是万一事后查出是我干的，那怎么办呢？”

“为什么要笨手笨脚留下什么痕迹呢？再说，如果一定要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会来负责。”

牟昌船上的货色运到市场去了以后，那条船便系在码头旁边。船上一个人也没有，因为我们的经理人准备了些娱乐的节目，把他们一古脑儿请去了。天黑以后，便把那条船装满了垃圾，戳了个洞，随它去漂荡。它沉没在河水中流。

牟昌心里完全明白。他哭哭啼啼跑来求我。“全是我的不是，先生——”他开始说。

“你怎么忽然明白了?”我冷笑着问。

他并不作直接的答复。“那条船要值两千卢比呢，”他说。“我现在懂得我的错误了，这次饶了我，我就永远不……”他说着便跪倒在我跟前。

我叫他隔十天再来。只要我们能立刻给他两千卢比，他便全心全意让我们收买过来了。这种人如果肯跟我们走，对我们自有极大的用处。我们必须弄到一大笔钱，否则一步也动不得了。

当天晚上，毗玛拉一走进起坐间，我便站起身来迎接她，一面说：“蜂王！一切都准备好了，胜利就在眼前，可是我们必须有些钱。”

“钱？多少钱?”

“不太多，可是偷也好抢也好，我们非搞到些钱不可！”

“究竟要多少呢?”

“目前只要有五万卢比就行了。”

毗玛拉听到这个数目，心里慌做一团，可是用尽力气不把它显露出来。她怎么能再一次承认失败呢?

“蜂王！”我说，“只有你能叫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你当真早已做到了。啊，但愿我能告诉你，你立了多大的功劳，——那时候你便明白了。可是现在不是时候，现在我们要钱！”

“我一定给你，”她说。

我看得出她存心想变卖她的首饰。于是便说："你的首饰切不可动用。说不定随时随刻会用到它。"毗玛拉听了便呆呆地对我望着，我一直讲下去："这笔钱必须到你丈夫的库房里去取。"

毗玛拉更吃了一大惊。她隔了好一会才说："可是我怎么拿得到他的钱呢？"

"他的钱不也就是你的钱吗？"

"啊，不是！"她说。她重又感到丧失了体面。

"如果不是你的，"我嚷道，"也就不是他的，而是他的国家的；在国家正需要钱的时候，他竟把它霸占在手里！"

"可是我怎么拿得到呢？"她又问。

"你自会拿到，也必须拿到。你自有好办法。你必须为'她'去拿，这些钱是应该属于'她'的。'班地—玛太拉姆！'这句神咒能开启他钱箱的门，冲破他密室的墙壁；谁要是不服从它的召唤，谁便会遭殃。说一声'班地—玛太拉姆'，蜂儿！"

"班地—玛太拉姆！"

第七章

山谛普的故事

8

我们是男人，我们是国王，我们必须有人来进贡。我们自从碰到了"大地"，我们就一直在掠夺她；我们要求得越多，她贡献得也越多。打原始时代起，我们男人就一直在采摘果实，砍斩树

木，挖掘泥土，捕杀野兽、禽鸟和游鱼。从海底，从地下，从死神的嘴缘边，时时刻刻在攫取、攫取、攫取，——大自然库房里的秘篋密柜，没有一只不经过翻动或搜劫。

“大地”的唯一赏心乐事，便是去满足那些有大丈夫气概的人的要求。她在对他们无穷尽的贡献中，使自己变得富饶、美丽和完全。不然的话，她便会永远迷失在蛮荒里，永远不会认识她自己，她的心房永远不会开启，她的钻石和珍珠永远不会见到天日。

再说，我们男人为了自己的要求，凭着一股干劲，把女人的潜在力量也全部发掘了出来。她们在向我们屈服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自己真正伟大的地方。因为她们不得不把她们一切快乐的钻石和悲伤的珍珠送进我们的皇库，她们竟表现了自己真正的财富。所以男人的“接受”，事实上是“给与”；女人的“给与”，事实上是“获得”。

我刚才向毗玛拉所作出的要求实在太大了！起先我良心上觉得有些过不去；男人的脑子里不是惯常会自己发生矛盾的吗？我心想我是硬逼她去干一件过分困难的事情。我第一个念头是想唤她回来，告诉她说我最好不要将她拖进这一切的麻烦里来，害得她吃苦受罪。我一时忘怀了男人的天职便是在女人的被动性的深处去引起不安，使她的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实；搅动痛苦的无底深渊，使全世界都受到祝福！所以男人的手都那样结实，抓紧起来那样有力。

毗玛拉一直全心全意在期望着我山谛普能向她要求什么伟大的牺牲，——要求她牺牲她的生命。否则她怎么会快乐呢？她等待了这许多烦闷的岁月，岂不就是希望有一个机会能把她的心哭出来吗？——她那单调的平凡的幸福，已使她厌倦到了极

点。因此，她一见到我，她的心头便涌起了一堆堆雨云，准备发泄一下日积月累的烦恼。如果我怜悯她，不叫她受痛苦，那么，我投生作一个男人干什么呢？

我心中不安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向她要求的偏偏是钱。这有一种求乞的味道，因为钱是男人的东西，不是女人的东西。所以我不得不要求一笔极大的数目。一千两千有些做小偷的模样，五万就十足是绿林豪杰的气概。

咳，金银财宝应该属于我所有才对呀！就为了缺少钱，我不得不一再将我的欲望中途放弃。这对我太不合适了！我的命运之神如果只是不公平，那还能原谅，——可是他这种恶劣的作弄是不可饶恕的。象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会付不出房租，或是买二等火车票还得仔细把一个个小钱数清楚，那就不仅仅是强人所难，简直手段卑鄙了。

再说，尼基尔那笔祖产，对他显然是多余的。贫穷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合适。他自会高高兴兴地同他那位宝贝老师，两个人束紧了裤带，过些平凡的苦日子。

我但愿能得到一次机会，为了我的国家，一下子用掉它五万个卢比，也好让我自己爽快爽快。我是一个天生的大财主，我最大的梦想便是扯掉我这贫穷的伪装，看看我自己的真面目；哪怕只有一天也满意。

可是，我非常担心，毗玛拉决不会有办法取得那五万卢比，确实能到手的也许只有一两千。那倒不妨。聪明人拿到半块面包也好，一角面包也好，比完全没有总好一些。

这些念头还是将来再去转吧。忽然传来一个信息，要我马上就去。什么地方出了岔子了。

看来警察方面已经得到了一个线索，知道那个替我们沉掉

牟昌的船的是什么人了。他是一个惯犯，他们在钉他的梢，可是他这样一位老手是决不会乱说乱讲的。不过，一切事都难说。尼基尔已经发火了，他的经理人也许不能再自作主张了。

“我如果有什么麻烦，先生，”那个经理人见到我就说，“我只得把你拖进去！”

“我有什么把柄抓在你手里？”我问。

“我有一封你的信，还有好几封阿摩利耶的信。”

我想不到那封注明“急件”的信，当时急急地要了我的回信去，原来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我居然又长了不少见识。

目前最要紧的是去向警察方面行贿；还得把船价赔偿给牟昌，塞住他的口。事情也摆得很明白，我们这次爱国活动的代价，大部分会滚进尼基尔的经理人的腰包。可是我暂时只能假装看不见：他喊起“班地一玛太拉姆”来，不也跟我喊得一样响亮吗？

干这类的工作，总象是用破漏的器皿舀水，流出来的跟放进去的一样多。我们每人的心坎里都隐藏着一大堆道义的责难，所以我也准备对那个经理人感到愤慨，并在我的日记里发它一长篇议论来叱责我们祖国同胞的没有信用。可是，如果当真有一个天神，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清晰的头脑，不论看自己或是看别人，都不容许有丝毫的含糊。我可能欺蒙人家，但是决不哄骗自己。我因此没法继续愤怒下去。

凡是真实的东西都无所谓好坏，仅仅不过是真实，这便是“科学”。湖塘无非是一些没有渗进泥土里去的、剩余下来的水。在“班地一玛太拉姆”崇拜的底下——其实尘世间一切的事情都如此——有一块污泥地区，我们须要考虑到它的吸收力量。那个经理人会取他所需要的东西；我也有我自己的各种需要。这些小小的需要便是那个伟大的“事业”的组成部分，——马匹必须

喂饱，车轮必须上好油，进行才能顺利。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有钱，而且要快。我们必须采取最近便的方法去下手，我们等不及了。我知道急迫的需要惯常糟蹋了最后的利益；今天的五千卢比可能摧残了明天的五万卢比的蓓蕾。可是我不得不接受这种的处罚。我不是时常挖苦尼基尔说，那些走在克制的道路上的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牺牲吗？只有我们这种贪婪的人，才会随时随地牺牲我们的贪婪！

说到人类那些主要的罪恶，“欲望”是专为一般男子汉大丈夫来受用的，可是“幻想”——这是单单供给一般懦怯者的——时常扯着他们的后腿。因为幻想一直把他们裹缠在过去和未来中间，它又恰巧便是现在搅乱着他们的步子的恶鬼。那些伸长了脖子倾听着遥远的召唤，忽略了当前的呼声的人，正象沙恭达罗一般，一心怀念着她的情人。客人来临，没有受到招待，诅咒便落在他们身上，夺去了他们欲望的唯一对象。①

那天我捏了捏毗玛拉的手，这一接触依然在搅乱着她的心，正如它还在我心里颤动着一般。这种举动决不可以重复，否则会消灭掉它刺激的效果，现在的美妙的音乐会堕落为平淡的争论。目前她心里没有空闲的工夫去问“为什么？”毗玛拉是那种靠着幻想生存的人，所以我决计让她享受到十足的供应。

至于我本人，我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干，暂时尝到一些情欲的酒杯边上的泡沫也只得满足了。啊，满怀欲望的人呀！抑制住你的贪心，用你的手去拨弹幻想的竖琴，把一切动人心弦的微妙的神韵全部表达出来吧。现在不是将杯子里的酒完全喝干的

① 沙恭达罗的丈夫，国王豆扇陀，要回他自己的王国，临行前答应派人来迎接她。沙恭达罗一直怀念着他，当那位到她家中来作客的隐士呼喊她的时候，她竟没有听见。那位隐士便作起法术，使她的丈夫把她完全忘掉。

时候。

9

我们的工作迅速地往前进展。可是我们虽然喊干了喉咙，宣称穆斯林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终于看明白我们是决没有办法把他们完全拉到我们这边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整个儿压下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他们现在张牙舞爪，可是总有一天会象驯服了的狗熊一般，按照着我们弹奏的调子跳舞。

“如果你们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的想法是真诚的，”尼基尔反对道，“穆斯林是一个决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点儿不错，”我说，“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他们的地位，并且叫他们乖乖地待在那儿，否则他们会不断给我们添麻烦。”

“因此你要用找麻烦的手段来制止麻烦吗？”

“那么，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避免争执只有一条家喻户晓的道路，”尼基尔故意这样说。

我知道尼基尔的谈论，如同那些善良人写的故事一样，到末了总要放上一个教训。奇怪的是他对于那些道德箴言如此熟悉，竟然依旧会相信它们！他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好学生。他唯一的优点是他的真诚。这种人的坏处是，他们甚至不肯承认死亡是最后的定局，始终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来世。

好久以来，我一直酝酿着一个计划，只要能将它实施，准定会叫全国轰动。我们的同胞决不会产生爱国思想，除非他们能亲眼看到祖国的形象。我们必须把国家造成一位女神。我的同道们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们来设计一个特别的偶像！”他们都嚷道。“如果是你们设计的，那就完全没有用处了，”我劝告他们。“我们必须拿一个现成的偶像来叫大家承认它代表着我们的

国家，——群众的崇拜必须沿着习俗的深沟一路向它流去。”

可是尼基尔甚至在这上面也要来争辩。“对于一件我们相信是真正实在的东西，”多少日子以前他对我说，“我们决不该去求幻想来帮忙。”

“幻想对于那些简单的头脑是必需的，”我说，“大部分的世界正是属于这一个阶级。所以每一个国家里都供奉着神道来保持百姓的幻想，因为人们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弱点。”

“不，”他回答。“我们需要天神，为的是扫除我们一切的幻想。那些使幻想保持活跃的神道全是些假神道。”

“那有什么关系呢？万一有必要，与其让工作受到损害，就是假神道也得去祈求。不幸的是，我们的幻想十分活跃，可是我们不知怎样去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瞧那些婆罗门。我们虽然将他们当作‘半神’看待，不避辛劳地向他们行触脚礼，可是这一分力量我们却不能利用。

“世界上经常会有一大批人，专爱卑躬屈膝去侍候人家；除非有人把脚底下的泥土溅在他们的头上或是背上，他们决不肯动一动！我们世世代代把那些婆罗门保藏在军火库里，——擦得雪亮、磨得精光，——如果我们在紧要关头，不能利用他们去督促那一批下贱的东西，未免太可惜了。”

可是这些话简直没有办法灌进尼基尔的头脑里。他死抱着成见，相信他的真理，——似乎世界上当真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的现实！我不止一次地想法子解释给他听，只有在假理真正存在着的地方才有真理。我们的国家，在古时候已经懂得这一点了，所以他们有勇气宣布说，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假理便是真理。凡是真正能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一位女神的人，她的偶像便可以为真理去执行任务了。我们的天性和传统，使我们没有能

力去体会我们国家的真面目，可是我们对着她的偶像很容易使自己产生信仰。凡是想干大事业的人，千万不可忽略这个事实。

尼基尔只是感到愤慨。"你因为没有力量去遵循走向真理的道路，"他高声说，"于是一心等待着有什么奇迹从天上掉下来！因此你一看到自己在为国家服务方面远远地落在人家后面，你便只想把国家造成一个偶像，又摊开了你的两手期望着免费的恩赐。"

"我们要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说，"因此必须把我们的国家造成一个神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无心去干那些可能实现的事情，"尼基尔回答。"已经在那儿的东西，一概不去碰它；可是偏要获得一种超自然的成绩。"

"你听我讲，尼基尔，"我终于说，我实在气透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当作道德说教是很好的。这些思想，在人类进化的某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任务了，正象婴孩吃的奶一样，可是不再顶用了，现在人类已经长了牙了。

"我们何尝不亲眼看见，许多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播种的东西，竟然在我们前后左右发着芽吗？靠的是什么力量呢？这是我们国家的神道在显灵。当代的天才便得给这位神道去找个偶像。天才并不争辩，他创造。我不过是让全国所理想的那个东西获得一个形体。

"我要四面八方去宣传，说那位女神托了一个梦给我。我要对那些婆罗门说，女神已经指定他们当她的僧侣；又说他们过去的败落是因为他们疏忽了责任，没有好好地供奉她。你说我是对他们撒谎吗？不，我说，这是真话——再说，这就是全国在等待着从我口里讲出来的真话。我只要有一个机会去传达我所获

得的神示，你自会看到轰天动地的结果。”

“我怕的是，”尼基尔说，“我的生命有限，你所说的结果也许不是最后的结果。当场也许看不出它将来的变化。”

“我所追求的结果，”我说，“不过是属于今天的。”

“我所追求的结果，”尼基尔答道，“属于一切的时代。”

尼基尔可能也曾经拥有过一份孟加拉人最伟大的天赋——理想，但是他却让一种异国情调的正义感把它给遮盖住了，几乎把它给杀害了。我们只要看一看孟加拉人对杜尔伽的崇拜，他们把它抬到了这样崇高的地位。这是孟加拉最大的成就之一。我敢赌咒，杜尔伽是一位政治性的女神，她是当孟加拉祈求从穆斯林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时候，所臆造的爱国主义的“沙克帝”的形象。印度还有哪一个省份，对它所追求的理想，有过如此美妙的具体表现呢？

尼基尔回答我的话，更是彻底地透露出他已经丧失了那种神圣的、天赋的理想。“在穆斯林统治时期，”他说，“马拉塔和锡克教派要从他们自己举起的军器中去获取果实。孟加拉人却甘愿把兵刃交在他的女神手里，又对她念诵经咒；可是他的国家并不当真是一位女神，他所得到的果实不过是些神前牺牲的山羊和水牛的头颅。有一天我们能循着正义的道路去追求国家的幸福的时候，那一位比我们国家更伟大的神道便会赐给我们真正的果实。”

最叫人泄气的是，尼基尔这些言辞，写在纸上实在漂亮。可是我说的话是不预备来写在纸上的，我要拿去铭刻在全国人的心坎里。渊博的学者将他的《农业论》印成书本；可是种田人却用他的锄头把他的力量深深地印进泥土里。

10

我下一次见到毗玛拉的时候，我就毫不踌躇地高声直嚷："几百万年来，我们一直崇拜天神，可是在他确确实实将自己显现出来给我们瞻仰之前，我们有没有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呢？

"我曾经多少次对你说过，"我继续说，"我如果不见到你，我便永远不会明白我的整个的国家原来是'一个'。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所有的神道只有在他们天上的时候才隐身潜形，——来到地面，他们便把自己显现出来给肉眼凡胎去瞻仰了。"

毗玛拉用一种奇特的目光对我看着，一面庄严地答道："我完全懂得你的话，山谛普。"这是她第一次唤我山谛普。

"阿顺那，"我接下去说，"平时只知道克里希纳是他战车的御者。克里希纳也有他的'共相'；阿顺那有一天也见到了，那一天他便见到了'真理'。我在我的国家身上见到了你的'共相'。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便是绕在你颈项上的金链子；我遥望着乌油油的河水，它两边岸上的树林便是你的染黑了的眼睫毛；那忽明忽暗地摇摆着的青青的五谷便是你光怪陆离的纱丽；还有盛夏的酷暑，热得整个天空象一只搭拉着红舌头的狮子，躺在沙漠里喘不过气来，那恰好就是你的残暴的光辉。

"女神既然用了这种神奇的化装在她的信徒面前显现，我便应当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到处去宣扬对她的崇拜，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家便会获得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在一座座庙宇里塑造你的金身。'① 可是这一点，我们的人民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

---

① 这是班吉姆·查特吉所撰的以"班地—玛太拉姆"开头的那首歌中的词句。

我要用你的名义去向他们号召，修造一座偶像来给他们崇拜；大家看到了这座偶像，便决不会再有人不信仰了。啊，给我这个恩典，给我这个力量吧。”

毗玛拉的眼睛低了下来，直僵僵地坐在那儿，如同一座石像。我要是一路讲下去，她一定会迷糊起来。我住了口，她就张大了两只眼睛，似乎神志依旧没有清楚，呆呆地望着前面，口中喃喃地说：“啊，毁灭的道路上的旅客呀！有谁能止住你前进呢？我难道不明白没有一个人能阻挠你的欲望？帝王会把他们的冠冕放在你跟前；富豪会急急地打开了他们的金库，听凭你取用；那些一无所有的会恳求你容许他们贡献他们的生命。啊，我的国王，我的天神！我不知道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可是我在我心里看到了你的无限的庄严。在你面前，我能算些什么、我能干些什么呢？啊，骇人的破坏力量呀！直到你把我彻头彻尾杀死以前，我决不会真正地生活！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的心在碎裂了！”

毗玛拉从她椅子里滑下来，跪倒在我跟前，又抱住了我的脚，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

这真是催眠术，——征服世界的魔力！不用手，不用刀，——只用不可抗拒的暗示来哄骗。谁说“真理一定胜利”①？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哄骗”。孟加拉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臆造了一个跨在狮子背上的十手女神的偶像，叫各地的人来崇拜她。孟加拉现在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偶像去迷惑和征服全世界。“班地—玛太拉姆”！

我轻轻地将毗玛拉扶回到她椅子里。我单怕这种精神紧张

---

① 此句引自《奥义书》(Upanishads)。

状态会消失，于是迫不及待地重又开始说："蜂王！'神圣的母亲'已经把责任托付给我，要我到各处各地去树立对她的崇拜。可是，咳，我太穷了！"

毗玛拉脸色依然红涨着，目光模糊，嗓音浑浊，她回答道："你穷？每个人所占有的一切，岂不全是你的吗？我那些盛满了首饰的箱子有什么用呢？把我全部的金银珠宝都拿去化在你的崇拜上面吧。它们对我完全没有用处！"

先前也有过一次，毗玛拉要把她那些首饰呈献出来。我平常做事，素来不怕过分，可是在这一个地方，我却认为一定不能越轨。我知道我为什么感到踌躇。首饰这种东西，应当由男人来送给女人；向女人去拿，会损伤大丈夫的气概。

可是我必须把我自己忘掉。是"我"在拿它们吗？它们是拿来给"神圣的母亲"用的，拿来倾倒在她跟前去崇拜她用的。啊，我们必须要举行一个在我们国家里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仪式。它必须是我们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盛典。这将是我对我国家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贡献。无知无识的人崇拜天神。我，山谛普，将要创造天神。

话说得太远了。迫在眉梢的事情怎么办呢？至少三千是非有不可的——五千便能得心应手了。可是我们两个人腾云驾雾了好半天，我又怎么能回到钱上来呢？时间又是这样宝贵！

我丢掉了一切顾虑，跳起身来，单刀直入地说："蜂王！我们的口袋空虚，我们的工作快要停顿了！"

毗玛拉把身子一缩。我看得出她是在想着那个千难万难的五万卢比。啊，她心上负着多么大的一副重担，也许几晚上总是合不拢眼睛，尽在那儿转着念头吧！她还有什么旁的方法来说明她虔诚的心意呢？她既然没有法子把她的心挖出来呈献在我

跟前，她只得拚命去盘算这笔大得无法可想的钱来表示她隐藏在心坎里的感情。想到她那种受尽折磨的情景，我禁不住心头一阵刺痛；因为她现在整个儿是我的了。我已经狠心将她连根拔起，现在只需要好好地照料和培养了。

“蜂王！”我说，“那五万卢比现在还不特别需要。我算起来，目前有五千或者甚至三千也行了。”

轻松的心情使得毗玛拉重新振作起来。“我就去拿五千给你，”她说话的声调简直象是唱歌，——毗湿奴教派抒情诗中的罗提迦① 唱的歌：

为了我的情人，我要在我头发上
带一朵三界所没有的鲜花！

——这是同样的曲调，同样的歌：我去拿五千给你！我要在我头发上带一朵鲜花！

笛子细，所以吹出了这样的情调。我切不可按得太重，太重了会把芦管揿扁，那时候，我怕音乐会变成许多问句：“为什么？”“要这许多干什么？”“叫我怎么拿得到？”——没有一个字能同罗提迦唱出来的歌词押韵！所以，我常说，只有幻想是真的，——它是那枝笛子的本身；而真实只不过是笛子里面的空腔。尼基尔最近尝到了那种纯粹的空虚的滋味了，——在他脸上可以看出来，连我看了也难受。可是尼基尔总是夸口说他要求“真理”，我却说我决不肯把“幻想”从我手掌中放走。各人有各人的趣味，又何必抱怨呢？

为了叫毗玛拉的心灵继续逗留在玄想的高空中，我立刻不

---

① 克里希纳的情妇。

再谈论那五千个卢比。我重又讲到那个降魔女神以及对她的崇拜。什么时候举行仪式呢？在什么地方举行呢？在罗玛里，尼基尔的庄地上，正好举行着一年一度的大市集，成千成万的香客从各处到来。为我们女神去开光，这个地方是再好也没有了！

毗玛拉兴奋到了极点。这不比焚毁外国布匹或是私人谷仓，所以连尼基尔也不能反对，——她这样想。可是我心里在暗笑。这两个人，整整九个年头朝暮在一块儿，相互间竟然了解得如此有限！他们也许懂得一些他们的家庭生活，可是碰到外面的事情，他们就莫名其妙了。他们一向以为他们的家庭和外界是完全和谐的。今天他们才明白，多少年来的疏忽已经来不及弥补了，再想使它们协调已经太晚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人犯了错误，理该让他们到处去碰得头破血流，受些教训。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吃苦呢？再说，我尽是那样叫毗玛拉象一个系在绳子上的气球，高高地照挂在半空中，暂时也感到有些厌倦了。我不如把我手上那件事讲一讲定。

当毗玛拉起身告别，走近房门的时候，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那么，这笔钱……"

毗玛拉停住了步子，回过头来道："月底边，那时候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的月规钱……"

"这个，我怕，太晚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要呢？"

"明天。"

"明天我一定给你。"

第　八　章

尼基尔的故事

10

当地的报纸上陆续出现了反对我的文章和书信；据说还要发表漫画和讽刺诗。冷嘲热骂象浪花般四处飞溅，到处都沸沸扬扬地散布着关于我的谣言。他们知道扔烂泥的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清清白白的过路人也难免沾污衣襟。

他们说，我庄地上的居户，从最高的到最低的，没有一个不赞成"斯瓦德希"，可是他们因为怕我，不敢自己宣布。有几个胆敢公然反抗的，一个个尝到了我迫害的滋味。我同警察方面有秘密勾搭，同地方长官也有私人来往；我拚死拚活但求在我世袭的爵位之外，再加上一个外国的头衔，大家认为我这些努力决不会白费。

另一方面，报纸上又尽量赞美着那班祖国的忠实儿子：孔陀和查各拉伐地两位大地主。他们说，我们国家里只要多几个这样的坚定的爱国分子，曼彻斯特所有的纱厂，都将在"班地—玛太拉姆"的呼声中，敲起它们自己的丧钟。

接着来了一封用鲜红墨水写的信，里面开着一张卖国大地主的名单，他们的仓库都被焚毁了，因为他们没有来拥护"事业"。信上又说，圣火已经燃旺了，它将执行它神圣的任务来净化我们的国家；别的力量也发动起来了，它们决不让一般不肯做祖

国真实儿子的人继续缠绕在她膝下。后面签署的一望而知是一个笔名。

我看得出这是我们本地一些学生的作为。我于是去唤了几个来，把那封信给他们看。

一个文科学生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他们也听到有许多不怕死的爱国分子已经组织了一个小集团，他们决计不择手段来扫除一切拦阻在“斯瓦德希”成功的道路上的障碍。

“我们同胞里面，”我说，“即使有一个人向这些狂妄的亡命之徒屈服，那就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失败！”

“我们听不明白你的话，王爷，”一个历史系的学生说。

“我们的国家，”我试着解释给他听，“就因为胆小害怕，让人逼到了死亡的门口，——从害怕天神一直到害怕警察；如果你们借了自由的名义，又要叫大家去害怕些什么捞什子的妖魔鬼怪；如果你们在国家的懦怯上面，用了高压的手段，去竖起你们胜利的旗帜，那么，没有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会来服从你们的决定。”

“世界上可有一个国家，先生，”那个历史系学生接下去问，“它的百姓，不是为了害怕，就肯服从政府的吗？”

“每一个国家里所存在着的自由，”我答道，“可以拿这种恐怖的范围来衡量。如果威权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伤害和劫夺人家的人，那么，政府可以说是把人类从人的暴力中解救了出来。可是如果恐怖是用来规定大家穿什么衣服、做什么买卖、吃什么东西，那么，人类的自由意志便完全受到了忽视，人也就根本不象人了。”

“这种强迫个人意志的情况，在别的国家里不是也能看到吗？”那个历史系的学生继续问。

“谁说不能看到？可是在每一个国家里，人类都是尽量在毁灭自己，甚至达到了准许奴隶制度嚣张的地步。”

“这岂不是说明了，”一位硕士插进来说，“奴隶买卖是人类的天性，——是他性格里的一个基本因素吗？”

“山谛普先生把整个儿的事情说得很清楚，”一个毕业生说。“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你邻近的大地主哈里希·孔陀的例子。在他的庄地上，你搜不出一两外国盐。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向是用严刑峻法来统治的。要知道，那种生性是奴隶的人们，如果得不到一个强硬的主人，那才是一切不幸中最大的不幸。”

“啊，先生！”一个大学生附和着说，“你没听见那位邻近的大地主查各拉伐地的不听话的佃户的事吗？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弄得吃尽当光。终于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只得把他妻子的银首饰拿出去变卖，可是没有人敢收买。后来查各拉伐地的经理人答应出五个卢比一古脑儿买去。它们可以值三十多卢比呢，可是不卖就得饿死。那个经理把首饰包打他手里接了过去，便冷冷地说，这五个卢比要用来交地租！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简直不想同查各拉伐地，或是他的经理人，再有什么来往了。可是山谛普先生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同所有这类生气勃勃的人绝了交，我们便只能去找火葬场上的死尸来一同工作了！他要我们明白，这些生气勃勃的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又知道怎样去拿，——他们是天生的统治者。那些自己不懂得怎样去贪求的人，只能按照这些人的欲望来生活，或是送死。山谛普先生还把他们——孔陀和查各拉伐地——来跟你王爷对比呢。他说你哪怕用意很好，但是绝对没法叫‘斯瓦德希’在你的地区里开花结果。”

“我的欲望是，”我说，“要叫一种比‘斯瓦德希’伟大的东西

开花结果。我要的不是死的木头，是活的树，——这可要慢慢地生长。”

“我怕，先生，”那个历史系的学生冷笑着说，“你既得不到木头，也得不到树。山谛普先生说得对：你要获得，就必须攫取。这句话，我们隔了好久才搞懂。因为它同我们从学校里学来的东西恰好相反。我亲眼看见过，哈里希·孔陀的收租人碰到一个佃户付不出租钱，就硬逼他把他年青的妻子出卖！买主有的是，大地主的钱也到了手。我老实对你说，先生，我看到了那个人的悲惨景象，一连几晚睡不着觉呢！可是我心里明白，那个人懂得怎样去拿到他出来收取的钱，甚至不惜把债户的妻子出卖，他实在比我强。我承认我自己差得太远了，——我是一个脓包，我眼眶里充满着泪水。如果有人能救我们的国家，那就是孔陀、查各拉伐地以及他们的部下！”

我听了大吃一惊，话也讲不出来。“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我嚷道，“那么，我此生最大的努力，就该是把国家从这些孔陀、查各拉伐地以及他们的部下的手中拯救出来。我们骨头里的奴性，遇到这种机缘，竟然变成了可怕的残暴力量。你们一向为了害怕，经常服从着人家的支配，现在竟然相信叫别人去服从也是一种宗教了。我的斗争的对象便是这种懦怯，这种惨无人道的残酷！”

这些事情，给普通人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这班学士和硕士的头脑里却搞得七颠八倒：他们那些邪说和诡辩，目的好象只是要摧残真理！

11

潘丘的冒牌伯母害得我心中十分不安。要推翻她，实在不

容易：因为对于一件真正的事实，也许证人很少，有时甚至一个也找不到，可是对于一件从未发生的事情，却总可以摆出一连串的证据。这一步棋子显然是为了要取消潘丘将祖产卖给我的那个契约。

我既然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于是考虑着让潘丘在我庄园里长期租用一块土地，再替他在上面盖一间茅屋。可是我的老师坚决反对。他说我不该轻易就向这些恶劣手段屈服，又说他愿意亲自前去对付。

"你去？先生！"我叫了起来，心里非常诧异。

"是的，我去，"他重复说。

我完全不明白我的老师有什么方法去对付那种阴谋诡计。当天晚上，到了经常来看我的时候，他并没有来。我查问之下，他的仆人才说他带了一个小箱子、一个铺盖卷出门去了，据说隔几天就回来。我心想他也许是到潘丘的伯父的村子去寻觅证人的。如果我猜得对，那么，我敢说他这一趟准是白跑……

白天我总是埋头工作。晚秋的日子渐近黄昏的时候，天色暗下来，我的心也迷惘了。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的心一直安居在瓦房里面，——他们可以不去理会外界的一切。我的心却待在露天的树丛底下，直接收听着一阵阵风送来的消息，又打心坎里响应着光明和黑暗所制成的一切高低抑扬的节奏。

在大白天百忙之中，我的生命似乎一点不短少什么。可是当天色渐暗，天上的窗户拉下了幕帘，我的心便对我说，黄昏的降落不过是为了要把世界关在门外，为了说明这个时候必须让那"一个"充满全部黑暗。天、地、水串通一起要达到这个目的，我简直没有力量抗拒，只得接受它的意义。因此，当黑暗把世界笼罩了起来，如同爱人的乌溜溜的眼睛在凝视着的时候，我整个

儿的身心便对我说，单单工作不是人生的真谛，工作并不是人的最大和最后的目的，因为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奴隶，——即使是为了“真”和“善”去做奴隶。

咳，尼基尔，你是不是已经永远同你当初那个“自己”分手了吗？当初白天工作完了便沉湎在无垠的黑夜里面，星光之下多么自由自在？啊，一个人在这错综复杂的人生中间，没有伴侣，真是孤单得可怕呀！

那一天下午，到了白昼和黑夜碰头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工作，也不想做什么工作，我的老师也不在边上陪我。我的空虚、漂浮的心灵只求有一个暂时的寄托，于是慢慢地朝着内花园走去。我非常喜欢菊花，各式各样的品种，栽在盆里，一排排沿着一座围墙摆着。它们开放的时候，看上去如同一片绿色的波涛，散溅出五光十色的浪花。我已经有好多时候没上这块地方来了，想到将要同我那些菊花久别重逢，不禁又是愉快，又是兴奋。

我走进园去，团团的明月正好探出围墙，她那倾斜的光芒在上面耀射，墙脚根依然是漆黑一片。她好象踮起了脚打背后走过来，伸出一双手掩住了我的眼睛，淘气地微笑着。我走近那些菊花，只见一个人横躺在前面草上。我的心怦地一跳。那个人听到我的脚声也骇得坐了起来。

这一下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好不好急忙退出去。毗玛拉无疑地也在盘算着什么脱身的方法。真是去也不是、留也不是！我还没有打定主意，毗玛拉却已经站起身来，将她的纱丽扯起一端蒙在头上，走向内院去了。

这个短促的时间，足够使我体会到毗玛拉心头凄惨的重负。我立刻忘掉了我自己的苦楚。我叫出了一声：“毗玛拉！”

她吃了一惊，停住步子，可是并不走回来。我跑过去站在她

面前。她的脸在阴暗里，月光完全照在我的脸上。她的眼睛望着地下，两只手捏得紧紧的。

“毗玛拉，”我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你锁在我的牢笼里呢？我哪儿不知道，这样下去，你只有憔悴和萎顿？”

她站在那儿，头也不抬，口也不开。

“我知道，”我接下去说，“如果我坚持要把你束缚在那儿，我一生一世便会变成一条铁链。我自己又有什么快乐？”

她依然不作声。

“所以，”我最后说，“我真心诚意告诉你，毗玛拉，你完全可以自由。无论你怎么样看待我，我决不做你的镣铐。”说完，我便走向外院去了。

不，不，这不是我气量大，也不是我情感冷淡。我不过已经明白：我必须先能让人家自由，自己才会自由。拿毗玛拉当作花环戴在我颈项上，等于在我心头挂上一副重担。难道我不曾用尽一切的力量祝祷：如果我不该有幸福，那么，让它去吧；如果我命中注定要伤心，那么，让它来吧；可是别把我一直捆绑着。把假的当作真的抱住了不放，只会把自己扼死。但愿我从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

我走进我的房间，只见我的老师在那儿等着。我搅乱了的心思还没有平复。“自由，先生，”我没有行礼，没有招呼也没有问候，就开口说，“自由是男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它比较——绝对没有！”

我的老师听我说得这样慷慨激昂，十分诧异，静静地对我望着。

“一个人光看书本，不会了解什么东西，”我一直说下去。“我们在经典里读到，我们的欲望全是些绳索，捆缚着自己也捆缚着

别人。可是这些字眼，本身都十分空洞。只有当我们到了把鸟儿放出笼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这鸟儿让我们获得了多少自由。无论我们把什么东西关在笼里，我们的欲望就会用比铁链子更坚固的绳索把我们捆绑起来。我告诉你，先生，世界上的人偏偏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都想在自己身外去改造些什么东西。可是需要改造的东西恰好在我们自己的欲望里面，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

“我们以为，”他说，“我们把我们欲望中追求的东西取到了手，就是自己作了主——谁知道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欲望从心里驱逐了出去，我们才当真自己作了主。”

“我们把这个意思用言辞表达出来的时候，先生，”我继续道，“听上去好象是空话，可是我们只要尝到了一点儿滋味，我们便会发现它是玉液琼浆，——神仙们就是喝了这种东西才长生不老。我们把‘美’抓紧在手里，便看不出‘美’。征服世界的是释迦牟尼，不是亚历山大，——这句话用枯燥的散文写了出来便变成假的，——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它唱出来呢？什么时候这些宇宙间微妙的真理才能象恒河涌出圣泉一般，打书本里漫到外边来呢？”

我忽然记起我的老师前几天一直不在家，我又始终不晓得是为了什么原故。我问出口来真有些不好意思：“先生，这许多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跟潘丘住在一块儿，”他回答。

“当真！”我嚷道。“这几天你一直在那儿吗？”

“是的。我要跟那个自称是他伯母的女人拉拉交情。她再也不肯相信，上等人中间，竟然有这样一个怪东西，会到他们那儿去借宿。她看到我当真预备住下的时候，她便感到有些自惭

形秽起来。‘老太太，’我说，‘你就是骂我、咒我，也别想撵我出去！我不走，你也别想叫潘丘走。你明白的，是不是，我不能站在一旁看着他这些没娘的孩子到街头去流浪？’

“她一连两天听我这样唠叨着，不说是也不说否。今天早上我看见她在收拾铺盖行李。‘我们要回菩林达班去了，’她说，‘你把盘费给我们就是了。’我知道她并不是去菩林达班，我也知道她盘费要得很多。所以我只能来找你。”

“她要多少钱，给她好了。”我说。

“那个老婆子并不是坏人，”我的老师自言自语地说。“潘丘确不定她的种姓，不让她碰水坛子，所有他的东西全不让她碰。因此他们不时吵嘴。她看到我什么东西都肯让她碰，她就恭恭敬敬地侍候我。她做得一手好菜呢！

“可是潘丘对我所仅存的一点儿敬意，从此完全消失了。直到那时为止，他至少还承认我是一个平常的人。可是我竟然毫不顾虑我的种姓会受损害，只求博取那老婆子的欢心来达到我的目的。我如果去收买一个证人，在审判的时候出其不意把她打败，那是另一回事。手段必须用手段来对付。忽视了教规去耍弄诡计，他可绝对不能容忍！

“再说，那个女人走了以后，我还得在潘丘家里住上几天，因为哈里希·孔陀也许又要玩什么鬼花样。他对他的一班帮闲说，他替潘丘找到了一位伯母，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我竟然会送一个父亲给他。他现在倒要看看，他有多少个父亲能救得了他！”

“我们也许救得了他，也许救不了他，”我说，“可是我们如果为了要把我们的国家救出那一千〇一个陷阱——这班人一忽不停地在各处所散布着的宗教的、习俗的和自私的陷阱——因而

不得不送掉性命的话，我们至少会死得很快乐。”

毗玛拉的故事

14

谁想得到这一生中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好象投过了不知多少次胎，时间飞驰得如此快，在受到惊慌的那一天之前，我简直感不到它在移动。

那一天我打定主意去要求我丈夫在我们的市场上禁止外国货的时候，我晓得我们一定会拌嘴。可是我有坚定的信心，认为我用不到同他一言来一言去地争辩，因为我浑身上下有的是魔力。象山谛普这样一个非常人物，见了我不也是五体投地，如同大海里的浪涛在海岸上砸得粉碎吗？我召唤过他吗？不，那是我身上的魔法的召唤。还有阿摩利耶，那个可怜又可爱的孩子，当他第一次走来见我的时候，他的生命之流放射着红光，如同破晓时的河面！我真切地体会到，当一个女神看见了她崇拜者脸上闪耀着的光采，她心中会有何等样的感觉。

我的力量经过了这两次证明，我于是满怀着信心，准备象一团装足了闪电的云朵，去同我丈夫会面。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我整整九年中间，从没有看到过我丈夫眼睛里这种疏远、烦恼的表情，——象是沙漠里的天空，——它既不带一点儿湿润的雨露，也不反映出它注视着的那样东西的色彩。如果他的愤怒爆发了出来，我心里该会舒服得多！可是我觉得他完全不可捉摸。我感觉到虚幻得象一个梦，——一个醒回来只剩下漆黑的夜色的梦。

从前我惯常嫉妒我的嫂子，因为她美。后来我又觉得上天既然没有给我自己什么权势，我便只得依仗我丈夫所给与我的爱情。现在我已经在权势的酒杯里尝足了滋味，不醉不能过日子了，可是这只酒杯忽然在我脚边砸得粉碎，我的生命于是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当天坐下来梳理头发的时候，心里是如何地气恼呀。啊，丢脸，丢脸，丢尽了脸！我的嫂子打我身边走过的时候，高声说道："哎哟，二太太！你的头发好象要飞起来了。别让它把你的脑袋带走呀。"

再说，那天在花园里，我的丈夫又是多么轻易地对我说他让我完全自由！可是自由——空洞的自由——能这样容易地拿来拿去吗？这好比将一条鱼儿在天空里释放，——我怎么能离开了一向养活我的温存的空气去行动和生存呢？

今天来到我自己房里，我看见的只是些家具——只是床，只是镜子，只是衣架——它们上面那一颗随处可见的心却不在了。换来的是自由，只是自由，仅仅是空虚！一条石块和小石子全露了出来的干涸的河道。没有丝毫的情感，只是些家具！

我的心境渺茫到了极点，弄不懂我的生命中还有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正在这个当儿，我重又碰见了山谛普。于是生命撞击生命，火花又象先前那般地满天飞了。这便是真理——激烈的真理——它冲进来把一切的界线全给淹没了，它比大太太、她的侍女泰谷和她的猥亵的小调，以及其他一切说说笑笑、飘飘荡荡的人，要真实一千倍呢。

"五万！"山谛普向我索取。

"五万算什么？"我的沉醉的心嚷道。"我一定给你！"

怎么去拿，上哪儿去拿，这些细情末节完全不在我心上。瞧，

我不是在一刹那间，打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升高到一切东西之上了吗？从此一切东西都要来听我使唤。我一定拿得到，拿得到，拿得到，——决计没有问题。

那天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离开了山谛普。后来仔细一想，我的"摇钱树"在哪儿呢？啊，这个外面的世界为什么总是这样来羞辱人的心呢？

可是我非把它拿到不可；不管用什么方法；因为这决没有罪孽。罪孽只能去玷污弱者；我有了我的"沙克帝"，它碰不到我身上。只有平民会变成贼，做国王的可以去征服人、拿走他理所应得的胜利品……我必须找到库房在什么地方；谁经手藏放；谁负责看管。

我花了半夜的时间站在外边阳台上盯视着那一排公事房。可是怎么把那五万卢比打铁栅栏里取出来呢？如果有什么咒语，可以叫那些看守的倒下来死在地上，我决不会犹豫，——我丝毫没有怜悯心了！

可是一方面主妇的紊乱的脑子里有大队强盗在跳着战舞，一方面王爷的大房子却睡得十分安静。守夜的小锣响了一次又一次，头顶的天空默不作声地在上面看着。

最后我便把阿摩利耶叫来。

"我们的'事业'需要一笔钱，"我告诉他。"你能不能到库房里去把它取来？"

"为什么不能？"他挺起了胸脯说。

咳，我不是对山谛普一模一样说过"为什么不能"的吗？这个可怜的孩子的信心并不能在我心里鼓起什么希望。

"你怎么样下手呢？"我问。

他想出来的那些荒唐的计划，简直只配到冒险小说里去

实现。

“不行，阿摩利耶，”我严厉地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孩子气。”

“好吧，那么，”他说，“让我去贿赂那班看守的人。”

“哪儿来的钱呢？”

“我可以到市场里去抢劫，”他脱口而出，毫无畏缩的样子。

“别转这种念头。我有首饰，可以顶用。”

“可是，”阿摩利耶说，“我忽然想起那个账房是不肯受贿的。没关系，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何必问？十分简单。”

“不过我还是要知道。”

阿摩利耶在他长褂的口袋里掏了半天，先拿出一本小本的《薄伽梵歌》，放在桌上，——后来又拿出一支手枪，给我看了看，可是一句话也不说。

可怕！他不加思索就打定了主意去杀死我们那个善良的老账房！你看着他那张坦率、老实的脸，再也不会相信他硬得起心肠去打死一只苍蝇，可是他口里讲出来的话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是很清楚的，那个账房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对于阿摩利耶并不是什么真实的东西；他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感觉、虚无缥缈的东西。《薄伽梵歌》里就有一句现成的话：“杀掉人的肉体，杀掉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你这是什么意思，阿摩利耶？”我隔了好半天才嚷出口来。“你不知道那个可爱的老头儿有一个老婆还有许多孩子，他又是……”

“我们哪儿去找没有老婆和儿女的人呢？”他抢着说。“您听我讲，好太太，我们所谓怜悯，归根结蒂，无非是怜悯我们自己。

我们不忍损伤我们自己的恻隐之心，因此我们不去动手打人；——说什么怜悯！这是头等的懦怯！”

听到山谛普的谈吐竟然从这小小的孩子口里发出来，真使我吓了一大跳。他是如此愉快、天真、可爱，——在他这种年龄，该能相信善的东西是善的；在他这种年龄，该能好好地生活和长大。我不禁产生了慈母的心肠。

拿我自己来说，已经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了，——只有死，美丽的、诱人的死。可是听着这个小东西泰然地讲到要去杀死那个与世无争的老头儿，仿佛那是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我不由得浑身战栗。我越是明白他心里一些没有罪孽，便越是感到他那些罪孽的言语的可怕。我好象看到他父母的罪孽，显现在这个天真的孩儿身上。

他那一对闪耀着信仰和热诚的大眼睛，真使我心底里受到了感动。他神魂颠倒地直对着毒蛇的血口走去，进去以后便不会再出来了。怎么样去救他呢？为什么我的国家，在这个当儿，不变成一个真正的“母亲”，把他拥在怀里嚷着：“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如果你救了我而我不能救你的话，那有什么好处呢？”

我知道，我知道，人世间一切的“力量”，跟“魔鬼”已经订好了盟约。可是“母亲”在这儿，哪怕她无援无助，她也要单独去斥责和阻止这恶魔的行动。无论什么伟大的胜利都不在“母亲”心上，——她要给予生命，拯救生命。今天，我整个的灵魂，伸出了一双手，切求着去拯救这个孩子。

方才我说过要他去行窃。现在我无论用什么话来反对，他一定会认为是女人的懦怯。只有当我们女人的懦怯能把世界诱入它的罗网的时候，他们男人才爱它。

“你什么也用不到干，阿摩利耶，我有法子找钱，”我最后对

他说。

他快要走到房门口的时候，我把他叫了回来。“阿摩利耶，”我说，“我是你的姐姐。今天并不是历本上的‘兄弟日’①，可是，事实上，一年到头天天是‘兄弟日’。我向你祝福，但愿上天永远保佑你。”

阿摩利耶万想不到我口里会讲出这种奇怪的话来。他呆呆地站了好半天。他慢慢地清醒过来，就拜倒在我跟前，接受了我结交的情谊，并向我致敬。他站起身来，眼眶里涌满了泪水……啊，我的小兄弟！我正在快步走向死亡，——让我将你的罪孽一起带走吧。但愿我的污渍永远不要玷污你的天真！

我对他说：“你把那支手枪送给我作为结交的礼物吧。”

“你要它有什么用，姐姐？”

“我要练习练习死。”

“对，姐姐。我们的女人们也该懂得怎么样死，怎么样对付死！”阿摩利耶一边说一边就把那支手枪递给了我。

他那年青的脸上的光辉，好象为我的生命染上了一种晨曦的色彩。我将手枪藏在我的衣襟里。但愿这个结交的礼物成为我紧急关头的最后依靠……

我满以为我这“妇人心”中的“慈母门”，开了一次以后，便永远会开在那儿。可是当“母亲”变成了“主妇”，她便把那扇门关上，至善的道路于是又走不通了。恰巧第二天我又见到了山谛普；疯狂——赤裸裸的、活鲜鲜的疯狂——又在我心上跳舞了。

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我更真的自己？决不是！我以前从没有知道我的身体里面会有这样一个无耻的、残酷的我。弄蛇人

① 印度女子年龄极小便出嫁，所以每年有一个“兄弟日”，届时兄弟们便来姐妹家中作客；姐弟之间互相祝福，互送礼物。

来到此地，假装打我衣裙里提出来一条蛇，——可是这条蛇以前从来不在我衣裙里，一直在他手里。有一个什么妖怪迷住了我，我今天的一举一动全是他玩弄的戏法——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妖怪，那天扮作了一位天神，举着他的血红的火炬走来呼唤我，他说："我是你的国家。我是你的山谛普。我对你来说，比你自己的一切更加重要。'班地—玛太拉姆'！"我合着手掌回答他道："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天。我所有的一切，将在我对你的爱的面前，捐弃净尽。'班地—玛太拉姆'！"

是不是五千？五千就五千！你明天要吗？明天我一定给你！在这不顾死活的狂欢的宴会里，那笔五千卢比的礼物好比是醇酒的泡沫，——且让我们来纵饮狂欢！静止的世界将在我们脚底下摇摆；火将在我们眼睛里燃烧；暴风雨将在我们耳朵里吼叫；一切东西，不论在不在我们面前，将会同样地模糊不清。我们于是会跌跌冲冲地跳进死亡中去，——隔不了多少时候，火会完全熄灭，尸灰会四处飞散，一丝一毫的痕迹也不会遗留在人间。

第九章

毗玛拉的故事

15

好些时候，我简直想不出一点儿办法去取得那笔钱。到了前一天，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一张完整的图画忽然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面前。

每年在杜尔伽大祭节①，我的丈夫总要送六千卢比给我的嫂子作为礼敬。每年总把这笔钱去存入加尔各答她银行的账户里。今年这笔礼是照例要送的，可是还没有送到银行，暂时安放在我们卧房旁边的梳妆室角上一只保险箱里。

每年我丈夫总是自己将这笔钱带到银行里去的。今年他还没有机会进城。我怎么会看不出这是上天所安排好的呢？那笔钱留在那儿，因为国家要用它，——谁有力量能把它从她手里拿去送进银行呢？我又怎么有力量来推却这笔钱呢？女神渴求着破坏，举起她的血杯喊道："给我血喝。我渴极了。"我决计将我自己心里的血，和那五千个卢比，一同给她。母亲呀，那个失掉钱的人不会感到多大的损失，可是你却把我完全给毁了。

从前，不知有多少次，我暗自在心里把大太太称作一个贼，因为我怪她用着甜言蜜语打我这位诚实的丈夫手里骗钱。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她惯常偷了田庄上的东西自己去享用。我总把这种事情指给我丈夫看，他却默不作声。我生起气来就说："要是你喜欢表示慷慨，尽可以多送些礼，可是为什么容许人家来偷你的东西?"我当时说这些怨话的时候，上天一定在暗笑，因为今天晚上我要打我丈夫的保险箱里去偷我嫂子的钱了。

我丈夫的习惯，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总把他的钥匙留在口袋里，把衣服搁在梳妆室内。我掏出了钥匙，把保险箱打开。它发出来的细微的声响好象要把全世界惊醒！突然一阵寒噤，使我的手和脚冻得冰冷，我浑身打着哆嗦。

保险箱里有一个抽屉。我开了抽屉就看见钱，不是钞票，是一卷卷纸包的金币。我来不及数出我所要的数目。那儿一共是

① 孟加拉最大的节日，相当于我国的春节。

二十卷，我全部拿了裹在我的纱丽里面。

多么重呀。这个贼赃把我的心都压坏了。变了钞票，也许可以比较不象偷窃，可是这完全是金币。

我象贼一般地窜进我的屋子，这间屋子竟然不再象是我自己的屋子了。一触到这偷来的东西，我对这屋子一切最宝贵的权利便都完全丧失了。我于是象念着咒语一般，对我自己喃喃说道："班地—玛太拉姆"，"班地—玛太拉姆"，我的国家，我的黄金的国家，这些金子全是给你的，不是给别人的！

但在黑夜里，脑子安定不下来。我回到我丈夫沉睡在那儿的卧房，闭着眼睛从他身旁经过，一直走到外边的平台上，合扑躺在地下，把那裹着金币的一头纱丽抱紧在胸口。每一卷给了我一阵心痛。

静静的黑夜举起了食指站在那儿。我没法将我的家同我的国分开；我盗窃了我的家，我盗窃了我的国。我犯了这个罪，我的家便不再是我的了，我的国也跟我疏远了。我如果为我的国家求乞而死，即使不成功，至少表示了崇拜，天神也会心许。可是偷东西决不能作为崇拜，——我又怎么可以将这些金子去呈献呢？啊，我呀！我是注定要死的人，我何必把我这双肮脏的手去亵渎我的国家呢？

要我将那笔钱放回原处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已经没有气力回到那个屋子里去，重新拿起钥匙，再开那只保险箱，——我一定会昏倒在我丈夫的房门口。现在唯一的路只有往前走。我也没有气力坐下来仔仔细细数一数那些钱。让它们待在它们的纸包里吧：我算不清楚了。

冬夜的天空没有一点儿迷雾。星星亮晶地闪着光。我心想，如果我躺在这儿，为了我的国家，将这些星星，象金币一样，一颗

颗偷下来，——这些星星是如此小心谨慎地积聚在黑暗的怀抱中的，——那么，天会瞎掉眼睛，黑夜会永远穿上寡妇的服装，我将是盗窃了整个世界。可是我当前已经干了的这件事情，不也就是盗窃了整个世界吗？——不只盗窃了金钱，也盗窃了信任，盗窃了正义吗？

我整夜躺在平台上。到了早晨，确定我丈夫已经起身离开了屋子，我方才将围巾蒙住了脸，一步步走回卧房。

我的嫂子也起来了，拿着她的铜壶在浇花草。她看见我远远地走过，便嚷道："你听见那个新闻吗，二太太？"

我一声不响地停下了步子，周身在打颤。我觉得那一卷卷的金币好象在围巾里鼓了起来。我怕纸包破裂，金币会象雷雨般洒得一地，让全家的佣仆都识破这一个小偷：她盗窃了自己的钱财，害得自己穷困不堪。

"你那一班强盗，"她接下去说，"寄来了一封匿名信，恐吓说要来抢劫钱库。"

我象个贼一样，默不作声。

"我方才在劝尼基尔弟弟来求你保护呢，"她含讥带讽地继续说。"把你那些狐群狗党解散了吧，强盗皇后呀！你只要救了我们，我们决计向你的'班地—玛太拉姆'供献祭牲。这年头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是看在老天爷份上，至少别叫我们的家庭让盗匪来糟蹋。"

我一句话也不回答，急忙走进我自己房里。我的脚已经踩在泥沼里，现在缩不回来了。用力挣扎，反而越陷越深。

但愿时间来到，我可以将那些钱交给山谛普！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它的重量把我一根根肋骨全压断了。

山谛普叫人来说他在等我的当儿，时候还很早。今天我再

也想不到打扮了。我依旧跟方才一样，裹着那条围巾，跑到外面的房间里去。

我走进起坐间，只见山谛普和阿摩利耶一同在那儿。我所有的尊严、所有的名誉，好象从我头顶一路滚到脚跟，完全消失在泥土里了。我竟然在这孩子跟前把一个女人的羞耻心丧尽丧绝！他们方才在一块儿的时候会不会讨论着我所做的事情呢？还有一丝一毫的面子给我留下吗？

我们女人再也不会了解他们男人。他们打定了主意要去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他们不惜把大家的心裂成片片，为他们的战车去铺平前进的道路。当他们醉迷心窍，一意要去创造的时候，他们就乐于把造物主的创造消灭干净。我这样伤心惭愧，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他们对生命本身毫无兴趣，——他们醉心的只是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于他们，我还不仅仅是洪水流过的道路上一朵草花？

我这样自暴自弃对于山谛普有些什么好处呢？只是五千个卢比吗？除了五千个卢比，我再没有什么用处了吗？啊，是了！山谛普不是亲口对我讲过了吗？我难道没能因此鄙弃世界上一切旁的东西吗？我是光明、生命、"沙克帝"、永生的给予者，——怀着这种信仰、这种欢乐，我挣脱了我一切的束缚，出现在大家面前。当时只要有人能让我满足了这种欢乐，我就会在我的死亡中生活。我就会在我丧失了的一切之中，不丧失一点儿什么东西。

他们现在是不是要对我说，这一切全是假的吗？他们虔心诚意地唱着赞美我的圣歌，将我从天堂上唤了下来，是不是不要我使人间变成天堂，却要我把天堂化为尘土？

16

“钱呢，蜂王?”山谛普一边说，一边用他锐利的目光盯住了我的脸。

阿摩利耶也对我凝视着。这个可爱的青年，虽然不是我母亲的孩儿，可是就象是我自己的弟弟一样；因为一个人的母亲也便是天下人的母亲。他对我望着，——他真是一脸的老实相，眼睛里充满了温柔，浑身洋溢着天真的青春。我，一个女人，——跟他母亲是同样的性别——我怎么能因为他向我要毒药，就把毒药递给他呢？

“钱，蜂王!”山谛普这种傲慢的口吻震得我耳朵作响。我又羞又恼，真想把那些金子朝他头上扔过去。我的手指抖得厉害，简直解不开我纱丽上的结儿。终于那些纸包全放在桌子上了。

山谛普的脸色变得铁青……他一定以为这些纸包里全是银子……他的表情是多么轻蔑。对我的无能又是多么厌恶。他简直好象要揍我一顿！他一定是怀疑我来求他通融的，想用几百个卢比来搪塞他所要求的五千个卢比。有一个时候，我以为他会抓起那些纸包扔到窗子外面去，说明他不是乞丐，而是一位待人进贡的国王。

“全在这儿了吗?”阿摩利耶问话的声调充满了怜悯，我真想放声大哭。我竭力压住了我心头的悲愤，只是点了点我的头。

山谛普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不去碰那些纸包，也不作声。

我受到这种屈辱，引起了那孩子深切的同情。他突然装出一种热诚的样子嚷道：“很多了。大有用处呢。你救了我们了。”他说着，就拿起一卷，将纸包打开。

烁亮的金币显露了出来。一刹那间，山谛普脸上那股黑气也似乎完全消散了。他顿时乐得眉飞色舞。他控制不住他感情的激变，打椅子里跳起身子，直向我扑过来。我不知道他想做些什么。我迅速地对阿摩利耶瞥了一眼，——他脸上的血色一下子全褪尽了。我用足力气把山谛普一推。他倒冲了几步，他的头撞在大理石桌子边上，跌倒在地。他在地上动也不动地躺了好一会。我已经精疲力尽，便也瘫倒在我的椅子里。

阿摩利耶满脸是喜悦的光彩。他连看也不对山谛普看一眼，一直走到我身边，向我行了个触脚礼，接着就坐在我前面的地板上。啊，我的小兄弟，我的孩子！你这点儿敬意，真是在我空虚的世界里剩下的最后一角天堂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眼泪直往下淌。我提起一端纱丽，用两只手把它掩住了我的眼睛，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我每次感到他轻轻地触着我的脚在那儿安慰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又重新涌了上来。

隔上一会，我自己镇定了下来，便把我的手从我脸上拿开，只见山谛普已经回到桌子旁边，正在若无其事地把那些金币放进他的手帕里面。阿摩利耶打我跟前的地板上站了起来，坐进椅子里，他那一对湿润的眼睛在闪着光。

山谛普冷冷地抬起头来望着我说："一共六千。"

"我们要这许多钱做什么用，山谛普先生？"阿摩利耶喊道。"我们的工作只需要三千五百。"

"不光是这一个地方需要钱，"山谛普回答。"我们能拿得到的钱全有用。"

"那也可能，"阿摩利耶道。"可是，从此以后，你要多少钱全由我来担当。请你，山谛普先生，把这里面多余下来的二千五百还给王爷夫人。"

山谛普对我看看，听我怎么说。

“不要，不要，”我嚷道。“我决不再碰这些钱了。随你去支配吧。”

“男人能象女人一样给予吗？”山谛普望着阿摩利耶说。

“她们全是女神呀！”阿摩利耶满怀着热诚，表示同意。

“我们男人至多只能用我们的力量来给与，”山谛普接下去说。“女人却拿她们自己来给予。她们用她们自己的生命来孕育生命；她们用她们自己的生命来喂哺生命。这种布施才是真正的布施。”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蜂王！如果你所给予我们的单单是钱，我就决不会碰它。可是你所给予的是那个你看作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东西！”

每个人身上一定有两个不同的灵魂。我一个灵魂能懂得山谛普在那儿哄骗我；另一个又甘愿受他哄骗。山谛普有力量，可是在正义前却完全泄了气。他用来鼓舞生命的那件武器，回头又把生命打击得一息不存。他挂着一个取之不尽的天神的箭袋，可是里面盛着的全是魔鬼的毒箭。

山谛普的手帕装不下全部的金币。“蜂王，”他问，“能不能另外给我一块？”

我拿我的手帕给了他，他恭恭敬敬地把它碰碰他的前额，突然间又跪在地上，向我顶礼膜拜。“女神呀！”他说，“我方才走到你跟前来，就是为了要向你致敬，可是你推开了我，把我抛弃在尘土里面。这样很好，我将你的推拒当作是你赐给我的恩典，欢欢喜喜地顶在头上！”他说着便指指那块受伤的地方。

我方才有没有误会他呢？他伸出了手当真是来摸我的脚吗？可是，甚至阿摩利耶也看出了他眼睛里、他脸上，所喷出来的欲火。山谛普自有一种本领，将他赞美的话配上音乐，我简直无法

和他辩论；我失去了我洞察的力量；我的眼睛象吸食鸦片的人一样，蒙上了一层迷雾。所以，到头来，我方才打了他一记，他现在倒还了我两下，——他头上的创伤结果害得我心碎肠断。我受到了山谛普的顶礼，我的偷盗行为竟然涂上了一种尊严的光彩，桌子上闪耀着的金子驱走了丧失面子的恐惧，一切良心上的刺痛。

阿摩利耶也跟我一样，重又被他收服了。他对山谛普的崇拜心，经过了片刻的挫折，重新又燃旺了。他心灵的净瓶里，再一次插上香花，来供养我和山谛普了。他的一片至诚，从他眼睛里透露出来，正象是破晓时晨星的清辉。

我表现了我的虔心，又接受了人家的崇拜，我的罪孽竟变得光明灿烂了。阿摩利耶一边对我脸上看，一边合掌行礼，狂呼"班地—玛太拉姆"！我不能期望永远受到这样的敬仰；可是这已经成为使我能保持自尊心的唯一因素了。

我实在不敢再进我的卧房了。床架好象伸出手来拦住我，保险箱对我皱着眉头。我要逃避这盘踞在我心头的对我自己不断的侮辱。我老是想跑到山谛普跟前去听他对我那种神妙的赞美。要知道，只有这一个小小的神坛，依然崭露在我的耻辱的汪洋外面，我但愿能日日夜夜死守在那儿；因为只要离开它一步，无论哪一边都是空空的。

赞美，赞美，我需要有人不断地赞美。我的酒杯里如果一秒钟没有这种酒，我便不能生活。因此，今天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山谛普；就是死，我也愿意。

17

近来我丈夫到里边来吃饭的时候，我简直不敢坐在他面前；可是不坐在他近边，又觉得不太好，所以我就去坐在一个不能面

对面看的地方。那天大太太进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坐着。

“弟弟呀，你不把那些恐吓信放在心上，”她说，“当然没有关系。我可让它们给吓坏了。你有没有把你给我的那笔钱送到银行里去？”

“没有，我还没有时间去办呢，”我的丈夫回答。

“你真大意，好弟弟，你还是小心些好……”

“可是那些钱就在上房的梳妆间的保险箱里，”我的丈夫说，一边微笑着使她安心。

“万一他们走了进去怎么办呢？谁也说不定！”

“要是他们有这样大的胆子，他们不妨连你也一同抢了去！”

“你不用害怕，谁也不会要我这种苦命的人。最惹人怜爱的东西是在你房里！可是，笑话少说，千万不要这样把钱放在房里，太冒险了。”

“隔不了几天，他们就要把政府的税款解到加尔各答去了；我会吩咐解款子的人把这笔钱一同带去存银行的。”

“好吧。可是千万别把这件事完全给忘了。你是这样心不在焉。”

“就算把那笔钱丢了，那么，既然在我房里，就不会叫你吃亏，嫂嫂。”

“你瞧，你瞧，弟弟，你这种样子讲下去，我可要生气了。我哪儿跟你来分什么你的、我的？万一你的钱丢了，我不难过吗？如果上天认为该把我所有的一切全部拿走，它至少留给了我一点儿灵心，使我领会得这位从罗什曼那① 以来最最忠心的兄弟是

① 事见《罗摩衍那》。罗什曼那对他哥哥罗摩和嫂子悉多的忠义故事，已成为千古佳话。

多么的可赏。

“哎哟，二太太，你怎么变成个木头洋娃娃了？你一声口也没开过。弟弟，你可知道，我们的二太太还以为我是在拍你的马屁呢。如果当真有这种需要的话，我也决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可是我知道我可爱的老弟不需要人家拍马。”

大太太就这样嘁嘁喳喳地一路讲下去，又总记住不时看看端上来的菜，要我丈夫吃这样，吃那样。我的脑袋里一忽不停地在打转。情势越来越紧急了。一定要想个什么法子把那笔钱如数归还原处。我尽是这样问着自己有什么办法，该怎么去干，我嫂子那种无休无止的唠叨便越来越叫人受不住了。

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件事能逃得过我嫂子那两只锐利的眼睛。她不时斜过眼来瞅我。我不知道她究竟能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东西来，可是我自己觉得一情一节都清清楚楚地写明在那儿。

我于是做了一件非常莽撞的事情。我装出一种悠闲的神气，和感到有趣的样子，笑了一笑道：“大太太的疑心，我明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她说的怕贼、怕强盗，都是假的。”

大太太狡狯地微笑。“你说得对，我的妹妹。女人的盗窃，是一切盗窃中最危险的。可是你怎么能逃得过我的眼睛呢？我又不是一个男人，会受你的蒙蔽？”

“要是你见我害怕得这种样子，”我应嘴道，“我不妨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交到你手里，作为保证。万一我叫你受了什么损失，你就可以拿来赔偿你自己。”

“听她这种话！咳，我们这位天真、娇小的二太太！”她回了我一笑，转过头来对我丈夫说。“她不懂得，有许多种损失即使有了保证也没法补偿的吗——不管在今世或是来世？”

我的丈夫并不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吃好了饭，便到外院的屋子里去，近来他不在我们卧房里睡午觉了。

所有我的比较贵重的首饰全存放在库房里，由账房保管。可是留在我手边的，总也值个三四万。我将我的首饰匣拿到大太太房里，在她面前打了开来，说道："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你这儿，姊姊。你可以不用再担什么心事了。"

大太太装出一种绝望的样子。"你简直把我怔住了，二太太！"她说。"你当真以为我晚上睡不着觉，怕你来偷我的东西吗？"

"你就是怕我来偷你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对呢？这世界上谁能说得定谁？"

"你要交给了我让我受些罪吗？不，不！我自己的首饰已经烦得我没有办法了，不用说再来替你保管了。把它们拿去吧，听我的话，叫佣人们看见了不好。"

我从我嫂子房里一直走进外边的起坐间，就叫人去请阿摩利耶。山谛普跟他一起来了。我急得等不及了，就对山谛普说："要是你不见怪，我想跟阿摩利耶谈一两句话。你能不能……"

山谛普作了一个苦笑。"原来你的眼睛里，已经拿阿摩利耶同我分开了，是不是？如果你存心想把阿摩利耶夺去，我敢说我也没有法子留得住他。"

我一句也不回答，只是站在那儿等着。

"这样也好，"山谛普接下去说。"快去跟阿摩利耶谈你的特别谈话吧。可是，谈完以后，你也得跟我单独一个人来一次特别谈话，否则便是我的失败。我一切全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失败。我得到的总要比别人多。我经常同上天争吵的也就是这一点。我

会战败我命运的分配人，我决不会失败在他手里。”山谛普对阿摩利耶恶狠狠地看了一眼，便走出了屋子。

“阿摩利耶，我的亲弟弟，你必须为我去做一件事。”我说。

“你无论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一定拚了命去干，姊姊。”

我把我裹在围巾里的首饰匣拿出来放在他面前。“把这些东西去卖也好、当也好，”我说，“尽你的力量，赶快替我弄六千个卢比来。”

“不行，不行，姊姊，”阿摩利耶说。他一直感动到心里。“别去动这些首饰。我自有办法替你去找六千个卢比来的。”

“啊，别发傻，”我焦急地说。“没有时间让你去胡搞了。快把这匣子拿去。乘了夜车上加尔各答。后天白天里无论如何要把那笔钱带给我。”

阿摩利耶打匣子里拿出一串钻石项圈，对着阳光看了看，又郁郁地把它放回匣子里。

“我知道，”我对他说，“这些钻石，你决不会卖得到好价钱，所以我给你差不多要值到三万卢比的首饰。这些首饰就是全部去掉，我也不在心上，可是我非要搞到那六千个卢比不可。”

“你可知道，姊姊，”阿摩利耶说，“我为了山谛普先生打你那儿拿去的六千卢比，跟他吵了一场嘴吗？我没法对你说我感到多么惭愧。可是山谛普先生偏说，为了国家，我们必须连我们的羞耻心都抛弃掉。他的话也许不错。可是这件事却多少有些不同。我不怕为了国家去死，为了国家去杀人，——我总算有了这一点儿‘沙克帝’。可是我忘不掉向你拿了钱以后所感到的惭愧。在这种地方，山谛普先生就比我强了。他一些不觉得抱歉，良心上也没有受到什么谴责。他说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念头：认为一笔钱放在某一个人的箱子里，这笔钱便属于那个人所有，——如

果我们做不到，'班地—玛太拉姆'的法力又在哪儿呢？"

阿摩利耶越讲越兴奋了。他发表意见的时候，只要我肯听他，他总是十分有劲。"《薄伽梵歌》对我们说，"他继续道，"没有一个人能杀死灵魂。杀，不过是一个字眼儿。拿走钱也是一样。钱究竟是谁的呢？谁也没有创造它。一个人脱离人世的时候，也没法把钱带走，因为它不是他灵魂的一部分。今天它是我的，明天是我儿子的，后天是他的债主的。既然，事实上，钱并不属于某一个人，那么，我们那些爱国志士不让它留给一般没有出息的子孙，拿去自己用了，又有什么该受指摘的呢？"

我听到这孩子口里讲出山谛普的话来，不禁浑身战栗。让那般弄蛇的人去耍蛇吧；如果有什么危险，他们是准备好了的。可是这些孩子都是如此天真，所有的人都愿意给他们祝福和保护。他们要起蛇来，完全不懂得蛇的性子；当我们看见他们满脸嘻笑、毫无顾忌地把他们的手去放近蛇口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蛇是多么危险可怕。山谛普猜疑得不错，我虽然自己可能情愿死在他手中，这个孩子我却要从他手里去夺过来，救出来。

"原来这笔钱是拿来给你们那些爱国志士去用的吗？"我带着笑问。

"当然是的！"阿摩利耶骄傲地回答。"他们不就是我们的国王吗？贫穷剥夺了他们帝王的权利。你可知道，我们硬要山谛普先生旅行的时候乘头等车吗？他从不回避帝王们应有的体面，——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享受，而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光荣。那般统治世界的人的最大的武器，山谛普先生告诉我们，便是他们的排场所发生的催眠作用。安贫乐道，对他们来说，不单单是吃苦受罪，——简直是自杀。"

说到这儿，山谛普却蹑手蹑脚地走进房来。我急忙拿我的围

巾掩住了那个首饰匣。

“特别谈话还没谈好吗?”他带着冷嘲的口气问。

“我们差不多谈完了，”阿摩利耶抱歉地说。“根本没有多少话。”

“不，阿摩利耶，”我说，“我们还没有谈完呢。”

“山谛普又得二次出房门了，对不对?”山谛普道。

“请便。”

“那么，山谛普什么时候再进房门呢?”

“今天不行。我没有时间。”

“原来如此!”山谛普说着，眼睛里露出一道凶光。“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全部让特别谈话给占去了!”

嫉妒!当刚强的男儿显出弱点的时候，柔弱的女子便不由得击起胜利的战鼓来了。我于是又坚决地说:“我当真没有时间。”

山谛普走出去的时候，满脸铁青。阿摩利耶感到极大的不安。“姊姊，”他哀求苦告地说，“山谛普先生生气了。”

“他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来生气，”我相当激动地说。“我得提醒你一件事，阿摩利耶。你千万不能把卖首饰的事对山谛普讲，——死也不能。”

“不，我决不讲。”

“那么，你还是别再耽搁了。你必须乘今晚夜车走。”

阿摩利耶和我一同走出屋子。我们来到走廊里，只见山谛普站在那儿。我看得出他候在那儿打算拦住阿摩利耶。我不让他达到目的，只得上前去同他兜搭。“你要跟我讲什么话，山谛普先生?”我问。

“我没有什么特别话要讲——不过随便谈谈。你既然没有时间……”

“我们可以稍微谈几句。”

这时候阿摩利耶已经走掉了。我们进了房间，山谛普就说：“阿摩利耶拿去的是什么匣子？”

那个匣子没有逃得过他的眼睛。我依然很坚定。“我要是能告诉你，我早就当着你的面交给他了。”

“你以为阿摩利耶不会告诉我吗？”

“不，他不会。”

山谛普再也掩盖不住他的愤怒了。“你以为你能爬到我头上来吗？”他咆哮道。“你休想。你该明白，我哪怕要阿摩利耶粉身碎骨，他也心甘情愿。我只要活着，我就决不会让你来指挥他！”

啊，弱者！弱者！山谛普终于体会到他在我跟前的懦弱！那样的勃然大怒便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已经明白，单凭意志力，他决不能来对抗我所发挥的力量。我瞅上一眼，就能把他最坚固的堡垒捣得粉碎。因此他不得不靠狂吼怒叫来帮忙了。我一声不响，只是轻蔑地微笑着。我终于比他高上一着了。我决不能丧失我这个占着优势的阵地；我决不能再低头了。我无论堕落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儿尊严是必须要保持的！

“我知道，”隔了一忽，山谛普说，“这是你的首饰匣。”

“你喜欢猜，你就猜好了，”我说，“可是你不用想逼得出我什么口供。”

“原来你对阿摩利耶的信任，比对我的信任更大吗？你不知道这孩子是我的影子的影子、我的回声的回声吗？——如果我不在他旁边，他根本就不存在吗？”

“他不是你的回声的时候，他才是他自己，他才是阿摩利耶。这时候，我对他的信任，也就比我对你的回声的信任更大了！”

“你可别忘记你早就许下愿心，把你所有的首饰全部交给我

去供养'神圣的母亲'了。事实上，你也已经呈献出来过了。"

"天神们无论留给我什么首饰，将来全会去呈献给天神们的。可是我又怎么能呈献那些已经从我手里偷掉的东西呢？"

"听着，你想用这种话来搪塞是办不到的。现在是干艰苦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先把这工作完成，那时候你再尽量去要你那些女人的鬼花样好了，——我也自会来和你周旋的。"

自从我偷了我丈夫的钱付给了山谛普，我们交情里面那种音乐便立刻停止了。我做出了这种下贱的事情，毁灭了我自己的价值；可是山谛普的动人的力量，也大大地打了个折扣。对着一样近在手边的东西，你是无法施展你射击的本领的。山谛普因此丧失了他的英雄气概；他的说话里面竟搀入了一种拌嘴嚼舌的下流腔。

山谛普两只烁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了我的脸，到后来，好象是正午的天空，闪耀出饥渴的火焰。他一而再地搬动着他的脚，似乎想离开他的椅子，直扑到我身上来。我整个身子好象在水中荡漾，一根根筋络都在震动，炽热的血直冲到我的耳根，我觉得我如果再待在这儿，我便永远站不起来了。我用尽全身的力量，把我自己从椅子里挣脱出来，急忙对着房门口走去。

山谛普的干燥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抑制的嘶叫："你要逃到哪儿去，蜂王？"他立刻就跳出了椅子，伸手过来抓我。可是，忽然听到房外有脚步声，他于是迅疾地退回去倒在椅子里。我在书架旁边停住了步子，站在那儿呆望着一本本书的名字。

我的丈夫一进屋子，山谛普便高声问道："我说，尼基尔，你这些书里面有白朗宁的诗集吗？我正在对蜂王谈起我们大学里的那个俱乐部。你可记得那次对这几行白朗宁诗的翻译竞赛吗？你不记得吗？

她根本不该对我望一望，
如果她不预备让我爱她，
世界上多的是……所谓男人……
她要是喜欢的话，尽不妨
对他们去显示她的心灵，
别离时，还是跟先前一样：
但是我和他们完全不同，
她看我的时候，心里明白。

“我总算想了办法把这些字儿译成孟加拉文，可是所得的结果，在孟加拉人看来，简直不能作为是一种‘永久的欢欣’。我有一个时期，当真以为自己几几乎要成为一个诗人，亏得上天慈悲，将我从这种灾难中间救了出来。你还记得老达克希那吗？他如果不去做盐务稽查员，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他的译文，我直到现在还记得……

“啊，蜂王，你翻遍了这些书架也没用。尼基尔自从结婚以后就绝对不谈诗了，——也许他已经不再需要它了。可是我想梵文所谓‘诗的热狂’的那种东西，在我身上又快要发作了。”

“我是来给你一个警告的，山谛普，”我的丈夫说。

“关于这种诗的热狂吗？”

我的丈夫不去理睬那种玩笑的口吻。“有好些时候了，”他继续道，“那些伊斯兰教长差不多已经把当地的穆斯林鼓动起来了。他们都恨透了你，随时随刻会来攻击你的。”

“你是来劝我逃走吗？”

“我是来给你个消息，不是来给你劝告。”

“如果这些田庄是我的，那班教长倒需要些警告，我可不需

要。假使你不来吓唬我，倒去拿些你的威风给他们看看，那么，对你和我都比较有价值。你可知道，你的懦弱使你邻近的大地主们也变得懦弱起来了吗？”

“我不是来劝你的，山谛普。我希望你也不必来劝我。况且，劝也没用。还有一件事我要对你说。你和你的信徒们私下在麻烦和压迫我的佃户。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所以我必须要求你离开我的地区。”

“为了怕那些穆斯林呢，还是你又有什么别种可怕的事情来威胁我呢？”

“有些可怕的事情，只有胆小的人才不怕。我就是用了这种怕惧的名义来对你说，山谛普，你非走不可。再隔五天，我要上加尔各答去了。我要你跟我一同走。到了那儿，你当然可以住在我家里，——这个我并不反对。”

“好吧，我依旧还有五天的时间呢。现在，蜂王，让我来唱给你听我同你的蜂房告别的离歌。啊！你这现代孟加拉的诗人呀！快把你的门打开，让我来盗用你的词句。其实是你偷了我的歌，拿它当作是你自己的东西——就用你的名字好了，可是这歌是我的。”山谛普说着便提起了他低沉、干哑的嗓子，不十分入调地用“帕依拉维”① 的曲调唱出一支歌曲：

我的皇后呀，在你王国的青春时期，
团聚和分离互相追踪，无休无止地捉着迷藏，
有些花在阴暗中枯萎而死，有些花就紧接着开放。
我的皇后呀，在你王国的青春时期，

---

① 印度音乐共分三十六个曲调，这是其中的一个曲调。

我同你的会见有它自己的歌曲，
可是我的离别不也有什么礼物向你呈献？
我的秘密的希望便是礼物，藏在你花园的阴暗里，
但愿七月的雨水能温柔地抚慰六月的火焰。

他的胆子太大了，——大得没有遮盖，赤裸裸的象火。谁也来不及拦住它：那好比去阻止打雷，阻止闪电。无论什么阻力，只会引起它的狂笑。

我离开了屋子。在经过通达内院的走廊的时候，阿摩利耶突然出现，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不用害怕，姊姊，"他说，"我今天晚上动身，一定成功了回来。"

"阿摩利耶，"我直望着他诚恳又年青的脸说，"为我自己，我一点都不害怕，但是我将不断地为你担心。"

阿摩利耶别转身子走了，可是他还没有去远，我又将他叫了回来，问道："你有母亲吗，阿摩利耶？"

"我有。"

"有姊妹吗？"

"没有，我是我母亲唯一的孩子。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死了。"

"那么，回到你母亲那儿去吧，阿摩利耶。"

"可是，姊姊，我现在又有母亲又有姊姊了。"

"那么，阿摩利耶，你今晚动身以前，上这儿来吃饭吧。"

"来不及了。给我一些东西带在路上吃吧，只要是你碰过的就是神圣的。"

"你喜欢吃些什么，阿摩利耶？"

“如果我在我母亲那儿，我就要许多许多九月糕①。你亲手做一些给我吧，姊姊！”

第 十 章

尼基尔的故事

12

我从我老师那儿听到，山谛普已经跟哈里希·孔陀联合在一起；他们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来礼拜降魔女神。哈里希·孔陀在向他们佃户们榨取开销的费用。迦维拉德那和维提耶伐吉希两位学者受到了委托，去撰写一首有双关意义的颂歌。

我的老师刚刚同山谛普在这件事上面发生过舌战。“天神们中间同样也有进化，”山谛普说：“孙儿不得不改造祖父所创造的天神，来配合他自己的胃口，否则他会变成个无神论者。我的使命便是使那些古老的神道现代化。我生来是天神们的救星，我要把他们从过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我和山谛普在一起长大，他自小就喜欢诡辩。他对于发现真理毫无兴趣，可是挖苦起真理来却十分高兴。他如果生在非洲的蛮荒里，他准会千方百计去造出种种的理由来证明：食人肉的习惯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真正交道的最好方法。可是一般哄骗人的人，结果总是哄骗了自己。我深信山谛普每次创造出了一个新

① 用大米粉、豆粉、糖和椰子蓉做成的甜点心。

的谬论，他一定会自己告诉自己说他已经找到了真理，不管这些创造互相矛盾到什么程度。

无论如何，我决不会协助他们在我们国家里开设一个“酿酒厂”。这些年青人，他们准备着为国效劳，决不能沾染上这种醉酒的习惯。一般要用麻醉手段来强制人家工作的人，他们所重视的是刺激，不是他们所麻醉的那些心灵。

我不得不当着毗玛拉的面，对山谛普说，他非走不可。也许他们两个人都会疑心我别有用意。可是我同时必须把自己从害怕人家误会的那种恐惧中解放出来。甚至让毗玛拉误会我也可以……

达卡市派来了许多伊斯兰教长。我的地区里的穆斯林，以前对屠宰黄牛，几乎跟印度教徒同样地深恶痛绝。但是现在突然间，东一处，西一处，都杀起牛来了。最初的消息，我是从几个我的穆斯林佃户那儿获得的，他们都表示一种不赞成的样子。我明白，这种情况很不容易对付。他们无非是假装疯狂，如果去阻止他们，他们便不再需要做作了。他们手段的聪明就在这个地方！

我于是去唤了几个我的印度教徒的佃户来，劝他们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清楚。“我们不妨坚持自己的信念，”我说，“可是我们没有权力去控制人家的信念。譬如说，我们有许多人都崇拜毗湿奴①，另外一般崇拜沙克帝的却照样宰杀牲口来献祭，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同样也必须听凭那些穆斯林去自己作主。所以千万不要挑起什么骚动。”

“王爷，”他们答道，“这种暴乱的行为已经好久不发生了。”

---

① 即徧入天，是印度教的保护神。

“不错，”我说，“他们当初完全是自愿的。让我们好好地来对付这件事，将来依旧会跟过去一样。可是丧失和气并不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方法。”

“不，王爷，”他们坚持着说，“这种好日子已经过去了。除非你用强权来压制，他们决不会停止。”

“压力，”我答道，“非但不会制止杀牛，而且可能要引起大家来杀人呢。”

他们里面有一个是受过英国教育的。他学会了不少时髦话。“这并不单单是教规问题，”他反驳道。“我们的国家主要依靠农业，那么黄牛是……”

“我们国家里的水牛，”我抢着说，“一样有奶，一样可以用来耕田。所以，我们如果尽在庙宇前面跳着狂舞，浑身涂着它们的血，肩上扛着它们的头颅，用宗教的名义去跟穆斯林争吵，宗教只会对我们讪笑，而争论却依然没法解决。如果只认为黄牛是神圣的，不可杀戮，水牛却没有关系，那么，这是偏见，不是宗教。”

“可是你看不出，先生，这里面含蓄着什么意义吗？”那个懂英文的佃户逼上来说。“穆斯林胆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即使破坏了法律也没有危险。你没听见巴丘的事情吗？”

“为什么竟然有可能，”我问，“拿穆斯林当作工具来对付我们呢？这不是我们一向的顽固把他们造成这种样子的吗？上天就这样来惩罚我们。我们平素积累的罪孽，现在报应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

“啊，好吧，如果一定要这样，那就让它们在我们身上报应吧。可是我们也会报仇的。我们已经暗中破坏了权威人物的最大的力量：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法律的忠诚。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国王，维持着公道；现在他们自己变成了法律的破坏者，因此不

见得比强盗高明了。这种事情可能不会在历史上留传，可是我们会永远将它记在我们的心里……”

报纸上辗转登载着对我的诽谤，搞得我身败名裂。听说他们为我扎了一个草人，在查各拉伐地大地主的河畔焚尸场上烧毁，兴高采烈地举行了庄严的仪式；他们还在计划着别种侮辱的方法。原因是他们要我在他们预备开办的纱厂里合些股份，我当时不得不对他们说，我并不在乎赔掉些钱，可是我不愿意帮同他们害许多穷苦的股东受损失。

“王爷，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些访问我的人说道，“国家的繁荣完全不在你心上吗？”

“工业可能会使国家繁荣，”我解释道，“可是仅仅对繁荣存着欲望，并不就能使工业获得成功。即使在我们头脑冷静的时候，我们的工业也并不兴旺。我们为什么要设想，只因为我们变得疯狂了，工业便会发达呢？”

“你为什么不老实说，你不肯拿你的钱来冒险呢？”

“等我看到你们当真是要办工业的时候，我自会把我的钱加进来。可是，你们现在生了个火，别以为一定就有东西给你们放在上面去煮。”

13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查克那的分库遭受了抢劫！一笔七千五百卢比的款子准备要解总库。当地的账房为了携带便利，在国库银行把现洋换了钞票，一捆捆堆在那儿。半夜里，一群手执武器的强盗跑到屋子里来抢劫，打伤了那个看守的喀西姆。奇怪的是他们只取了六千卢比，其余的钱丢得一地，其实全部带走也很容易。可是，匪徒的抢劫过去了；警察的搜捕却要开始了。

安静的日子是无从谈起了。

我走进内院，那个新闻已经比我先到了。“这事情多可怕，弟弟，”大太太喊道。“我们怎么办呢？”

我故意把这件事看得无关紧要的样子，使她可以安心。“我们还留得一点儿东西呢，”我笑着说。“将来的日子总能勉强过去。”

“别讲笑话，好弟弟。为什么他们这样恨你？你不能敷衍敷衍他们吗？为什么要惹得他们生气呢？”

“哪怕能叫大家高兴，我可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国家走上毁灭的道路。”

“他们在火葬场上干的那件事实在骇人。这样对待你，真是太不成话了。二太太受到了那个英国女人的熏陶，已经不再有什么恐惧的事，我可不得不去找个法师来祛除一下灾殃，否则我再也不能安心了。看在我份上，好弟弟，到加尔各答去吧。你要是待在这儿，我简直不敢想象他们会干出些什么事来。”

我嫂子这种真诚的忧虑，深深地感动了我。

“再说，弟弟，”她接下去说，“我不是劝过你不该把这许多钱放在你屋子里吗？他们早晚会得到风声。我倒不是为了钱，——可是谁知道……”

为了安慰她，我答应立刻把那笔钱搬入库房，有解款人走的时候，马上带到加尔各答去。我们一同走进我的卧房。梳妆间的门关着。我叩了几下门，毗玛拉叫道：“我在换衣服。”

“二太太真奇怪，”我的嫂子嚷道，“这样早就打扮起来了！又是开他们的‘班地—玛太拉姆’会议吧，我想。”她又提高了嗓子跟毗玛拉开着玩笑说：“强盗王后呀！你是不是在房里数着你抢来的东西？”

“我等一会儿再来安排那笔钱吧，”我说着，便走到外面办公室去。

警察长在那儿候着我。“那些匪徒有什么线索吗？”我问。

“我怀疑一个人。”

“谁？”

“喀西姆，那个看守的。”

“喀西姆？他不是受了伤吗？”

“那算不了什么。腿上受了些小伤。也许是自己做出来的。”

“可是我决不能相信有这种事。他是一个极可靠的人。”

“你可以信任他，可是他并不因此就不能做贼。我难道没有看到过许多人，受了人家二十年信任，忽然变成了……”

“就算有这种事，我可不能把他送到牢里去。可是他为什么要把其余的钱散在地上呢？”

“这是故意布下的迷阵。不管你怎么说，王爷，他一定是个老手。他值班的时候，确实一本正经看守在那儿，可是我敢说，邻近地带发生的盗窃案都有他的份儿。”

警长接着便讲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说明一个人可以在二三十里路以外去抢劫，又能准时准刻回他的岗位。

“你把喀西姆带到这儿来了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他在拘留所里。大法官就要来审问了。”

“我要见见他，”我说。

我跑进他的监房，他啼啼哭哭跪倒在我跟前。“老天在上，”他说，“我确实没干这件事。”

可是，喀西姆讲到经过的事情，却完全前言不对后语。他显然在夸张。他的叙述里面竟然有四五百个人，许多大炮，无数的刀剑。他的神经也许错乱了，否则便是想要掩饰他轻易失败的

过错。他口口声声说，这是哈里希·孔陀策划的；他甚至确定他听到孔陀家的侍从伊克拉姆的口音。

“听着，喀西姆。”我不得不警告他，“不许胡言乱语，牵攀人家，没人要你去陷害哈里希·孔陀，或是别的什么人。”

14

我回到家中，便把我老师请来。他严肃地摇着头。“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他说，——“说什么把良心扔在一旁，叫国家走入正轨。国家里一切的孽障从此都要张牙舞爪了，又是可怕，又是无耻。”

“你想是谁……”

“别问我。孽障在四处蔓延了。叫他们马上全离开这儿。”

“我再给他们一天的时间。他们后天就走。”

“还有一件事。快把毗玛拉带到加尔各答去。她在这儿所见的世界太狭窄了，她看不到一切人、一切事究竟有多大多小。让她去见识见识世界，——一切的人以及他们的工作，——扩大些她的眼界。”

“我正想这样干。”

“好，千万不要耽搁。我对你说，尼基尔，人类的历史是要靠世界上一切种族团结起来的力量来制造的，因此象这样为了政治的缘故出卖良心，——象这样把国家做成个迷信的偶像，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欧洲人心里并不会承认我的话对，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来装作是我们的老师。那些为真理而死的人可以永生；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能为真理而死，他们便会在人类的历史里永垂不朽。这儿，在这印度的土地上，尽管满天是魔鬼嘲笑的声音，但愿对这种真理的感觉能够成为现实！啊，多么可怕的罪

恶的瘟疫竟然从世界各地带进了我们的国家……”

整天查究案情，闹得头昏眼花。晚上进房睡觉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嫂子的钱只得留待明天早晨再搬进库房了。

夜静更深，我忽然从睡梦中醒来。屋子里一片漆黑。我好象听到什么地方有呻吟的声音。一定是什么人在哭。一阵阵抽噎带着涕泪的声音，象是下雨的夜晚那种忽起忽落的微风。我听上去，这哭声似乎是从我屋子的心坎里发出来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几天前毗玛拉已将她的床铺搬到隔壁房里去了。我爬起身来，走出房去，只见她合扑地躺在阳台上。

这种情景简直没法用文字写出来。只有那个坐在世界正中央，把世界上一切痛苦收容到自己心里的“他”，可以懂得。天是哑哑的，星是默默的，夜是静静的，在这一切中间竟有着这一种不眠不睡的哭声！

各式各样的痛苦，我们都依照了书籍中的分类，给它们一个好的或是坏的名词。可是这种从一个破碎的心里面漫出来，直涌进无底的黑洞中间的极度烦恼，是不是也有一个名字呢？半夜里，站在寂静的星星底下，俯视着这一个身影，我不禁心生恐惧，我于是自己对自己说：“我怎么配来评判她呢？”啊，生命！啊，死！啊，大无量的天神！我默默地向着你们的神秘低头礼拜。

我先想回身就走。可是我走不动。我靠近毗玛拉的身子坐下，把我一只手放在她头上。我一碰到她，她好象浑身僵硬了，可是接着就软了下来，眼泪也冲了出来。我轻轻地用手指抚摩着她的前额。突然间，她伸出手来捧住了我的脚，把它们揿在她胸脯上，用了这样大的劲，我以为她的心都会揿碎呢。

毗玛拉的故事

18

阿摩利耶今天早晨该从加尔各答回来了。我吩咐仆人，他一到就通知我，可总是坐立不安。后来，我便到外面去，在起坐间里等候他。

我当时派他去卖首饰的时候，我的念头大概只在我自己一个人身上，根本没有考虑到一个这样年青的孩子，要想出卖如此贵重的首饰，立刻会引起人家疑心。我们女人真是毫无用处，我们偏要把自己的危险的重担去放在人家肩膀上。我们自己投河，却把边上的人一同拖下水。

我曾经十分骄傲地说过，我要把阿摩利耶救出来。——仿佛自己快要淹死，还能拯救别人。可是我非但没有救他，反而叫他去送死。我的小弟弟呀，我竟然做成这样一个姊姊，那天"兄弟日"我为你祝福的时候，死神一定在暗笑呢，——我自己正背负着一身的孽障，神魂颠倒，没有归宿。

我今天感觉到，一个人时常会受到罪恶的袭击，好象被瘟疫侵缠。什么地方让细菌钻进了身子，一夜过去，死神便大摇大摆地走上门来了。

为什么不能把患病者，同世界上其余的人，远远地隔离开来呢？至少我一个人，已经体会到这种传染病的蔓延是多么可怕，——象是一支猛烈的火把，它可以使全世界都燃烧起来。

九点钟了，我心心念念，总觉得阿摩利耶已经遇到了麻烦，总觉得他已经被警察抓去了。警察局里一定非常诧异——这些

首饰是谁的呢？——他在哪儿拿来的呢？到末了，我只得在全世界面前，当着大众，给他们一个答复。

是怎么样的一个答复呢？大太太，我一向这样鄙视你，你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你，作为大众和全世界的代表，将要取得你的报复了。啊，天哪，这一次救了我，我一定在我嫂子跟前把一切骄傲完全抛弃。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立刻去见大太太。她在阳台上拌蒟酱。泰谷坐在她身边。我一看见泰谷，便缩脚不前，可是一下子就克服了一切的犹豫，走上去对我嫂子低身下拜，向她行触脚礼。

"哎哟，二太太，"她高声说道，"你怎么了？为什么忽然对我这样恭敬？"

"今天是我生日，嫂子，"我说。"我一直害你痛苦。请你今天给我祝福，我从此决不再来冒犯你。我的心肠太狭窄了。"我又向她拜了一拜，急急地离开她，可是她把我唤回去。

"你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今天是你的生日，好妹妹！今天下午你必须到我这儿来吃饭。你一定要来的。"

啊，天哪，今天就作为是我真的生日吧。我不能重新诞生一次吗？我的天神，求你替我洗罪，替我净身，让我重新作人。

我重又走进起坐间，山谛普恰巧在那儿，我打心里感觉到对他的厌恶。他那张脸，在晨光之下，我竟然一点儿看不出有什么天才的奇幻的光采了。

"能不能请你出去，"我脱口说。

山谛普笑了笑。"既然阿摩利耶不在这儿，"他说，"我想该要轮到我来特别谈话了。"

我的命运又来作弄我了。叫我怎么把自己已经给了人家的

权利取回来呢?"我要独个儿清静一下,"我重复说。

"蜂王,"他说,"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并不会妨害你独个儿的清静。别把我错认作许多普通人里面的一个,我山谛普哪怕包围在几千几万人中间,依旧独个儿清静得下来。"

"请你改天再来吧。今天早晨我……"

"在等着阿摩利耶吗?"

我气得掉转身子往外走,他却打他的衣襟里掏出了那个首饰盒,往大理石桌子上一扔。我大吃一惊。"那么,阿摩利耶没去吗?"我喊道。

"上哪儿去?"

"加尔各答。"

"没有,"山谛普格格地笑了起来。

啊,我的祝福居然有了灵效。他得救了。只要阿摩利耶平安无事,就让上天来惩罚我这个贼吧。

我脸色的转变引起了山谛普的鄙夷。"这样得意,蜂王!"他嗤着鼻子说。"那些珠宝这样可贵吗?那么,你怎么又舍得拿它们来呈献给我们的女神呢?你已经把它们送掉了。你现在想要拿回去吗?"

骄傲不容易断气,临死还张着它的一口毒牙。我很明白,我必须对山谛普表示我完全不把这些珠宝放在眼里。"如果它们引起了你的贪心,"我说,"你就把它们拿去好了。"

"今天,我的贪心要包括全部孟加拉的财富,"山谛普回答。"还有比贪心更大的力量吗?它是尘世间伟大人物的坐骑:正象因陀罗胯下的那头神象一样。那么,这些珠宝现在是我的了吗?"

正当山谛普把那个盒子拿起来,放回他衣襟里,阿摩利耶却冲了进来。他的眼圈乌黑,嘴唇干燥,头发蓬松;他的青年的新

鲜气质，好象在一天里面枯萎掉了。看到他这种样子，我心头起着一阵阵剧痛。

“我的盒子！”他嚷道。他看也不对我看，一直走到山谛普面前。

“你有没有打我衣箱里把那个首饰盒拿走？”

“你的首饰盒？”山谛普嘲讽地说。

“衣箱是我的！”

山谛普张口大笑。“你实在已经分不大清楚哪样是你的，哪样是我的了。阿摩利耶，”他嚷道。“你将来不妨去讲经说法。”

阿摩利耶两只手掩住了脸，倒进椅子里。我走到他面前，拿我的手按在他头上，问他：“你有什么难过，阿摩利耶？”

他站了起来，挺直了身子回答道：“我打定了主意，姊姊，亲手把你这些珠宝还给你。山谛普晓得了，他可抢在我头里干了。”

“我哪儿在乎这些珠宝？”我说，“让它们去好了。不妨事的。”

“去？哪儿去？”这孩子心里搞糊涂了。

“这些珠宝是我的，”山谛普说。“这是我的王后给我的徽章。”

“不，不，不，”阿摩利耶疯狂地大叫着。“绝对不行，姊姊！我把它们带回给你的。你决不可以送给别人。”

“我领受你的盛情，我的小弟弟，”我说。“可是他既然想死了这些东西，那就让他去满足他的贪心吧。”

阿摩利耶象一头凶猛的野兽那样盯住了山谛普，他怒吼道：“听着，山谛普先生，你知道我是连绞刑都不怕的。如果你胆敢把这盒珠宝拿走……”

山谛普装出了一种冷笑说道：“你这时候也该明白了，阿摩

利耶，我决不是一个见了你会害怕的人。”

“蜂王，”他转过身来对着我，接下去说，“我今天不是来拿这些珠宝的，我是来把它们送给你的。你要是打阿摩利耶手里去拿我的礼物，你就犯了大错。为了避免这一点，我只得先让大家明白它们是我的。现在我把我这些珠宝送给你作为礼物。全在这儿！随你怎么样去向这个孩子解释吧。我得走了。这几天你们总是在一块儿搞你们的特别谈话，根本不让我参加。如果发生了什么特别事，可不要怪我。”

“阿摩利耶，”他继续说，“我已经叫人把你的衣箱和零星物件送到你的屋子里去了。别再把你的东西放在我房里。”说了这句决绝的话，他便打房间里冲了出去。

19

“我自从把你派去卖我的首饰以后，阿摩利耶，”我对他说，“我就一直心神不定。”

“为什么，姊姊？”

“我怕你会为了它们碰到什么麻烦，我怕他们会疑心你是贼。我情愿不要那六千个卢比了。你现在还得为我做一件事，——马上回家，马上回到你母亲身边去。”

阿摩利耶拿出一个小包裹，又说：“可是，姊姊，六千个卢比我已经到手了。”

“哪儿来的？”

“我竭力想找金子，”他并不回答我的话，又接下去说，“可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把纸币带来了。”

“老实对我说，阿摩利耶，千万不可骗我，你这些钱是打哪儿取来的？”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我眼前顿时好象暗了下来。"你干了什么可怕的事了，阿摩利耶?"我叫了起来。"是不是……"

"我知道你要说这笔钱的来路不正。好吧，我承认。可是我为了这个不正当的行为，已经吃尽了苦头。所以这些钱现在是我的了。"

我不想再问得更详细了。我的血管全收紧了，我整个身子好象缩做了一团。

"拿去，阿摩利耶，"我央求道。"把它放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那可太难了！"

"不难的，好弟弟。咳，你第一次来看我，就碰到了个恶时辰。甚至山谛普都没有象我这样害你。"

山谛普的名字好象一根针直刺到他心里。

"山谛普！"他喊道。"全靠你，我方才认清了这个人的真面目。你可知道，姊姊，他打你那儿拿去的那些金币，一个也没用掉？在他离开了你之后，他便自己关在房里，把那些钱倒出来堆在地板上，左看右看，看个不停。'这不是钱，'他叫道，'这是力量的神莲的花瓣；这是财富的天堂里吹出来的音乐的结晶！我再也硬不起心肠来将它们兑掉，因为它们看上去一心一意想要完成它们的命运：去装饰美神的颈项。阿摩利耶，我的孩子，你别用你的凡俗的眼光来看它们，它们是拉克什米①的笑，因陀罗的皇后的庄严的光辉。不，不，我不能拿它们交付给那个土头土脑的经理人。我可以确定，阿摩利耶，他对我们讲的是谎话。警察方面并没有查出那个沉船的人。只是那个经理人自己想搞些

---

① 即吉祥天，是幸运女神，又是司美女神。

好处。我们必须把那几封信打他手里去拿回来。’

“我问他，我们该怎么样去拿，他叫我用强力或是威胁。我说，只要他能把金子退回，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去做。这个，他说，我们可以慢慢地再做。姊姊，我不必详详细细告诉你，我怎样地吓唬得那个人把那些信全交了出来，又怎样地拿来烧掉，——这故事太长了。当天晚上，我就去看山谛普，对他说：‘我们现在没有危险了。把那些金币拿出来，让我明天去还给我的姊姊，王爷夫人。’可是他嚷道：‘你怎么脑子昏得这种样子？你那个宝贝姊姊的裙子简直把你跟整个国家隔开了。赶快念诵“班地—玛太拉姆”，祛除一下邪气。’

“姊姊，你知道山谛普的魔力。那些金子就此留在他手里。我整个晚上便在湖边的石磴上念着‘班地—玛太拉姆’。

“后来你拿了那些首饰叫我去卖，我于是又去找山谛普。我知道他对我很生气。可是他不把它显露出来。‘如果我依旧把那些金子暗藏在我哪一个箱子里，你就拿去好了，’他说着，便把他的许多钥匙扔给我。我找来找去找不着。‘告诉我，金子在哪儿，’我说。‘我一定告诉你，’他答道，‘等我看你脑子清醒的时候。现在可不行。’

“我看到我不能说动他，我只得去想旁的办法。后来我又拿了我的六千卢比钞票，向他去换那些金币。‘我换给你好了，’他说了便走进他的卧房，让我候在外边。谁知他打开了我的衣箱，拿了你的首饰匣，从另外一条路直接到你这儿来了。他不让我来带给你，现在竟敢说这是他给你的礼物。我怎么说得清楚他夺去了我多大的权利？我永远不会宽恕他。

“可是，啊，姊姊，他那迷惑我的力量已经彻底打破了。全是你把它打破的！”

“好弟弟，”我说，“如果这是真的，那我死也瞑目了。可是还有事要做呢，阿摩利耶。单单解除了魔法是不够的。它的污渍必须洗涤干净。千万不要耽搁，立刻把那些钱放回原来的地方。你能办得到吗，亲爱的？”

“有了你的祝福，一切都办得到，姊姊。”

“记住了，这非但能为你赎罪，也能为我赎罪。我是一个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否则我就自己去干了。我不得不把我的罪孽的负担来压在你肩上，这是我挨受的最重的刑罚。”

“别说这种话，姊姊。我从前走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我是受了它的危险和艰难的诱惑。现在你的道路在召唤我，但愿它更要危险、艰难一千倍，你脚上的灰尘会保佑我成功。你的命令不是要把这些钱送回去吗？”

“不是我的命令，弟弟，你该明白。这是上天的命令。”

“那我可不知道，只要这个上天的命令是从你口里说出来的，我就满意了。再说，姊姊，我记得你说要请我来吃东西。我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走以前，你必须把你的‘福寿果’① 给我。那么，我只要办得到，今天晚上一定完成我的任务。”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装出了笑容说：“但愿如此。”

① 印度风俗，被所尊敬的人的手触过的食物称为福寿果。

第十一章

毗玛拉的故事

20

阿摩利耶一走，我的心又沉重起来。我把这个他母亲的独养子送去冒怎么样可怕的危险？天哪，为什么我赎起罪来要这样大动干戈？不能让我一个人吃苦，不叫大家来跟我一同受罪吗？啊，但愿这个天真的孩子不要在"你"的愤怒之下牺牲。

我唤他回来，——"阿摩利耶！"

我的声音太低了，他没有听见。

我又走到门边去唤他："阿摩利耶！"

他已经走掉了。

"谁在那儿？"

"啊，太太！"

"去对阿摩利耶先生说，我请他来。"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搞不清楚，——那个人也许不熟悉阿摩利耶的名字，——可是他差不多立刻便回来了，后面跟着山谛普。

"你赶走我的那一忽，"他一边进房，一边说，"我就有一种预感，我晓得你要来叫我回来的。送潮迎潮都是同一个月亮。我敢确定你会差人来请我，所以我干脆就站在走廊里等着。我一看见你的佣人打你屋子里出来，我不等他开口，便说："好，好，我

来了，我马上来了！”我敢说，那个乡下人诧异极了！他张大了嘴，对我看呆了，他好象以为我懂得妖法。

“世界上一切的斗争，蜂王，”山谛普尽那样唠叨下去，“无非是催眠力量的斗争。魔法斗着魔法，——无声的武器可以射击着无形的目标。我在你身上终于遇到了我的对手。你的箭袋是满满的，我知道，你这个武艺精通的皇后呀！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人，能随着你甜蜜的意志，把山谛普呼来挥去。好吧，你的猎获物倒在你跟前了。你现在要把他怎么处置呢？你还是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让他去超生呢，还是把他关进你的牢笼里呢？让我预先警告你，皇后，你将发现这头野兽既不容易一棍打死，也不容易用绳索捆绑。不管怎样，你快些试你那种神怪的武器吧，何必浪费时光？”

山谛普一定感觉到失败的阴影在走近，所以他不等我回答，尽那样唠唠叨叨地来迁延时刻。我相信他也晓得我方才打发那个当差是去唤阿摩利耶的，那个人一定说出阿摩利耶的名字。他明知如此，却故意来耍这套花招。他现在不让我有一个机会来对他说：我要的是阿摩利耶，不是他。可是他的手法太拙劣了。因为我从这上面看出了他的弱点。我决不放弃一丝一毫我已经占到的优势。

“山谛普先生，”我说，“我不懂你怎么能这种样子一口气讲个不停。你预先背熟了的吗？”

山谛普的脸立刻红了起来。

“我听说，”我继续道，“我们那班靠朗诵吃饭的人，全有一本书，上面记着各种各样的现成句子，无论什么场合都配合得上。你也有这样一本书吗？”

山谛普咬牙切齿地回答。“上天给了你们女人一大堆撒娇

卖乖的东西，裁缝师傅、首饰商人又给你们添上一些风情；可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男人就完全没有办法……"

"你还是回去翻一翻你那本书吧，山谛普先生。你的话全搞错了。死记死背就会出这种毛病。"

"你！"山谛普完全克制不住自己了，他高声嚷道。"你这样侮辱我！你从头到脚，我哪一样不知道？什么……"他再也讲不下去了。

山谛普，这位兴妖作怪的能手，每次他魔力失去效用的时候，他总是变得一点儿没有用处。他从一个国王跌下座来变成了一个粗野的人。啊，亲眼能看到他这种怯懦的模样，多么愉快呀！他越是傲慢无礼，我心里越是愉快。他一向缠绕着我的那种蛇一般的绳索，现在都松散了，——我自由了。我得救了，得救了。尽管对我粗暴、向我侮辱吧，这会显露你的真面目；可是别再叫我听你那种赞美的歌曲了，它们全是虚伪的。

我的丈夫正好在这个当口走了进来。山谛普不再象以前那样灵活，不能立刻恢复常态了。我的丈夫诧异地对他看了一会。这种事情，如果在几天前发生，我准会感到羞愧。可是今天我很得意——随我丈夫怎么想都行。我要跟我那个快要不能招架的对手，打一个你死我活。

看到我们都不说话，都很局促，我的丈夫踌躇了一下，坐进椅子里。"山谛普，"他说，"我找了你半天，后来才听说你在这儿。"

"我是在这儿，"山谛普加重了语气说。"蜂王今天一早就叫人来唤我。我这个低贱的工蜂，就丢开了一切的事情，赶来侍候她了。"

"我明天要到加尔各答去了。你跟我一起去。"

“为什么？我请问你。你把我当作你的随从吗？”

“啊，好吧，你就作为你上加尔各答去，我是你的跟班好了。”

“我在那儿没有什么事。”

“那就更应当去。你在这儿的事太多了。”

“我不打算动。”

“那么，我打算来动你。”

“用强力吗。”

“用强力。”

“很好，那么，我就走。可是这个世界不全是加尔各答和你的田庄。地图上还有许多别的地方呢。”

“照你过去的行动看来，我们简直不相信世界上除了我的田庄还有什么别的地方了。”

山谛普站了起来。“有时候，”他说，“一个人的整个世界会缩成一小块地方。我在你这个起坐间里，发现了我的宇宙，因此我就在这间屋子里扎了根。”

他于是别转身来对着我。“只有你，蜂王，”他说，“懂得我的话，——也许连你也不懂。我向你敬礼。我带着一颗崇拜的心，离开你。自从你在我面前显现以后，我的口号已经改变了。现在不再是‘班地—玛太拉姆’(母亲万岁)，而是‘情人万岁’，‘妖姬万岁’了。母亲保护我们，情妇把我们引向毁灭，——可是这种毁灭是甜蜜的。你使死的舞蹈的脚镯声萦绕在我心头。你把我，你的崇拜者，心中原有的孟加拉的画图改了个样儿，——‘这块清风吹凉了的、清水和甜果的土地。’① 你是毫无怜悯心的，我的情人。你拿了你的毒酒来到我跟前，我将一饮而尽；我要不是

① 此句引自“班地—玛太拉姆”开头的那首歌。

辗转痛苦地死去，便是战胜了死而继续生存。

“是的，”他接下去说。“母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啊，爱，我的爱，你使我感到真理、正义、天堂都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一切的责任都变成了影子：一切的规章和戒律都解除了它们的束缚。啊，爱，我的爱，我能把你的纤足所踩过的土地以外的世界全部烧毁，又在它们的灰烬上醉狂地跳舞……这些全是温和的人。这些全是好人。他们会为大家做好事，——仿佛这个大家当真是一个现实！不，不！除了我这一个现实的爱人，世界上没有别的现实了。我向你致敬。我对你的忠诚，使我变得残酷了；我对你的崇拜燃旺了我心头毁灭的火焰。我没有道德。我没有信仰，我只信仰那个我所造成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她。”

神奇！这真是神奇！不过一分钟以前，我对这个人真是蔑视到了极点。可是我方才认为是死灰的东西，现在竟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他心里的火是真的，那不用怀疑。啊，上天为什么要把人类造成这样一种混杂的动物？是不是单单为了要显示他神奇巧妙的手法？不过几分钟以前，我还以为这个我一向当作英雄的山谛普，无非是舞台上扮演出来的英雄。可是我看错了，看错了。哪怕是戏幕后面，有时也有真正的英雄潜伏着。

山谛普有许多地方是粗俗的、荒唐的、虚伪的，有许多地方盖上了一层一层浮世的尘埃。可是，——可是我不如坦白承认，他心底里自有不少东西，我们不了解，也不能了解，——我们自己心底里也有许多这种东西。人真是个神奇的动物。他企图达到什么伟大神秘的目的，只有那位“可怕的”① 知道，——暂时我们只能伏在它的威势之下呻吟。湿婆是一切祸乱的主宰。他全

① 是大自在天湿婆的别名。

身是欢乐。他会解除我们的桎梏。

我不禁一再地感觉到我自己是两个人。一个见了山谛普那种可怕的面目便畏缩不前；另一个又感到这副形相有着亲切的诱惑力。一条下沉的船会把所有飘浮在它周围的东西，全部拖下水去。山谛普就是这种毁灭的力量。他的巨大的诱惑力，等不到怕惧来搭救你，就把你抓住了；一刹那间，就让他拉进了毁灭的深渊，丝毫不能反抗；你脱离了一切光、一切善、一切上空的自由、一切呼吸的空气，——脱离了终身的积聚，脱离了日常的烦恼。

山谛普是一个从什么灾殃的王国里派来的使者；他大摇大摆地到处走动，口中哼着妖邪的咒语，所有的孩童和青年都聚集到他周围来了。“母亲”坐在“国家”的莲花座中，哭得心碎肠断；因为他们撞开了她的贮藏室，在那儿纵酒狂欢。她为神仙们酿制的美酒，他们都倾倒在尘土里；她那些世代珍藏的杯皿，他们都砸得粉碎。当真的，我可怜她；可是，在同一个时候，我又禁不住染到了他们的热烈情绪。

“真理”本身遣派了这个诱惑来试探我们，看我们能否忠诚地遵守它的清规戒律。迷魂鬼穿上了天使的服装，在朝山进香的人们面前跳着舞说：“你们都是些傻瓜，舍弃了一切来探求这条毫无结果的途径。它的路程遥远，它的时间迟缓。所以雷神打发我来到你们中间。瞧呀，我又美丽，又热情，我会收领你们，——在我的怀抱中，你们将得到满足。”

隔了一会，山谛普又对着我说：“女神，现在是我离开你的时候了。这很好。我在你身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呆着不走，只会一点、一点地破坏它。我们如果贪心不足，企图贬低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那一切便会完全丧失。一刹那间是永恒的东西，如果把时间拖长，就会变成虚浮平淡。我们快把这种永恒给毁

坏了，亏得你一声轰雷将它救了出来。你抢步上前拯救了大家对你崇拜的纯洁性，——因而也拯救了你的崇拜者。我今天和你分别，我对你的崇拜便更显得庞大无比。女神呀，我，今天，也让你自由了。我那泥土的庙堂已经容不下你了，——随时随刻都好象要裂破的样子。我今天走了以后，我就要到更大的庙堂里去崇拜你更大的偶像了。我只有跟你隔得远了，才能更真切地得到你的好处。在这儿，我只能享受你的恩惠；在那儿，我可以拜领你赏赐的福祉。”

我的首饰盒在桌子上，我将它高高举起，一边说：“我命令你把这些珠宝去供养我崇拜的神道，——我委托你代我去向她呈献。”

我的丈夫一声也不响。山谛普走出了房门。

21

我刚好坐下来为阿摩利耶做些糕饼，大太太在我面前出现了。“啊，天哪，”她叫道，“怎么连你自己生日的糕饼，还得要你自己来做呢？”

“我就不能做给别人吃吗？”我问。

“可是今天不能让你来请别人。该由我们来请你。我正想给你做一些东西，忽然听得一个惊人的消息，真把我吓坏了。有五六百个强盗，他们说，冲进我们一个库房，抢去了六千卢比。他们预料下次要上我们家里来抢劫了。”

我心头一块大石头顿时放了下来。原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钱。我准备立刻去叫阿摩利耶来对他说，他只须将那些钞票交给我的丈夫，一切由我来解释好了。

“你真是一个怪物！”我的嫂子看到我表情的转变，突然叫

了出来。“当真没有一点儿让你害怕的事情吗？”

“我不相信会有那种事，”我说。“他们为什么要上我们家里来抢劫？”

“不相信会有那种事，说得真好！早先谁又相信他们会抢我们的库房呢？”

我不答话，只是低着头做我的糕饼，把椰子馅儿放进去。

“好吧，我走了，”大太太仔细对我看了好半天之后说。“我必须去找尼基尔，叫他想些法子，赶快把我的钱送到加尔各答去。”

她一走，我就放下了那些糕饼，连忙奔进我的梳妆室，把自己关在里面。我丈夫那件口袋里有钥匙的衣服依旧挂在那儿，——他的记性真不好。我把那个铁箱钥匙打钥匙圈上取下来，藏在我的衣襟里。

接着便听到有人叩门。“我在换衣服，”我喊道。我可以听到大太太在说：“不过一分钟以前，我还看见她在做糕饼，现在她却忙着在打扮了。谁说得定她下一步又要干些什么！我想他们又在开什么‘班地—玛太拉姆’会议了。我说，强盗皇后呀，”她提高了嗓子在外边对我说，“你是不是在清点你抢来的东西？”

他们走掉以后，我不知为什么要去开那个保险箱。也许我存着一个希望，但愿所有的事情是一场梦。万一我开了里面的抽屉，竟然发现那一包包金子跟早先一样放在那儿呢？……咳，全部空了，如同我抛弃了的信用一样。

我不得不假戏真做，把自己打扮端正。我不得不重新把头发梳理一遍，尽管并不必要。我走出房门，我的嫂子就责备我说：“你今天究竟要打扮多少次？”

“我的生日呀！”我说。

“啊，无论借口什么都行，”她接下去说。“我从前也看见过许多爱打扮的人，可是没有一个比得上你。”

我正好要叫仆人去找阿摩利耶，一个当差的却送来了一张条子，交到我手里，这是阿摩利耶给我的。“姊姊，”他写道，“你请我今天晚上到你那儿来，可是我想我不必多耽搁了。让我先去办好了你的差事，然后再来取我的‘福寿果’。我来得也许要迟一些。”

他究竟要把那笔钱去还给谁呢？这可怜的孩子又会遭到些什么新的麻烦呢？啊，苦命的女人呀，你只能把他象箭一样地放出去，射不中目标也不能把他收回来。

我应当立刻宣布，这件盗案是由我主使的。可是女人们全靠周围对她们的信任来生活，——这是她们全部的世界。万一大家知道这种信用已经在私下里抛弃，她们在她们世界里的地位也便丧失了。她们就得去站在那些她们所破坏的东西的碎片上面，身子动一动，脚底便会被那些锋利的口子刺伤。造孽是容易的，可是要弥补它，对于一个女人却格外困难。

已经有好多时候，我不再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去同我丈夫交往了，我怎么又能突然地把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去向他吐露呢？他今天进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将近两点钟。他心不在焉，几乎什么都没吃。我连硬劝他吃一点东西的权利也已经失去了。只得侧转头来，抹去我脸上的眼泪。

我真想对他说：“到我们房里去休息一会儿吧；你的脸色疲倦极了。”我刚轻轻地咳了一声嗽，润一润喉咙，一个仆人却急匆匆地奔进来说，警长把潘丘带到府里来了。我丈夫脸上更显得阴郁了，饭也没吃好就走了出去。

不多一会，大太太又出现了。“尼基尔到里面来的时候，你

为什么不叫人通知我?"她埋怨我说。"很晚还没见他进来,我想不妨洗了澡再说。他怎么竟吃得这样快?"

"噢,你找他有事吧?"

"这么说你们俩明天要上加尔各答去了?我只有一句话,我决不能让你们把我扔在这儿。周围有这许多土匪,我只要听到一些什么声响,就会骇得送命。你们明天动身,已经决定了吗?"

"是的,"我说。其实我还是现在才听到这个消息;再说,我也确不定,在明天以前,我们的历史是不是会发生一个转变,那时节我们去不去也就一样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究竟要成个什么样子,我根本无法想象,——只觉得又是渺茫、又是阴暗。

隔不了几个钟头,我的隐藏着的命运就要完全显露出来了。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叫时光的飞驰一天天展期,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施展我全副力量,将一切事安排妥善吗?种籽伏在地底下的时间是很长的,——长得使人忘怀了它会有发芽的可能。但是有一天青苗透出了地面,它生长起来便快极了,你再也来不及把它掩盖:衣服遮不住,身子挡不住,甚至跟它拚命也没有办法。

我决不再想了,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天由命,死活都不在心上,——随它什么时候爆发吧。到了后天,一切便完全解决了,——臭名、讪笑、悲哭、问话、解释,——应有尽有。

可是我忘不了阿摩利耶的面孔,——虔诚使它变得美丽、光彩。他不在绝望中等待命运的打击,却挺身冲进重重的危险里面。我忍着悲痛向他致敬。他是我的"孩儿神"。他装出顽皮的模样,取走了我的重负。他为了援救我,竟把我应得的刑罚放在他自己头上。可是我怎么受得住我天神这种异乎寻常的慈悲?

啊,我的孩儿,我的孩儿,我向你致敬。我的小弟弟呀,我向

你致敬。你是如此纯洁、如此美丽，我向你致敬。但愿下世投胎，你能来到我怀里，做我亲生的孩儿，——这是我的祈祷。

22

各处谣言纷纷。警察不断进出。家里的佣人慌做一团。

吉玛，我的侍女，走来对我说：“啊，太太！请你做做好事，把我的金项链、金镯子，放在你的铁箱里吧。”我能跟谁去讲呢？这个烦恼的罗网原是你们太太织的，结果她自己也陷在里面。我只得装出一脸温厚仁慈的保护人样子，收管好吉玛的首饰和泰谷的积蓄。那个卖牛奶的女人也带了一个箱子来放在我房里，箱子里有一件贝拿勒斯的纱丽和另外一些她当作宝贝的东西。“我这些东西全是在你结婚的时候得到的，”她对我说。

到了明天，我的铁箱可要开给大家看了——吉玛、泰谷、卖牛奶的女人和所有其余的人……让我不要再想吧！让我还是去想想明年的今天——马格月①的第三天，会成个什么样子。我的家庭生活的一切创伤会不会依旧鲜血淋漓？……

阿摩利耶的条子里写着，说他晚上会来。我不能什么事也不做，尽那样转着我的念头。所以我又坐下来替他做糕饼。我已经做了好多了，可是，我还得做下去。谁来吃呢？我将拿去分给佣人。今天晚上我就得去分给他们。今天晚上是我的限期。明天便由不得我自己作主了。

我不怕疲倦地做下去，煎了一块又一块。我不时好象听到我楼上房间的那一头有许多响声。是不是我丈夫发现他遗失了那个保险箱钥匙，因此大太太把所有的佣人都唤了来帮他在找

① 印度历的十月，约在公历一月和二月之间。

寻呢？不，我千万别去管这些声音。让我把门关上。

我起身来关门，泰谷却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太太，啊，太太！"

"啊，走开！"我呵斥着，打断了她的话。"不要来烦我。"

"大太太要你去呢，"她继续说。"她的侄儿打加尔各答带来了一样非常奇怪的东西。它会跟人一样讲话。快来听！"

我真不知道还是笑呢还是哭。万想不到，偏偏在这种时候跳出来一个留声机，一圈一圈地背诵着鼻音的戏曲调儿！机器模仿起人来，结果会变成一种多么骇人的东西。

天色逐渐暗下来了，我明知阿摩利耶一到，准会马上来见我——可是我等不及了，我叫了一个佣人来，吩咐他说："去对阿摩利耶先生讲，请他直接到这儿来。"那个人隔了一会就来回报说，阿摩利耶不在家，——他出去了，还没有回来。

"出去了！"这句话直刺进我的耳朵。象是黄昏时一声惨叫。阿摩利耶出去了！他是不是象落日的斜晖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呢？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危险都在我脑子里掠过。是我叫他去送命的呀。万一他不顾死活怎么办呢？这固然显示出他伟大的心胸。可是从此以后，叫我一个人怎么活得下去呢？

阿摩利耶留给我的纪念物只有那一支手枪，——这是他表示敬爱的献礼。看来这是上天给我的预兆。我的生命所沾染的孽障是这样根深蒂固，——我的天神，化身作一个孩子，留给了我这件净罪的器具，便倏然隐灭了。啊，这件可爱的礼物——里面正包藏着超度我的慈悲心肠呀！

我打开我的箱子，取出了那支手枪，恭恭敬敬地把它举到我眉毛边。正在这时候，我们宅子边的家庙里响起了一阵阵钟声。我于是跪了下来，顶礼膜拜。

到了晚上，我请全家人吃我的糕饼。“你安排的寿筵实在妙极了，——又全是你一手准备的！”——我的嫂子嚷道。“可是你也得留些事让我们来做呀。”她说了就开动她的留声机，弄得整个屋子全是那个女演员的尖厉的呼号。简直象一个充满了小雌马嘶叫声的马棚。

大家吃完糕饼，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忽然产生了一个热望，想对我丈夫行个触脚礼来结束我生日的庆祝典礼。我走到楼上卧房里，只见他睡得很香。他今天真是受尽了麻烦和气恼了。我轻轻地、轻轻地掀起蚊帐，把我的头放在他的脚边。我的头发一定碰到了他，他在睡梦中伸了伸腿，把我的头踢开去。

我于是走出房去，坐在西边的走廊里。一棵木棉树，叶子全掉光了，远远地站在那儿，象是一架骷髅。月亮在它后面一步步落下去。突然间，我感觉到天上的星星都见了我害怕，整个黑夜的世界斜着眼睛在瞅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如此的孤单。

上天创造的东西里面，没有一样比一个孤单的人更奇怪的了。一个人，哪怕他亲近的人前前后后都死光了，他也不会孤单，——因为死的幕后依旧有着他的伴侣。不过，如果他的亲族都还健在，可是已经跟他疏远了，如果他已经不再能跟合家大小结得成伙伴了，那么，就连满天的星斗，在黑暗中看到他，也好象会毛骨悚然。

我存在的地方，我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周围的人。我在一个天大的裂口上生活和行动，摇摇晃晃象荷叶上一滴露水。

为什么男人们变起来不会变得这样厉害？我对我心里看看，只见所有以前在那儿的东西，依然在那儿，——可是颠三倒四地完全搅乱了。以前摆得十分整齐的东西，现在都歪的歪、斜

的斜了。以前穿成了一条项圈的宝石，现在散了一地。我的心也就破碎了。

我觉得我想死。可是我心里每一样东西都还活着，——哪怕我死了，也不会完全休止：死了也许怨气更大。要结束的东西，必须在目前这个人生中结束，——没有旁的出路。

啊，求你饶我一次，就只这一次，老天爷呀！所有你放在我手里的我一生的财富，我竟把它变作了我的负担了。我既忍受不下去，又没法放弃。啊，老天爷呀，请你再一次吹奏那种笛声，就象长久以前，你站在我的清晨的玫瑰色的天边为我吹奏的那样，——让我所有的错综复杂可以变成简单容易。只有你的笛子的音乐才能使破碎的东西变成完整，使玷污了的东西变成纯洁。请用你的音乐来替我重新创造这个家庭吧。我找不到别的出路了。

我趴在地上，放声大哭。我祈求的是慈悲，——只求从什么地方得到一点儿小小的慈悲、一点儿庇护、一点儿赦免的征兆、一点儿了结的希望。"老天爷呀，"我自己起誓，"我要躺在这儿，等着，等着；我一天得不到你的祝福，我就一天不吃不喝。"

我听到脚步声。谁说神道不肯在肉眼凡胎面前显现？我并不抬起头来看，生怕一看灵迹就会消灭。来吧，啊，来吧，请将你的脚碰触我的头。来吧，老天爷，请将我的脚踩在我悸动的心坎上，在这一刹那间就让我死吧。

他走过来，坐在我头旁。谁？我的丈夫！我一看到他，我便觉得要昏厥过去。接着，我心头的痛苦便变作了潮水一般的眼泪，冲过全身的血管和神经，往外直涌。我使劲把他的脚拉过来，放在我的胸口，——啊，为什么它们的印子不能永远留在我胸脯上呢？

他温柔地在我头上抚摩。我领受了他的祝福。现在我一定能够在明天去忍受那种当着千人百眼丢脸的刑罚了，我诚心诚意把自己呈献在我天神的跟前。

可是最叫我伤心的是想起了九年前在我结婚的那一天，吹奏着将我迎接到这个宅子里来的那种喜庆的笛子，此生决不再会为我吹奏了。啊，要何等严厉的苦行才能使我再一次为我丈夫打扮成一个新娘，重新登上这同一个新娘的座位呢？要经过多少年、多少代、多少世，我才能回到我九年前的那一天呢？

上天能够创造新的东西，可是他是否也有力量把一个毁灭了的东西重新创造出来呢？

第十二章

尼基尔的故事

15

今天我们要上加尔各答去了。如果我们单单把快乐和悲伤继续积聚起来，它们会把我们压得很重。保留着它们和积聚着它们，同样是虚幻的。我作为一个家主，无非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我是人生道上的一个旅客。所以真正的"家主"，走一步要经受一次创伤；最后，更逃不了临终时那个致命的重创。

我的爱呀，我同你的结合，只是一种路边的因缘；当我们在同一条路上走的时候，一切很圆满；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下去，它反而会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现在把它的一切桎梏都丢在后

边。我们现在要走上我们悠长的征程；我们只要能在路上互相瞅上一眼，或是碰一碰手，便完全够了。此后呢？此后是更宽阔的世途。广大人生的无尽的洪流。

我的爱呀，你究竟能夺去我多少东西呢？我随时侧着耳朵，总能听到吹奏着的笛声：手指和笛管忽离忽合，可是清泉般的妙乐琤琮不绝，女神的仙醇是喝不完、取不尽的。她有时把我们品尝仙醇的杯子砸碎；眼看我们为了这微小的损失而懊丧忧郁，她却在边上微微地笑着。我决计不停下来捡拾我的破碎的杯子。我决计不顾我心头的失望，迈开步子向前走。

大太太走来问我：“为什么把所有这些书装了箱子叫榻车送走，弟弟？”

“为的是，”我答道，“我对它们依旧还有相当的爱好。”

“我只希望你对于旁的一些东西也能保持相当的爱好！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永不回家了？”

“我会去去来来的，可是我不预备把自己再禁闭在这儿了。”

“说得对！那么，到我房里去看看我有多少撇不下的爱好的东西。”她说着便拉住了我的手跟她一路走去。

在我嫂子房里，我看到有许许多多收拾好了的箱子和包裹。她打开了一个箱子说：“瞧，弟弟，看看我这些做蒟酱的东西。这个瓶里是和好了松花粉的阿仙药。这些洋铁小匣儿全是盛各种各样的香料的。我也没有忘掉我的纸牌和棋盘。到了那儿，你们俩要是太忙的话，我可以结交些别的朋友，一同拿这个来消遣。你记得这把梳子吗？这就是你有次替我带回来的许多‘斯瓦德希梳子’里面的一把……”

“这是怎么一回事，嫂子？你收拾这些东西干什么？”

“你以为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去吗？”

“这打哪儿说起！”

“你别怕！我不是到那儿去跟你调情，也不是跟二太太去吵嘴的！一个人早晚总要死的，不如趁早就去待在神圣的恒河边上。我最怕的就是想到将来要在你那个又粗又矮的榕树底下的火葬场里烧成灰，——这许多时候，我一直不肯死，偏要来折磨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我终于听到了“家”的真切的呼声。大太太进我们门里来做新娘的时候我只有六岁。一个个沉闷的下午，我们总是一块儿在屋顶的凉台上玩耍。我曾经打树顶上把青青的橄榄扔下去给她，让她去拌了芥末、盐、香草，制成不易消化的鲜美的酸辣糖酱。我又得替她到贮藏室里去拿许多不准拿的东西，以备她的洋娃娃举行结婚典礼时应用。因为在我祖母的严厉的家规之下，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避免刑罚。她每次要向我哥哥哄取什么特别的东西的时候，惯常也总是委派我去传话，因为我哥哥从不拒绝我的要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受着当时那些老派的医生的苛刻约束，——我发烧的时候，他们除了糖豆蔻和热水外，不准我碰任何别的东西，——我的嫂子不忍看我被他们这样折磨，于是惯常私下带些好吃的食物给我。有一天让他们抓住了，挨上好一顿臭骂！

后来，我们慢慢地长大了，有着许多同甘共苦的事情，我们的交情于是更加深切。我们又是怎样地互相争吵呀！有时候，为了世俗的利害关系引起了猜疑和嫉妒，使我们的爱起着一条条裂痕；等到二太太来到我们中间，这一条条裂痕便似乎永远不能修补了，可是事实一再证明，隐藏着的治疗力量竟比表面上的创伤要强大得多。

我们之间的一种真正交情就这样长成了；从我们的童年时

代一直到现在，它的枝枝叶叶便散布和扩展到了这大宅子的每一间屋子、每一条走廊和每一个平台上。当我看见大太太把她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收拾好了，准备离开我们这个宅子，所有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链索，好象从根上到头上都触了电一样。

我完全明白，她为什么打定主意去割断那牵缠了她一生的日常习惯，跨出她自从九岁初次进了门便从没有离开过的宅子，漂流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中去。可是她偏偏不肯把那个真正的原因从她口里说出来，宁愿去寻找别种毫无意义的借口。

整个世界里她只剩下了这么一个亲人。这位可怜的、不幸的、寡居的、没有儿女的妇人，便把她心头贮藏着的柔情完全寄托在这一个人身上。我们准备同她分居的企图，究竟使她发生了多么大的感触，我直到站在她这些七零八落的箱笼包裹之间，方才有了深刻的体会。

我立刻看出她平时同毗玛拉在金钱方面所起的小争执，原来并不是什么鄙俗的吝啬心肠，而是因为她这唯一的亲人被别人霸占去了；她同这个亲人的交谊，让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窜出来的女人给隔断了！她随时随地都感觉到心中难过，可是又没有权利诉苦。

毗玛拉呢？她也已经感觉到大太太对我的关系，不仅仅建筑在家族的名分上面，而是要更深一层；她也嫉妒着我们之间的种种连结——从我们童年时代起一直继续到现在的交谊。

今天我的心在我胸膛的门上重重地叩击着。我疲倦地在一只箱子上坐了下来，一边说："啊，嫂子，我恨不能回到我们在这个老家里初次会见的那种日子里去。"

"不，好弟弟，"她叹了一口气回答道，"我决不愿把我的一生重活一遍，——要活也决不再做女人了！让我所有的痛苦就跟着

此生结束了吧。再要我重活一遍，我可受不住了。”

我对她说：“我们经过了悲伤而达到的自由，比悲伤更来得伟大。”

“对你们男人来说，也许不错。自由是属于你们的。可是我们女人偏偏要束缚人家。我们宁可自已也束缚在里面。不，不，弟弟，你决不会跳出我们的罗网。如果你一定要展翅高飞，你得带着我们一同走；我们决不肯被你留在后边。我收拾起这样重的行李，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千万别想在逃跑的时候身上会太轻便。”

“我感觉得到你这些话的分量，”我笑着说，“如果我们男人不嫌你们这种负担太重，那是因为女人付起载运的代价来特别丰厚。”

“你们肯带着走，”她说，“因为这是许多小东西拼凑成的。你们无论想扔掉哪一样，那样东西总会哀求着你们说它轻得很。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轻东西就把你们压得气也透不过来的……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火车今天晚上十一点半开。还早得很呢。”

“我说，你今天乖乖地听我一句话。下午好好地打一个瞌睡。你知道，你在火车上总是睡不着的。你的脸色疲乏极了，早晚会支撑不住的。快来，去洗个澡再说。”

我们正好朝着我的屋子走去，那个侍女吉玛却走上前来，恭恭敬敬地扯开了她的头巾，战战兢兢地对我们说：警长来了，带着一个犯人，要见王爷。

“王爷是贼，还是强盗，”大太太顿时发起火来，“要让警察这样作践？去对警长说，王爷在洗澡。”

“让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央告说，“也许很要紧。”

“不，不，”我的嫂子坚持道。“我们二太太昨儿晚上做好了成堆的糕饼。我叫人送几块出去给警长，让他安安静静地等你。”她说了便把我推进我的房间，又在外面锁上了门。

我没有力量来抗拒这种威权，在这世界里实在难得。让警长吃着糕饼去等吧。稍微玩忽一点儿职务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近这几天，警察方面真是精神抖擞，一忽儿抓这个，一忽儿抓那个。每天总要带几个无辜的人到我办公室里来，替大家增添些生气。我心想，今天带来的一定又是这种不幸的人。可是为什么让警长一个人享受糕饼呢？这可不行。我于是拚命用拳头在房门上打着。

“你要是在发疯，赶快拿些水倒在头上——这会叫你的脑子冷静一下，”我的嫂子在走道里说。

“送两份糕饼，”我高声嚷道。“那个让他们当作贼带来的人，也许更值得我们款待呢。吩咐他们多给他一些。”

我急急忙忙洗好了澡。走出房去，只见毗玛拉坐在外面地板上①。这当真是我从前那个毗玛拉，我那骄傲、敏感的毗玛拉吗？

她这种样子坐在我房门前，要想求我些什么事呢？我立刻停住，她站起身来，低垂着头，轻轻地说：“我想同你说句话。”

“那么到房里来，”我说。

“你不是有要紧事要出去吗？”

“我是要出去的，可是没关系。我要听听……”

“不，你先去办了你的事再说。你吃了饭我们再谈好了。”

我走到我的起坐间里，只见警长的盘子里已经差不多空了。

---

① 印度风俗，坐在光光的地板上，是一种哀悼的姿态，因此也就表示着颓丧的情绪。

他带来的那个人却依然吃得很起劲。

“咦！”我诧异得叫了起来。“是你，阿摩利耶？”

“是我，先生，”阿摩利耶说。他口里塞满了糕饼。“我吃得真痛快。你要是不见怪的话，我想把剩下来的带走。”他说了便用他的手帕把吃剩的糕饼裹在里边。

“这是怎么回事？”我注视着警长问。

警长笑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先生，”他说，“去解决那个贼的问题；目前，案情却更来得神秘了。”他于是从一块毯子里拿出一样东西，解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钞票。“这个，王爷，”警长说，“就是你的六千个卢比！”

“哪儿找到的？”

“在阿摩利耶手里。他昨天晚上到你查克那分库的经理那儿去说那笔钱已经找到了。那个经理好象对于寻获这笔钱比抢掉这笔钱更来得恐慌。他担心人家会怀疑他先是偷去这些钞票，现在怕人发觉，便捏造了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把钱送回来。他叫阿摩利耶等一下，推说去取些茶点款待他，一面就赶到警察局来报告。我立刻骑了马去把阿摩利耶带到我那儿，盘问了他一整个早晨。他不肯告诉我们这些钱是打哪儿拿来的。我警告他说，他如果不讲，我们便要把他拘留着不放。当真要这样干的话，他对我说，他便只得撒谎了。好吧，我说，你喜欢撒谎就撒谎吧。他于是说，这些钱是他在小树丛底下找到的。我指明给他看，撒谎并不象这样容易。在哪一些小树丛底下呢？小树丛在什么地方呢？他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呢？——这些事情也全得讲个明白。‘你不用担心，’他说，‘我慢慢地自会想出法子来答复这些问题。’”

“可是，警长，”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麻烦象阿摩利耶先生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规矩人呢？”

“我不想难为他，”警长说。“他非但是个规矩人，而且是我同学尼巴兰先生的儿子。我可以告诉你，王爷，事实的经过一定是这样的。阿摩利耶认识那个贼，可是他要庇护他，于是把嫌疑拉在他自己身上。他一心一意就想做这种英雄好汉。”警长回过头去对着阿摩利耶。“听着，年青人，”他继续道，“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也是十八岁，也是利本大学的学生。我为了要把一个马车夫从警察手里救出来，差一点儿自己进了牢。真是危险到了极点。”他接着便掉转身来对着我说：“王爷，那个真正的贼现在也许已经逃走了，可是我想我说得出什么人在后面作的主。”

“那么，是谁呢？”我问。

“那个经理，跟那个看守的喀西姆，串通在一起干的。”

警长替自己找出了这样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终于告别而去。我于是对阿摩利耶说：“你如果对我说明这笔钱是谁拿的，我答应你决不追究。”

“我拿的，”他说。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那些手执武器的大队人马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全是我一个人干的！”

阿摩利耶当时告诉我的事实经过当真出奇非凡。经理正好吃过了晚饭，在走廊里漱口。那地方相当黑。阿摩利耶每个口袋里有一支手枪，一支装的是空弹壳，一支装的是弹丸。他脸上罩了个面具。他把一盏手提灯在经理脸上一晃，又放了一声空枪。那个经理便昏厥过去。有几个已经下了班的看守奔上前来，可是阿摩利耶又放了一声空枪，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躲掉了。喀西姆正好在守夜，他于是挥着皮鞭跑了过来。这一次阿摩利耶对准了他的腿当真放了一枪。喀西姆看到自己中了一颗子弹，马上

瘫倒在地。这时候那位浑身战栗的经理已经渐渐苏醒了，阿摩利耶便逼着他打开保险箱，取了六千个卢比。到后来，他跨上一头田庄上的马匹，奔驰了好几里路，又把那个牲口放走，慢慢地步行到我们这儿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阿摩利耶？"我问。

"有一个重大的原因，王爷，"他回答。

"可是你为什么又把钱送回去呢？"

"请她来，我是受了她的命令送回去的。当着她的面，我会原原本本讲出来。"

"你说的'她'，又是谁呢？"

"我的姊姊，二太太！"

我叫人去唤毗玛拉。她十分踌躇地来了，赤着脚，头上披了一块白围巾。我以前从没有看见过毗玛拉象这种样子。她好象把自己裹在晨光里面一般。

阿摩利耶趴在地下向她行触脚礼。接着，他便站起身来说："你的命令已经执行了，姊姊。那笔钱已给送回了。"

"你救了我了，我的小弟弟，"毗玛拉说。

"你的影子一直在我心里，我一句假话也没说，"阿摩利耶继续道。"我把我的口号'班地—玛太拉姆'永远抛弃在你的脚边了。我也已经获得了我的奖赏，我一到王府，就吃到了你的'福寿果'。"

毗玛拉呆呆地望着他，听不懂他后面这些话。阿摩利耶掏出他的手帕，打了开来，把放在里面的糕饼拿给她看。"我没有完全吃光，"他说。"我留着这几块，等你亲手来拿给我吃。"

我看得出他们不需要我待在旁边。我走出了屋子。心想，我只会讲一篇一篇的大道理，结果叫我的草人焚毁了身子代我

受罪。直到现在，我没有法子把任何一个灵魂从死路上拉回来。他们那些有力量的，只要做一个眼色就能办到。我的话决不能产生那种无法形容的作用。我不是火焰，我只是一块黑煤，火势早就熄灭了的煤块。我不能去燃亮什么灯。我一生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我那一长排的灯到现在还没有点着呢。

16

我慢慢地走回内院。大太太的屋子一定又在吸引着我。那天，我极其需要证明我的生命能在别人的生命的琴弦上，引起一种真正的共鸣。一个人决不能在自己身上去体会他自己的存在，——他必须到外面去探求。

我正好在我嫂子房前经过，她却走出来说："我怕你今天下午又会搞得很晚。可是，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就马上叫了他们去替你预备饭菜。一忽儿就可以端上来了。"

"趁这个时候，"我说，"让我把你的钱拿出来，收拾好了预备带走。"

我们一路朝着我的房间走去，她问我警长有没有带来什么关于盗案的消息。我并不想把那六千卢比的经过，一情一节讲给她听。"闹了半天就是为的这件事情，"我不着边际地说。

我走进梳妆室，把我的钥匙圈掏出来，可是找不见那个铁箱上的钥匙。我这个人真是魂灵不在身上！今天早晨我还开了不少箱子、匣子，始终就没注意到这个钥匙不在那儿。

"你那个钥匙哪儿去了呢？"她问我。

我摸了这个口袋又摸那个，可是回答不出她的问题。我在那些口袋里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两个人忽然明白过来，这个钥匙不可能被我放错了地方。一定是什么人打我钥匙圈上把它

取走了。谁呢？有谁能到这个房间里来呢？

"你不用着急，"她对我说。"先把你的饭吃了再讲。一定是二太太看你变得这样昏头昏脑，她拿了去替你保管了。"

我可担上了极大的心事。毗玛拉决不会拿了我的钥匙不跟我讲的。毗玛拉当天没跟我一块儿吃饭：她在自己房里忙着款待阿摩利耶。我的嫂子要派人去唤她，可是我叫她不要这样做。

毗玛拉进来的时候，我恰巧吃好晚饭。我不愿在大太太面前研究钥匙的问题，可是她一看见毗玛拉，马上就问她："亲爱的，你可知道铁箱的钥匙在哪儿？"

"在我那儿，"这是毗玛拉的回答。

"我不是早就说了！"我的嫂子得意洋洋地嚷道。"我们二太太装作不怕这些强盗抢劫，可是她暗地里同样也在小心防备。"

毗玛拉脸上的表情使我心里起了疑惑。"现在不必再去管这个钥匙，"我说。"我晚上把那笔钱拿出来就是了。"

"你又来了，总是这样偷懒，"大太太说。"现在你既然想到了，为什么不就拿出来送到库房里去？"

"我已经拿了出来了，"毗玛拉说。

我吃了一惊。

"那么，你放在哪儿呢？"我的嫂子问。

"我用掉了。"

"你听她！这许多钱你在什么上面用掉的呢？"

毗玛拉不回答。我也不再问她。大太太好象又想对毗玛拉说几句话，可是自己抑制住了。"反正这样也好，"她最后说，一边又对我望着。"我从前看到我丈夫的钱，我也是这样干的。我知道留给他也没用，——他的成百成千的食客准会把它们拿走的。你也差不多完全一样，亲爱的！你们男人不知有多少路子

去糟蹋你们的钱。我们只得把它们偷了来替你们收管。现在不用多讲了。快些上床去睡吧。”

大太太把我送到我房里，可是我简直不知道我在到什么地方去。我躺了下来，她便坐在我床边，又对毗玛拉微笑着道：“给我一些你的蒟酱，好妹妹，——怎么？你没有！你真变成了一位地道的外国太太了。那么，叫人到我房里去拿些吧。”

“可是你吃了饭没有？”我恳切地问。

“啊，早吃了，”她回答，——显然是句谎话。

她尽在我床边说长道短地讲个不停。侍女进来对毗玛拉说，她的饭菜已经端了出来，快要凉了，可是她仿佛没听见。“你还没吃饭吗？太不象样了！时候已经晚得很了。”大太太说着，便把毗玛拉带走了。

我可以猜想得到，拿走这个六千卢比跟抢掉那个六千卢比，这中间有相当的关系。可是我无意去追根究底。我决不多问了。

上天只把我们的生命做好一个毛坯，——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自己去琢磨，按照我们自己的趣味，完成它最后的形式。我一向有一个心愿，切盼在遵循着造物主的意旨来塑造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表现一些伟大的思想。我一生便专门在这方面努力。我如何严格地克制我一切的欲望，如何在每一个步骤约束我自己，只有那位视察我们心灵的神道明白。

但是困难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他自己。他要创造它，必须要他的环境帮忙，否则他一定失败。因此我一贯的梦想便是吸引毗玛拉共同来创造我自己。我全心全意地爱她；凭着这点力量，我准能争取到她来完成我的目的，——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我后来发现：那些能够简单地、自然地吸引他们的环境来完成他们的自我创造的，是属于某一种类型的“人”，——我却属于另一种类型。我感受到了蓬勃的生气，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输送给别人。我把我所有的一切交给有些人，他们把我所有的一切拿了去，可是并不将我自己一同带走。

我经受的磨难实在冷酷。我正好最最需要帮手的时候，我却剩下了我自己一个人。虽然如此，我依旧许下了宏愿，决不被这种磨难所屈服。单独地，我将踏上我的荆棘的道路，直走到这一个人生旅途的尽头。

我开始怀疑我身体里面一直充满着强暴的血液。我的欲望中自有一种专横的意志，要把我和毗玛拉的关系，造成一种质地坚固、轮廓鲜明、十全十美的形式。可是一个人的生命不由得你放进模子里去铸造。我们如果仅仅把它当作是物质的东西，铸造出来的形式也许很好，可是它却完全失去了生命。

我一向没有体会到，我这种无意识的强暴，一定就是我们两个人逐渐疏远的原因。毗玛拉的生命，因为受着我在上面施加的那种压力，不能达到她真正的高度，只得另寻出路，在河底里去破坏两边的堤岸。她不得不偷窃那六千个卢比，因为她不敢对我实说；因为她觉得，在某些事情上，我硬要跟她意见不同。

象我这类脑子里只存着一种念头的人，对一般有办法来赞成我们的人，确实能够同心协力；但是那些没有办法来赞成我们的人，却只有靠了欺骗我们，方才可以跟我们和平相处。全是我们这种顽强的固执，逼得连头脑最简单的人，也会走上不正当的道路。我们竭力要制造出一个帮手，却糟蹋了一个妻子。

我能不能从头做起呢？那时候，我一定采取那条简单的人所走的道路。我决不用我的理想去束缚我的生命的伴侣，只是吹奏

着我爱情的愉快的芦笛说："你爱我吗？那么，但愿你在你爱情的照耀之下显现你自己的本相。让我的意见被压制，让上天在你身上的意图获得胜利，让我所有的理想羞容满面地自己退却吧。"

大自然能不能治疗我们日积月累的分歧所造成的创伤呢？那块大自然的潜力在它隐蔽之下能够单独进行治疗工作的幕布已经完全撕破了。所有的伤口必须包扎好，——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爱情来包扎我们的伤口，让那伤疤全部消失的日子可以到来呢？不太晚吗？这么许多时光已经在误会中消磨掉了；直到现在，方才有互相了解的可能；改正起来究竟还要化费多少时间呢？伤口如果终于医治好了，情形又怎样呢？——溃烂了的地方完全能复元吗？

房门口有一些轻微的声音。我翻了个身，只见毗玛拉正好打房门口退出去。她方才一定在门边等着，打不定主意要不要进来，最后便决定回头走。我跳了起来，奔到房门口，唤着："毗玛儿。"①

她在半路上站住了。她背朝着我。我走过去拉着她的手一同来到我们房里。她倒在枕头上，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我一句话不说，只是握住了她的手，坐在她头边。

她渐渐收敛住了她的悲伤，坐了起来。我想把她拥在怀里，她却推开了我的手，跪倒在我跟前，顶礼膜拜，一再用头叩在我的脚上。我急忙把脚缩回去，可是她捧住了不放，抽抽噎噎地说："不，不，你千万不要把你的脚缩回。让我来好好地敬礼。"

我静静地坐着。我怎么有权止住她呢？我当真是她崇拜的

---

① "毗玛拉"的爱称。

神道，因此要感到不安吗？

毗玛拉的故事

23

来吧！来吧！现在是扬起风帆，驶向那个伟大的汇合处的时候了。在那儿，爱的河流会接触到神圣的海洋。在这纯净的碧蓝里面，一切污秽泥泞的东西都沉了下去，消失不见了。

我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不怕我自己，也不怕别人。我已经在火里走过了。凡是燃得着的东西全烧成了灰烬；剩下来的是不死不灭的了。我把我自己呈献给了他的脚，他收下了我一切的罪孽，藏放在他自己痛苦的深处。

今天晚上我们要上加尔各答去了。我隐藏在心头的烦恼已经好久不让我去照管我的东西了。现在让我把它们整理一下装在箱子里吧。

隔了一会，我发现我丈夫已经进得房来，在帮着我收拾行李。

"这个不行，"我说，"你不是答应我去睡一会儿的吗？"

"我也许答应过你，"他答道，"可是我的睡眠不答应，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它。"

"不，不，"我重复道，"这个绝对不行。至少，你该去躺一会儿。"

"可是你一个人怎么能收拾这许多东西呢？"

"我当然能。"

"好吗，你不妨夸口说你用不到我。可是说实话，我却少不

掉你。我一个人在那间房里，连睡都睡不着。”他于是又动手来收拾了。

正在这时候，一个仆人却进来打岔，他说山谛普先生在外边，叫他进来通报。我不敢问他要见谁。天光突然间好象含羞草的叶子一般卷了起来。

“来，毗玛拉，”我的丈夫说。“让我们去听听山谛普要跟我们说些什么。他已经告辞过了，现在又回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讲。”

我于是跟他一同出去，只因为待在里面更窘。山谛普在注视着墙上一张图画。我们一进房门，他就说：“你们一定在奇怪这个家伙怎么又回来了。可是你们该知道，后事未了，死鬼决不能安顿。”他说了这句话，便打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放在桌子上，解了开来，原来是那些金币。

“别把我看错，尼基尔，”他说。“你决不要以为我是受了你的传染，忽然改邪归正了；我不是那种流泪悔罪、把不义之财送回原主的人。可是……”

他讲到这儿不讲下去了。隔了一会，他掉转身来面对尼基尔，却对我说道：“这许多天来，蜂王，懊悔的魔鬼竟钻进了我这素来不受侵扰的良心。我既然每天晚上，中夜醒来，总要同它挣扎一番，我便不能把它认为是我想象出来的鬼怪了。不还掉这笔债，连我也没法安定。让我把原物归还到那位精灵的手中。女神呀！世界上，只有从你一个人那儿，我不能拿走一样东西。我必须穷得一无所有，方才可以脱却你的羁绊。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

他同时又在衣襟里取出那只首饰盒，放了下来，接着便匆匆地离开了我们。

"你听我说，山谛普，"我的丈夫要唤他回来。

"我没有时间了，尼基尔，"山谛普在房门口停了下来说。"我听说那些穆斯林把我当作是一件无价之宝，他们阴谋要把我抢去，藏放在他们的墓园里。可是我觉得我必须继续活下去。我要赶上到北方去的火车，只剩下二十五分钟了。所以，目前，我非走不可了。我们有什么话，等下次方便的时候再仔细谈吧。你如果肯听我的话，你们也不要再耽搁了。我向你敬礼，蜂王，你这断肠人的王后，你这孤独者的王后！"

山谛普几乎是象奔逃一般走出去了。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我以前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领悟，这些金子，这些珠宝，是多么无足轻重、多么没有价值。只在一刹那之前，我还忙着在思忖，我应当随身带些什么东西、怎样把它们打包装箱。现在我觉得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必带了。动身出发，迈步向前，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我的丈夫离开了他的座位，上前来拉住我的手。"时间不早了，"他说。"我们不久就要动身了，赶快去收拾行李吧。"

正在这个当儿，钱特拉那德先生突然走了进来。他看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把身子缩了一缩，接着便说，"原谅我，我的小母亲，惊扰你们了。尼基尔，那些穆斯林已经无法无天了。他们在抢劫哈里希·孔陀的库房。那倒没有多大关系。不可容忍的是对他们家中的妇女们所干的暴行。"

"我去，"我的丈夫说。

"你到那儿去能作些什么？"我抓住了他的手劝告着。"啊，先生，"我恳求他的老师帮忙。"你能不能叫他不要去？"

"我的小母亲，"他答道，"现在除了他去，没有旁的办法了。"

"别着急，毗玛拉，"我的丈夫离开我们的时候说。

我跑到窗口，只见我丈夫跨上马背，疾驰而去，手里没有带任何武器。

隔不了一分钟，大太太奔进房来。“你怎么搞的，好妹妹，”她嚷道。“你怎么能让他去？”

“快去叫总管来，”她回过头来，对一个仆人说。

贵家的主妇从来不跟总管见面，可是大太太那天已经顾不得什么礼节了。

“赶快叫人骑了马去把王爷追回来。”总管一到，她立刻就说。

“我们都劝他不要去的，太太，”总管说。“可是他不肯回来。”

“跟他说大太太病了，她快要死了，”我的嫂子疯狂地叫嚷道。

总管走了，她就对着我咆哮。“啊，你这个妖精，你这个吃人的恶鬼，你自己不肯死，偏要叫他去送命！……”

天光开始暗淡了。太阳落到了花叶并茂的沙佳那树后面。就在今天，我还能记得那个落日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色调。一个下沉着的圆球，加上左右两边大堆的云彩，真象一只巨大的鸟展开火红的羽翼。

天色越来越黑了。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喧嚣声，从黑暗中散发出来，又消失在黑暗里面，仿佛是几里外燃烧着的村子，火势不时地升出地平线，一会儿又落了下去。

我们家庙晚祷的钟声响起来了。我知道大太太正坐在那儿，合着手掌在默默祈祷。可是我一步也离不开那个窗口。

远远的村子和街道，更远处的树林的边缘，都一刻比一刻昏暗了。我们田庄上那个湖塘，变成一片阴沉沉的白光，仰望着天顶，好象是一只瞎子的眼睛。左边的宝塔似乎伸长了脖子，想看

一看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

黑夜里，各种各样的声音都穿上了伪装。树枝折断，我们以为有人在逃命；门户碰上，我们觉得这是受惊的世界突然在心跳。

远处的树林里忽然会闪出一两道光亮，可是立刻就不见了。不时又听得马蹄得得的声音，那不过是马兵走出王府的大门。

我不断地感觉到，只要我能够死去，这种纷扰便可以结束。我一天活着，我的许多罪孽便会继续蔓延，四处去散布毁灭的种子。我记起了我箱子里那支手枪。可是我的脚不肯离开窗口让我去拿。我是不是在等待着我的命运？

守夜的锣声严肃地响了十下。隔不多时，远处出现了许多灯火，又有一大群人，象巨蛇似的在黑暗中蜿蜒地经过了一条条街道，向着王府走来。

总管听到了声音，立刻赶到大门口。一个马兵正好骑着马奔进来。“有什么消息，加太？”总管问。

“不好，”这是他的回答。

我在窗边听得十分清楚。可是他又轻轻地说了一句，我却听不出是什么话。

接着便来了一乘卧轿，后面又跟着一个担架。大夫走在卧轿旁边。

“你觉得怎么样，大夫？”总管问。

“还很难说，”大夫答道。“伤在头上是很危险的。”

“阿摩利耶先生怎么样呢？”

“他心上中了一颗子弹，他是没救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家庭与世界
作者＝（印度）泰戈尔著　　邵洵美译
页数＝２０７
ＳＳ号＝１０４９９２７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７年０７月第１版